

書攤・書店・書房



四十二年，我的「惡鄰」李敖大師

林敏雄 著 林敏雄 攝

四十二年的鄰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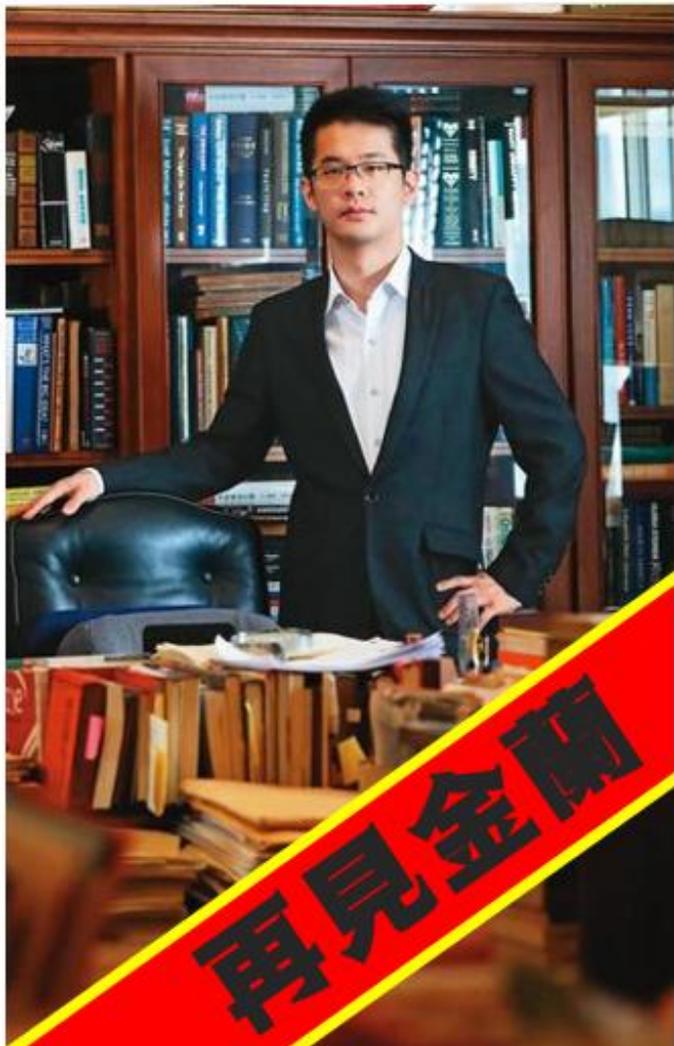
看「鄰鄰」院長講述「惡鄰」李敖的日常

从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

窥其不为人知的「底蘊」

李敖——

研究資料集刊7



再見金蘭

《李敖研究资料集刊》总序

一阵旋风经过，只留下惊愕者在凌乱中摸索与重建。

李敖先生辞世后的这些年，对于他的读者、听众、学生乃至信徒而言，无疑是充满遗憾和惋惜的。李敖先生还有太多想做的事没有做，还有太多要写的书没有写，不管是对作者还是读者而言，这都是难以释怀的。我们固然不能替李敖续写这些伟大惊人的篇章，但我们也没有停下传递李敖精神的脚步，从李敖网站、李敖研究论坛到大李敖全集，一批批李敖研究者不断努力，从一个个文字、一张张图片、一则则新闻，到一段段评论、一篇篇文章、一本本专书，李敖研究者就这样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李敖精神，我们坚信，李敖的精神与思想将以这种形式永远存在下去。

自互联网兴起的几十年来，两岸的李敖研究者为我们留下来珍贵的资料，这些资料在形式上虽不同于专业学者著作，但在内容上却远胜许多所谓学者剪刀浆糊之作。然而随着网站的查封，人员的流散，很多资料丢失了。而由于消息的闭锁，许多与李敖相关的文章和报导也散落在互联网的各个角落，不为李敖研究者所易见。有

鉴于此，我们决定发行《李敖研究资料集刊》，内容采集范围涵盖名家文章、读者作品、媒体报导，谨将其中有助于李敖研究的文章和资料拣选成辑，定期推出，既不捐前贤之功，又可广后来之闻。其中的一些资料，或许会在将来单独结集发行。同时，也希望读者可以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多的成绩，如有佳作，欢迎随时投稿。另如涉及版权问题，请及时通知。

最后，仅以此集刊献给九十岁的李敖先生。

辰之 二〇二五年三月一日

月份牌



李教星火
群号: 578505007



李教星火 QQ 群

群内有海量李教相关资料，同时聚集着众多李教资深读者，能够为李教读者提供交流与学习的极佳场所，期待您的加入。

大李教全集 5.0

由 wjm_tcy 等众多李教研究者耗时十余年，集大量人力物力制成，汇聚李教书籍、影音三千一百四十余万字的大李教全集 5.0 版本已于 2023 年正式上线，诚为李教研究提供极大便利。搜索 <https://books.leeao.net>，即可在线浏览。

AI 李教

AI 李教基于 deepseekr1671B 大模型，使用的知识库为《大李教全集 5.0》，可帮助读者回答大量李教相关问题。国内地址: ai.leeao.net 国外地址: https://huggingface.co/spaces/aihuashanying/ai_leeao

月份牌



Liao 秘密书房

欢迎扫码关注公众号“Liao 秘密书房”，实时分享最新李敖研究成果、李敖研究资讯、李敖研究资料集刊。

投稿及联系

如您想在本集刊投稿或提出意见及建议，可通过以下邮箱：

2247674091@qq.com

Liaoagain@proton.me

与我们联系，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与您沟通。

欢迎各位来信来函，再次提前致谢。

李敖相关

全网搜索“李敖档案馆”、小红书“里奥大师”、抖音“海心”，实时分享李敖先生经典珍稀影音、李敖研究最新动态。

目录

李戡 2025 年 9 月 4 日脸书	1
李放 2025 年 9 月 9 日脸书	4
我也研究一下「全盘西化」	9
关于许倬云	12
回信	15
李敖能诠释一国两制吗?	20
李敖参选不只百分之一	24
李敖毕竟是李敖	27
「一个中国，两岸和平」——记两岸共同缔造一个统一的中国演讲会	29
龟笑鳖无尾	53
台湾的「二二八」研究述评	55
以彼之矛，攻“李”之盾	80
为且人的矛盾进一解	87
回 yubar	90
兼答且人与 Yubar	93

李敖转系	97
李敖：我的温柔一刀	99
读《红色十一》有感有疑(一)	111
读《红色十一》有感有疑(二)	123
致李文女士公开信	128
给李文博士的一封信	133
狂想李敖一部曲	137
米歇尔·福柯与李敖	141
不安与共鸣	149
我又归来开放	155
上山的李敖	160
也批李敖——现阶段妄谈“自由主义”只会亡党亡国！	171
脑壳坏去的张柠	185
编辑室报告	191

李戡 2025 年 9 月 4 日脸书

李戡

李教书房所在的大楼，明年底就要都更拆除了。

这里不但是我出生长大的家，也是我父亲走向事业高峰的基地，从四十多年前他买下这里算起，总共接待过数千位访客。在它最后的时光里，我想再邀请新老朋友来坐坐。

我非常希望能一个个认识 2012 年立委选举台北市文山区投给李教的 9436 人，以及 2004 年立委选举台北市南区（大安、文山、中山、大同、中正、万华）投给李教的 33922 人，当



金兰大厦

然也包括 2006 年台北市长选举投给他的 7795 人，以及 2000 年总统大选的 16782 人。

预约参观计划如下：

(1) 为了最低限度打扰其他住户，仅订自 114 年 12 月 5 日起，到 115 年 10 月 2 日止，每个星期五晚上整开放两团参观（第一团 17: 50 至 18:20，第二团 18:30 至 19:00），未来视情况再决定是否加开场次。

(2) 请上述投过李教的朋友自行组团（至少五人，至多八人），不收取任何费用。每团只需一人投过李教即可，再加入李戡 Line 官方账号朋友后进行预约。为了安全考虑，须在 Line 里面填写每位访客真实姓名，并提供每位访客身份证正面电子文件，并确定日期与时间。本人对是否同意访客前来参观，保有最后决定权。



李教书房

参观当日注意事项：

(1) 请准时于约定时间全员抵达，未能准时抵达或来访人与事前申请之人不符者，恕不接待。

(2) 勿着凉鞋拖鞋，进入室内需穿上鞋套。

(3) 背包、提袋、大衣等物品须放置门外可上锁置物箱内。

(4) 可随意拍照，但不得录音录像（包含直播），所有物品请勿碰触。

(5) 不提供洗手间。

(6) 依预定参观时间准时结束，如有餐叙，本人愿意被请客参加（仅限书房步行距离十分钟内），但绝不饮酒。

(7) 聊天内容百无禁忌，但本人没有姊姊，若要提及我母亲，请注意礼貌，否则立刻赶人。

(8) 活动结束后将于客厅拍摄全体大合照，本人将上传脸书。

(9) 李敖书房内装有带录音功能的监视器，参观期间均开启。

(10) 申请参观之所有访客，一经提出申请，视同同意上述全部条件。

李放 2025 年 9 月 9 日脸书

李放

天上掉下选票来？李戡的议员梦是怎么作的

2016 年底我跟李敖在金兰书房中的厨房，我们共同工作十年的小饭桌上吃着我外买来的寿司，谈话的主题引落在「书房怎么办？」李敖谈到书房的未来时，完全失去了智足多谋、老谋深算的睿智，而是眼巴巴的望着这个曾经共同运筹帷幄无数的老参谋、亲兄弟这回能提出什么样的「奇招」？

我提出了几件实际不实际、可行不可行的想法，最后在彼此心知肚明「李敖没死前谁也动不了金兰书房，李敖死了后金兰书房的结局根本无所谓。」的默契下，结束了我们这一生最后的长谈。

我写这段要强调的是「李敖完全没有把他一生的心血「传家」的想法，我也没有半句安慰李敖你有「子承父业」的虚伪表态。」我们都知道「李敖的时代终结了，李敖书房是他的殉葬。」我们的谈话完全没有涉及到自以为是「李敖接班人不二人选的「李」戡」，

因为我们谁也不愿因戳破这面窗户纸而引发的哀伤（对李戡不堪大任的失望）。

借用风水的表达方式「金兰是李教的风水宝地」，李教坐牢前名声是有的，但财富是有限的，12万（一半房贷）的30坪公寓只能算是「有产阶级」，真正让李教大发是在造化弄人后，他正确的选择购置了金兰大厦，而引发了「天上掉下股票来」开始。



和谐的叔侄二人

李教在金兰的风光岁月我且略过直接跳到本文的主题吧！

差差在他的fb上贴文表示「金兰大厦即将都更，李教书房景点濒临消失，未看从速」的贴文。

从金兰现各房主的枱面上好处不外是新厦现估值180万/坪、施工时原住户租金补贴、原车位倍翻（李教在金兰原有一个车位，得管理主任委员隔邻张牙医太太之助，狼狈为奸，为李教侵占大厦公有地谋得另一车位。）因此，都更后戡将在新厦拥有近60坪房产与四个车位，这可不是全世界普通人可以想象的财富（我92年移民时台北东区一个车位价值加拿大的一幢独立屋）。这固然足以令戡戡心喜若狂，但真正令他独有的心慰却是「李教书房不得不的「有拆无迁」，不但能长期的帮他解决

了眼中钉、肉中刺，为了颜面、为了表示他还掌握与李敖的牵连，他无法公然甩掉背上的沉重包袱，也能让他在长期无业、前途茫茫中找到一丝丝似乎有希望的亮光。现在就让我告诉大家，这个趴在李敖尸体上的「白肚皮蠹」是怎么想的吧！他写道：

「我非常希望能一个个认识 2012 年立委选举台北市文山区投给李敖的 9436 人，以及 2004 年立委选举台北市南区（大安、文山、中山、大同、中正、万华）投给李敖的 33922 人，当然也包括 2006 年台北市长选举投给他的 7795 人，以及 2000 年总统大选的 16782 人。」……「仅订自 114 年 12 月 5 日起，到 115 年 10 月 2 日止，每个星期五晚上整开放两团参观……未来视情况再决定是否加开场次。」……

「请上述投过李敖（票）的朋友自行组团（至少五人，至多八人），不收取任何费用。每团只需一人投过李敖即可，再加入李戡 Line 官方账号朋友（见附图，或搜寻 id「@539rrccn」）后进行预约。为了安全考虑，须在 Line 里面填写每位访客真实姓名，并提供每位访客身份证正面电子文件，并确定日期与时间。本人对是否同意访客前来参观，保有最后决定权。」……」

若是要怀念李敖平生、承传李敖遗志、光大李敖思想、培养中文写作人材应从李敖的故旧、粉丝、读者、莘莘学子着手；怎么戡

截以广招徕的对象却是「把票投给过李敖数次选战的选民」呢？加上参观活动的截止日期，难免让人看穿他鼠头鼠脑畏畏缩缩的背后目的——因为天时的优势，明年的底的市议员选举是他此生唯一的翻身的机会，他不但想要承接李敖过去的选票，还希望这些人能一带七的方式为他的选票增长7倍。

我们都知道，所有的选举，支持度、看好度都不一定会转换成选票，只有「一定会投出的票，才是候选人真正的本钱（民进党就是靠这样的四成人才能屡屡选胜其他懒懒散散说投不一定会去投的六成反对派。）

所以鼠鼯才会特别期望指定这曾经出来投过李敖票（会出来投票）的67935人能发展成67935个参观团，共计543480个人（从宽估计），这样只要有2%（约1



总统选举，李敖投票

万人，也是从宽估计。哈）在明年年底市议员选举时能投差差的票，再加上他基本的大肠粉，他就有当选的机会。

所以，这些会「把票投给李敖的选民们」你们知道差差为什么「希望一个个认识」你们了吗？

王小屯虽然已经变成王老豚了，看在故人的分上，我仍然愿意在此给她灌个顶：

不错，李敖确实在迁入金兰大厦的宝地后，承接到「天上掉下来的股票」而发迹，现在大厦将倾、福地不再，就算还有一丝「余福」，还能有几张「天上掉下来的选票」？你那獐头鼠目 33 年来仍然嗷嗷待哺的鼠仔，有福气承接得住吗？

你是你那鼠彘参选市议员的唯一赞助人，留着你的棺材本吧！别打水漂了，不值得。

我也研究一下「全盘西化」

Jarvisdd

「全盘西化」并不是百分之百。英文的 whole 是指整体，意义与 total（全数）不同。wholesale 是指批发，是大量买进，更不是全数了。中文的「全盘」也不是全数。

据胡适的《充分现代化与全盘西化》，他曾经用了 wholesaleswesternization 和 wholeheartedmodernization 两个词儿。其中 wholesaleswesternization 被潘光旦翻译为「全盘西化」。之后陈序经大力提倡「全盘西化」，与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打对台。到了六十年代的台湾，又有「文星」与「政治评论」的对垒。1967年，国民党政权推行所谓「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陈序经
(1903-1967)

（现在这个玩意儿的所谓「总会」的秘书长是苏进强。据报导，其中有委员推动「正名」为「台湾文化复兴运动总会」。）

关于李敖，我尝试将他讲「西化」「全盘西化」「现代化」等等文字找出来。我发现他在文星时期的文字里并不大用「全盘西化」这个词儿。文星杂志「旧文新刊」了陈序经的《全盘西化的理由》，在《播种者胡适》责备老胡「不在推行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大搞考据，在《控徐复观的状子》说「非全盘西化不足以救中国」。

在八十年代之后，他就一路「全盘西化」了。例如在快意恩仇录的《白露纪》，他做了一个总结：在文星时代，我大力提倡的是「全盘西化」。并指出文化的移植是全盘的、是不能选择的。

李敖主张「全盘西化」，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例如在《为文星招魂——「文星杂志选集」序》，李敖指出：……说「文星反对中国文化」，是有语病的，文星提倡现代化的使中国强大的方法，在现代化的伟大目标下，中国文化无助于国富民强如果有助，清朝也不会国衰民弱的被外国欺负，被民国取代了。但文星这种立场，并不是反对研究中国文化，



胡适
(1891-1962)

文星认为中国文化是学术的领域，所以有关中国文化的领域，文星

反而做得最多……中国文化中旧文化可以重新解释成新观念的，文星自然重视，以促成思想进步。

胡适当时在文章中提出两个意见，一是指出论战是名词之争；一是建议将「全盘西化」改为「充分现代化」。我认为这两者有矛盾，既然你认为是名词之争，干嘛又名词来名词去？

我认为：李敖是不恤人言，不顾名词之争，而明快地爽快地决定用这个词儿——「全盘西化」。



李敖

(1935-2018)

关于许倬云

贺三声

辰之兄，看到新一期许公倬云升天专号哈。其实之前就蛮想提一件事，我硕士指导教授王德权曾写过一篇批评许倬云的文章，后来刊在新史学(杜正胜门人主导的历史期刊)上。他当年为了这事，颇费心机：

本来他计划在北京开会时发表，但看到与会的还有黄宽重(做宋史的一个本省老头)，怕他跟许告状，临时请主办方换掉他的文章。又后来，请示了他的老师毛汉光，毛算是许的学生(我有同学曾对我说这样算「许倬云是我们师公啊」)，他担保没事的。文章刊出后，他要登门拜会「许先生」，许本来一脸戒备，听说他是毛汉光的学生后，逐渐「慈祥」，还担心是谁派他来作「打手」呢，只是学术讨论，那可以。于是促膝



李敖资料集刊第六辑
“许倬云升天专号”
《祝你·不要·撞车》

长谈数回。我老师口头上对「许先生」还是很敬重，但对另一位「千古」的余公就没那么客气，他说余的弟子能用口水淹死人，不敢公开撰文探讨「批不得哈」。

关于许，我凭印象随便记几条上课听过的：

·在聊到张光直的时候，许说「那个共产党啊」

·许曾在台大当着学生的面，奚落两个他们的大学长，一个是黄俊杰(研究儒学，许挖苦说看不懂他在做什么，我想到大学的时候一个教授说黄会奚落羞辱学生，这方面倒是得到真传了呵)、一个是高明士(做中古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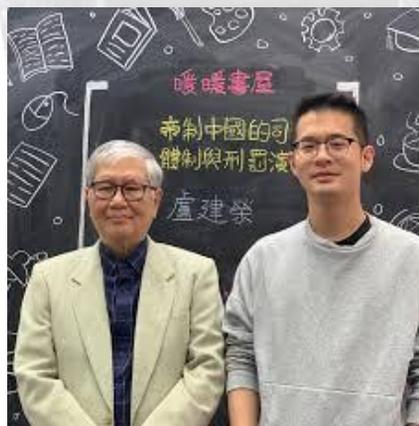


王德权

他的弟子是甘怀真)。许

直接骂高「让你到日本去白学了」。我的王老师曾因文章批评日本学者，得罪高明士，于是改去做了毛汉光的弟子。

头号余黑卢建荣也是毛汉光的



卢建荣与李戡

学生(但卢和我的王老师似乎关系不

好，我没问过不清楚)。毛写的历史研究充满统计与表格，我实在很

不喜欢哈。他是大国特毛森的儿子，另有两大污点，一个是硕论抄袭蒙思明（卢建荣提过，另当时中研院的陶英惠在回忆录也有提），还一个是担任中正历史系所长时，处理校内性骚案不当，学生自己做了本小册子，李敖为之做序称他「毛手毛脚的汉子之光」。我看到那本册子也提到我的王老师，还调当时的报纸看有没有黑历史。王跟性骚案无关，但被视为毛家权贵之一。就是那个性骚扰女学生的雷家骥，跟学生吃饭时自夸多会为学生着想，例如跟军方的人喝酒，让王先在中正拿到助理教授才去当兵云云。

最后附上王氏的评许大作，无聊的话可以看看。

回信

辰之

贺兄，没想到您深夜来信，并送来王先生文章，甚是感动，多谢多谢。

本来我一直在忙其他项目，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期间查找了不少资料，想来可以凑出一期集刊，制作途中发现有不少内容都和许倬云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加之此公前不久正好魂归东海岸，便直接将此期定为其专号，以资小小的“纪念”。

许倬云好像还为回复王先生而搞出了一篇“冗长芜杂”（许倬云文中自谓）的《对王德权先生「古代中国体系的抟成的回应——许倬云先生的对话》，也收在二〇〇三年三月《新史学》第十



许倬云
(1930-2025)

四卷一期中，紧贴在王先生文章后面（贺兄大概看过，但谨慎起见

还是随信附上)。可见王先生在许倬云心里比李敖有地位，李敖当年骂他，他还自诩“从来没有回应过”；而王先生一文，竟能立刻引来许倬云作文回复。虽然许倬云依旧爱惜笔墨，使得二文呈现了近十比一的比例（王先生文章五十九页，许倬云文章才六页），且全文都是在讲“汉帝国庞大多元”这种话来为自己开解，但至少许氏这次不当缩头乌龟了。

依我之见，许氏一路学人纯属装模作样，既然是“那可以”的学术讨论，何必要在发表前请示老师，何必要登门拜会，何必要一脸戒备。王先生此文并没有什么出格的话，当然也称得上学术讨论，可连这种所谓的学术讨论都要如此谨小慎微毕恭毕敬，真正要到学术批判的地步还不得给他许倬云下跪道歉。如此一来，这些学阀的问题就没人会去指出了，或是不愿，或是不敢，或是直接被学阀们的“关系户”堵嘴掐脖子。学术自由何在？军阀骂不得、门阀骂不得、财阀骂不得，学阀也骂不得，连学阀的“乏走狗”们都骂不得（卢建荣检举的那三个研究员好像也是杜正胜一派的，不知道算不算此类人物），那还有什么骂得？倒不如真学学李敖卢建荣张友骅他们，搞个李敖出版社、新高地来自己出书骂这些混蛋笨蛋王八蛋。就好像余公英时驭摩托车宾天后，学界因为余公“子子孙孙无穷匮

也”而不敢罵，門外漢老百姓可不管這些，罵的就起勁多了，他們學閥的手再長，也伸不出象牙塔。

看來如今想挺立在學林，還是要會經營（或者說鑽營），學術水平反而在其次。即如許倬雲著作等身（寫書雖然沒有李敖多，但好在個子不到一米五，比較容易著作等身），數十本著作中稱得上學術著作的只有個位數。有的人說許倬雲比李敖有學術，可李敖壓根也不以學人自居，如果李敖當上台大歷史系主任、中研院院士，



張光直
(1931-2001)

手上却只有這麼幾本爛書，他早自殺了。許倬雲那本以後世論先世的《西周史》水平如何？比照同時期“共產黨”張光直的《商文明》如何？一個歷史學家最叫得響的作品居然是《萬古江河》這種書，還談什麼學術，他真干錯了行，改做文學家，沒准能和塞萬提斯、奧斯特洛夫斯基、史

鐵生、海倫凱勒、愛羅先珂并駕齊驅。

許倬雲笑張光直，張光直泉下有知，也該回笑許倬雲：“那個費正清集團啊”（我看周之鳴編的那本《費正清集團在台灣大陰謀》

里面批中研院的部分，他许倬云也赫然在列），此外看王先生这篇文章里面好像也引述了张光直和毛汉光的文章。至于黄俊杰，我看他还翻译过许倬云的《春秋战国时代农业的变动》，结果也难逃讥讽。高明士也做过台大历史系主任，那岂是得罪得起的，当年李敖仅仅开罪了台大历史系的一个副教授，都要被这个人写进书里骂（这个许姓副教授在书里还提早让自己当了系主任）。

涉及毛汉光那本书我之前也有耳闻，是那本《中正大学历史所性骚扰事件调查报告》，之前 Ao 兄分享出来的时候，都还以为序文没有收录在李敖书中，后来我查到已经收在了《只爱一点点》里。序文里面好像又有在提倡全盘西化，还提议把中正、中山、政治这种校名都改掉，哈哈。那个雷家骥当完“禽兽”之后，居然还是教授、荣誉教授、特聘教授，茅海建、洪燕梅们看到了恐怕要哭昏在厕所里。



毛汉光

本期集刊发完，下一步要整理之前答应贾维斯兄的《朱幾集》，待整理完成后再交给贾维斯兄删订，到时或许还要烦请老兄撰写序文。贾维斯兄发布文章实多，我目前已在 May 的部落格、豆瓣小组、

批踢踢、个人新闻台、脸书等平台多方查找，然其中多为札记和资料，而我打算收录以贾维斯兄言语为主的内容，故而筛选下来才剩下四万余言（随信附上），不知贺兄可否知道贾维斯兄有哪些佚文佳作，或收在什么网站，如有还望不吝告知。

另外，老兄此信所论“儒林内史”、“孝林广记”，我觉得颇为可贵，不知可否刊在后续集刊中，作为许氏秘闻，以飨读者。

以上，再次感谢老兄。

辰之

李敖能诠释一国两制吗？

石之瑜

李敖主张一国两制，引来很多议论，李敖和议论他的人有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李敖觉得一国两制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还不一定，所以人人可以想办法在里面填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早填比晚填好，把人家的空间先给占掉。议论他的人认为，一国两制是什么已经很清楚，一言以蔽之，即大陆是中共，台湾是地方，地方像中央臣服，台湾没什么可以发挥之处。

我们要是认为台湾和大陆绝不能在一起，那也不会接受李敖的主张因为我们心理上会有一股强烈的需要，去否定自己对一国两制的发展有影响力。假如不这么否定的话，就表示台湾未必是地方，大陆未必是中央那自己要与大陆绝对切割的前提，不也动摇了吗？所以把一国两制看成



石之瑜

铁板一块，内容僵化死寂，是分离主义的心理基础。

这样看来，听到李敖的分析会觉得有道理的人，不管自己自觉或不自觉，不说一定是有统派倾向了吗？否则怎么还会有在一国两制里分一杯羹的思想在作祟呢？其实未必。只要看看心理同情分离主义的台商有多少，就知道选择和大陆打交道的人，未必非得是统派的。不过，我们都了解，有统派模样的台商，生意可能比较好做。至于李敖到底是统派，还是把自己擦上统派香水的聪明台商，别人就不得而知了。

像这种拥护中央的口惠，在大陆上比比皆是，但别忘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是人人耳熟能详的现象，常把中央的原则颠覆的一塌糊涂。然而读者诸君恐怕想象不到的是，就连族群认同的问题，都可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在少数民族地区最明显，而且每一个地区的民族，几乎都发展出一些创意的方式，来维系自己情感上可以寄托的象征性符号，前提当然是，中央相信他们对党国的效忠，所以不在乎他们在其他领域中从事那些汉人以为很封建落后的活动。

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有一个族，有独特的宗教认同，但教士都乖乖到宗教局受训，每次庙里讲经必定先宣传国家政策，结果党对他们很放心，书记从不到庙里，族民们就努力积蓄来建庙，保留了与汉族迥异的认同。另一个族，有特殊的语言与强烈的民族认

同，但言必称中华民族，结果国家花大钱帮他们维系民族语言。再一个族，都已经汉化，只剩下特殊语言，但学校里不准讲，他们就想出教唱山歌这种汉族眼里奇风异俗的东西，山歌要用民族语言唱，不但语言传下去了，连政府都用政策鼓励山歌。

台湾的各族原住民也一样。汉族发明了原住民这样的调来称呼他们，慢慢地就让有一些族对认同问题敏感起来，根据自己的情况硬要发展一些所谓的民族特色，其目的正是要与汉人有所区隔，这与汉人称呼他们原住民来动员他们效忠新国家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驰。就连目前看似大行其道的分离主义都不能免于被颠覆。别看两大党的政策刊物尽是鼓吹分离主义的文字，有些人是因为真的讨厌中国，其他人中，有的是政治投机，有的是依赖社会科学术语谋生，有的是无所谓，甚至还有自命统派者不明究理在人云亦云，或号称人在曹营心在汉的。碰到关键时刻，这些人会剩多少还坚持分离主义呢？



台湾原住民

一国两制这样的东西，可不可能例外于被颠覆的命运呢？我们常闻，有尊严的台湾人绝不接受自己是地方政府，以为提起一国两制就是危险，但放弃用行动来诠释一国两制的话，我们可能反而会面对更大的危险。试想，假如汪道涵有一天真的来到台北，和颜悦色对着千百媒体说：让我负责地向大家报告，一国两制绝不是中央对地方，一国也不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完全平等地来协商设计适合两岸的一国两制云云，届时，为了尊严而放弃诠释一国两制的台湾人就只能回答，你骗人，一国两制只能是大陆为中央，台湾为地方。危机莫大于此。

但如果你不相信北京，也不信任李敖，那你为什么不来诠释一国两制呢？

（本文原载于《海峡论坛》）

李敖参选不只百分之一

辛文菊（郭冠英）

李敖出来竞选总统？太好了。

其他候选人的看好率或支持率上上下下，看得人糊里糊涂，但喜欢看到李敖出来的人绝对超过 50%，虽然支持他的人只有 1%，这点很清楚。

喜欢他出来，理由很多，甚至相矛盾，但一个最大的理由是 W 和平统一 Not？他至少告诉我们他清楚要的是什么，他清楚反的是什么。他骂人，骂得清清楚楚。在这个虚伪令人厌烦的社会



郭冠英

中，只有他能说出一些清楚的辞句，简单有力的辞词，让人要说：「对，闹得愈大愈好」。

「两国论」？始作俑的人说得迷迷糊糊，正反二方也扭扭捏捏，李敖则清楚的反对。

就算有 70%人支持「两国论」，那还有 30%反对啰？这 30%支持李敖，就不只 1%。

「一国两制」有什么不好？台湾号称民主，怎么讲起「一



“一国两制统一中国”

国两制」就好像是叛国，要监听一样？谁说一国就是「人民共和国」了？政府每次含混的说，台湾人民绝大多数不赞成「一国两制」，那至少还有 110%是赞成的吧，这也不只 1%。

我们不是崇洋的说别国又是作家、政治犯、明星当总统，那李敖集这些条件于一身，不最有资格当总统？台湾选民再烂，有这点眼光和水平的应也不只 1%。

谈台独，李敖为台独不明不白坐牢 10 年；谈统一，他清清楚楚的从一支持。他才是超党派，他才是新中间，他才是统独放二边，那些喜听口号又不思考的选民，应也不只 1%。

「爱台湾」？有谁比他爱？他 50 年足不出岛，还举办比赛，有六千人观赛，有情有义，他爱死这个鬼岛了；「爱中国」？他清清

楚楚、大大声声的说自己是中国人，敢这么说的人不多了。「爱台湾的中国人」至少还有 30%，也不只 1%。

「要两岸和平」？那还用说，选李敖。李敖当总统，汪道涵会来参加就职典礼。要和平的选民有 99%，也不只 1%。

「要尊严」？谁比李敖更有尊严，他几成了台湾尊严的化身，更是中国人的尊严。真正懂尊严，知道如何去争取国家尊严的人，更应选李敖，那绝不只 1%。

那么百分之百支持李敖了？不是，我们生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甚至很烂的社会，故适合选出像李敖这种有洁癖的人（他的不洁只使他适合当文化局长），我们还是要选一个符合我们缺点的人。一句话，什么人玩什么鸟。因此，他只能是 1%。

不过，那仍不能阻止我们羡慕天上的老鹰，何况这老鹰还真尖酸幽默得可爱，让我们笑得都认为自己有点水平。

另外，别忘了感谢新党，它让我们「大开眼界」。

（本文原载于《海峡论坛》）

李敖毕竟是李敖

史佳

没有让人失望的，李敖先生宣布参选后的第一天就送给国人一个全新的思维空间，那就是新解一国两制。

试想，在当今台湾政治生态民粹主义盛行下，有那位政治人物甘冒大不韪，在不怕被戴帽子的情况下，勇敢的提此话题，引领新思维。

李敖说，他的参选是想提供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活动而不是政治活动，果不虚言。

而新党提供李敖先生一个进行新思想运动的空间与舞台，恐怕也是新党成立六年来，给僵化的台湾社会最大的贡献了。



总统选举号次抽签

在谈判桌上的一国两制，它可以代表的意义是：

a. 告诉美国与中共，台湾愿意在一国两制下与中共谈，因为这是目前中共对外宣称唯一两岸进行政治谈判的前题。

b. 50年不变。（拉长战线）

c. 恢复分裂前国号。（打破框框）

d. 台湾保留军队。（保留筹码）

e. 统一后中国迁都台北。

f. 中共反对则双方各自表述，我方宣称一个中华民国两种制度下，共存并存。

以上看起来不可能，却是国际现实下，台湾不可避免要上谈判桌遭遇的问题，而且以目前形势观察，在强权的压力与利益下，这一天恐怕会比一般人想的都要来的早。

相信李敖先生会继续在其他政治社会问题上陆续提供国人新的思想运动，让那些以愚民为乐的政客们多冒些冷汗啊！

（本文原载于《海峡论坛》）

「一个中国，两岸和平」——记两岸 共同缔造一个统一的中国演讲会

夏华海

向执政当局表达心声

5月13日下午，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陈水扁就职前一周，「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新同盟会」、「中国统一联盟」、「国家建设文教基金会」、「《海峡评论》杂志社」五个团体在台北国际会议厅举行讲演会，呼吁阿扁接受一个中国原则，进行两岸和谈，「促进终极的中国统一」。

演讲会在主持人中国统一联盟副主席王津平宣布开始后，首先由新同盟会会长许历农阐明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会。他说：主要目的，是要在这个关键时刻向执政当局表达我



王津平
(1946-2019)

们的心声。

在满场听众热烈掌声中，被台湾统派尊为老爹的许将军宣称，我们主张「一个中国，两岸和平」，这「关系着我们两千三百万同胞的安全、福祉，我们不能以我们的身家性命作任何人的政治赌注。



许历农
(1921-2025)

我们主张一个中国主权为两岸同胞所共有，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份。两岸关系不能寄望于外交角力，或军备竞赛。」他呼吁两岸同胞共同努力，缔造一个真正统一的中国。

第二位上台的是演讲主办单位之一「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台湾反独精神领导者梁肃戎先生。他回顾一百多年来，「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上，中国人受尽凌辱、痛苦，存亡几乎不保。」这位当年在东北抗日的硬汉欣慰的指出，「所幸，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我们中国已经脱离了贫弱的困扰。……所有的悲情岁月也该到结束的时候了。」

去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今年3月18日陈水扁又当选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使原来陷入僵局的两岸关系雪上加霜」，梁

会长说，「不得不承认是中国和平统一事业的最大的挫败。」「因为民进党人当选总统，反而加速促进台湾独立，……大陆方面面临不动武不能解决问题的抉择，真是事与愿违。」

梁先生指出，李登辉「两国论」瓦解了两岸「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基本共识。「中共2月发表的白皮书已使两岸关系进入了一个危险的新阶段，台湾以拖待变解决不了危机，独立与统一，战争与和平，已到了没有模糊的空间了。……大陆已经放弃了反独防独的策略，改采积极的促谈促统策略。」



梁肃戎
(1920-2004)

他说陈水扁当选后发表了不少有助于和平的善意谈话，但「对一个中国原则拒不承认，而实行其他不公然宣告独立，但执行其台独的政策阴谋，不独而独。这是极为不智而充满危险的想法。处理不当，两岸可能兵戎相见。」

拿出智慧，面对现实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这位前立法院院长期望陈水扁先生，「能体念时艰，以及时局的严峻性，拿出智慧，面对现实，认真思考两千三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千万不要给台湾带来烽火的灾害。」

毅然放弃台独的主张，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促使中国走向和平，这是两岸中国人最大的利益和福祉。」

梁会长讲完，主持人王津平特别介绍了两位台湾抗日前辈与大家见面。一位是严秀峰女士，她先生李友邦为台北县芦洲人，辗转到大陆参加祖国伟大的抗日战争。另一位代表台湾爱国主义传统的伍金地老先生。他们在日据时代都与日帝作过生死斗争。两老赢得满场掌声。接着是李敖演讲《把扁看扁》。



伍金地
(1913-2002)

这位新党总统参选人说他认识阿扁有 20 年，就他的了解，指出阿扁不是台独基本教义派。真正的基本教义派，要为他的理想付一个代价，「就是抛头颅，洒热血，坐穿牢底，横尸法场。今天看不到肯付代价的台独基本教义派。」

以李镇源为例，李敖说：这位所谓台独基本教义派妄称「受一位许强医师影响，说许强是为了爱台湾，为了台大医院发展得更好，就被国民党罗织罪名枪毙了。」有这么简单吗？李敖指出，「许强是光明正大的，勇敢的共产党员。他是为了共产党的信仰，而是为了救台湾，救整个中国，正式加入了共产党然后被枪毙的。……他

们讲了半天，不敢说许强是共产党的烈士，这告诉我们今天站在第一线的所谓台独基本教义派没有种，不敢真的为台独打拚。」



陈水扁

李敖称陈水扁「什么都不信，信的就是现实我所能抓到的权力。」他说阿扁当选也有利多，其中之一就是他「来出卖台湾的时候，所戴的帽子最少。阿扁是有弹性的，不太被怀疑。阿扁不是台独基本教义派，不会为任何影响他政治权力的事情牺牲自己。」他以李远哲为例，「首先就被阿扁出卖了。在阿扁眼里，你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老子当选了。民进党，阿扁根本没有

看在眼里。阿扁只要作一件事情，他可以连续作八年总统，就是把跟中国的关系搞到了稳定，不打过来，作到这点后，台湾所有问题统统可以被摆平。」他认为，「将来有机会，真正的掐住阿扁这个机会主义者的台湾政客的脖子，来创造大家共同的利多。」

尼克松承认一中打开大陆大门

台湾大学教授张麟征继李敖之后发表《一中原则是和平基础》。能不能掐住阿扁的脖子，她表示没有李敖那么大的信心。阿扁说过

他是两岸关系当中的尼克松。张麟征回顾尼克松是怎样打开大陆大门的。「是因为他接受了一个中国的原则。阿扁要真要掌权四年八年的话，如果回避了一个中国原则，那是比较困难一点。」

张教授说明她对掐住阿扁脖子不是那么有信心的理由：第一件是阿扁当选后闹了一阵子修台独党纲，结果无疾而终。第二件从用人来看，「他是要慢慢的跟两国论拉远距离，乃至划清界线，最后接受一个中国原则。还是相反。看他用人，我们是满失望的。不管是蔡英文、田弘茂、陈博志，都是李登辉时代的人。蔡英文女士还是两国论的催生者、推手。陈博志是戒急用忍的推动者，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松口。」



张麟征

第三点令张麟征忧虑的是，检验一个政治人物，不能看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陈水扁的谈话看起来很有善意，可是所有的善意是建构在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之上的。「5月4日他见了日本众议员绵贯民辅，他在这方面很像李登辉，一见到日本人就像见到自己亲娘。他说在三个原则下可以改善跟大陆的关系：一、平等对待；二、在《联合国宪章》下和平解决两岸纷争，事实上隐含的

就是在国对国的基础上。三、要不预设未来的发展方向，对本来要台独的陈水扁来说，他是让了一大步。听在中共耳朵里，就是不要统一嘛。」

三点也罢了，张教授最不能忍受的是：「他说希望台日两国在维护台海和平与区域安全上头，密切的携手合作。从这些方面看，我就没有李敖大师那么大的信心说，可以把他的脖子掐得住。」

张麟征认为，「5. 20 演讲不会有什么新意，就是把他以前所说的话整理一遍。给中共听的还是以前那一套。陈水扁的问题在他没有时间。要从台独走向统一的立场，显然要有个时间让他去变嘛。可是江泽民没法给他时间，江泽民为什么不大方点给他那个时间，因为江泽民自己也没时间。中共的军方与民意，事实上对江泽民有大的压力，他们在把江泽民的脖子掐着呢。陈水扁要嘛就快快变，要不不变的话，要说两岸完全没有武力冲突的可能性，是不能接受的推理。」

两岸发生冲突后美国会如民进党所说来帮忙吗？张教授说：「美国的利益是在为台湾人流血吗，显然不是。而且只要给美国人一个台阶下，他就不会来了。肯定中共会给他台阶下，因为中共不想大打。他打外科手术战，很快的告诉台湾坐上谈判桌，然后告诉美国他不要拿台湾，一国两制，让台湾自己管自己。给台湾的一定会比

香港的多。美国人会想，香港，美国都可以接受，台湾，为什么不可接受呢？」

张教授的结论：「5. 20 的演说，陈水扁的上上选择是干脆爽快的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次一个选择，不好意思说一个中国，宣布退出民进党，台独党纲对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也作不到的话，第三个就突出中华民国宪法，突出它的第四条，领土，突出它的增修条文第十一条，一国两区，说绝对会遵守。我们希望陈水扁在 5. 20 演说中，如果不能一步到位，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至少可以逐步的间接的来表达这样一个风向球，让两岸关系迅速的和缓下来。」

哪有什么扁唐体制

接着上场的立法委员李庆华看陈水扁当选后风尘仆仆，「忙的就是四件事，第一件，一个一个登门拜访财团。昨天才看到了弱势团体，把他们召集起来见面。第二个忙的是天天看军事将领，大概是怕陈水扁的像挂到军营后，军心涣散，不知为何战。要稳定军心，不如第一个大声的讲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第二个告诉我们的军人，有一天打仗的时候，是为中



李庆华

华民国而战。第三件事情是天天到医院看唐飞院长。唐飞本来身体就不好，林义雄又公开说，谁主张统一就要换人，一讲以后，唐飞在医院更出不来了。哪有什么扁唐体制。真有，唐飞至少要坚持两个人事：外交部长和陆委会主委。这两个象征国家定位的人事，田弘茂、蔡英文都不是唐飞坚持的，两人都是倾向台独的两国论者。林义雄讲话了：什么叫作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就是总统的幕僚长。宪法明文的国家最高行政首长成了幕僚长，唐飞一个屁都不敢放。如何进退，唐飞先生需要三思，应该要有智慧，不需要为连中国人都不会讲的陈水扁背书。」

说到唐飞，李庆华话锋一转，提起国民党的烦恼。国民党「当时以为陈水扁会来政党协商，来借唐飞和其他国民党员入阁，陈水扁根不理。国民党一时犹豫，就造成现在以个人身份入阁。这两天



唐飞

国民党一党官讲话了：入阁的党员，不是国民党的从政同志。又说『我们现在与唐飞的关系是特殊的党政关系』。」针对国民党的进退维谷处境，李庆华指出，这

是在陈水扁挖国民党墙脚，搞分化的时候，国民党没有当机立断，注销他们的党籍。「这样国民党的烦恼会少一点，也会让人看得起一点。」多年在立院犀利问政的李立委这时不忘调侃要国民党改名的前主席李登辉，请李登辉先作示范，将自己名字正式改成日本名字。

回到陈水扁的第四件事，李庆华说是「每天在应付吕秀莲。西方国家副总统每天只作一件事：早上起来先把秘书找来，只问一句话『今天总统身体还好罢？』要是回说还好，那我打高尔夫球去了。哪有像我们这位副总统，每天吵吵闹闹的。」这第四件事情，李庆华「祝福阿扁，好好保重」。

阿扁天天有这四件事缠身，「两岸问题他就更不好处理了。」李立委接着说，「陈水扁说了不台独、『两国论』不入宪、不公投等『四不』，但被他的『两不』完全破局了。第一不，不承认是中国人，第二不，不承认一个中国。」「四不」加「两不」，李庆华称是陈水扁的「六不」，不只此也，「戒急用忍」还没取消，针对这些年为台湾贸易顺差立下大功的台商，要征「安全捐」。李立委大声疾呼要抗议，否则「发展下去，还要给我们主张一个中国的人收税呀。」另外，田弘茂说还要继续加入联合国，蔡英文说「两国论」是对大陆的善意。针对以上种种，李庆华质问两岸关系怎么好。

选前一套选后一套

最后李庆华对陈水扁提出三点呼吁，「一，希望陈水扁大声说出来『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二，接受『一个中国，对等谈判』。三，陈水扁不要再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陈水扁要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立法委员王天竞由演讲会主题《一个中国，两岸和平》说起，「在我们小时候念书，本来就是一个中国嘛，什么时候变成两国呢？记得郝柏村当行政院长时，陈哲男讲一中一台，被郝院长严批，把他开除党籍了。我把陈水扁的内阁叫作台独内阁，台独内阁中共怎么会安心呢。陈水扁选前一套选后一套，但两岸关系不能骗的，中共也不容许他骗的。两岸关系讲一个诚字，陈水扁讲了半天，我觉得他没有诚意。」



王天竞

台独有没有可能成功，王委员认为只有在大陆贫弱不振，分崩离析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今天从大陆发展的情况看，台湾显然没有独立的可能。他透露今年2月，大陆共青团发起了一个「祖国宝岛

在我心」运动。「18岁以上的有一亿两千万人签名。」「中共打战都是为主权，韩战、越战、珍宝岛、中印边界战争，他不惜一战的决心，阿扁心里有数。」他指出，「阿扁很聪明，他会谨言慎行，但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其实就是今天的题目，《一个中国，两岸和平》，两岸共同缔造一个和平统一的中国。」

「民族分裂的悲剧」是名作家陈映真先生的讲题。他以感性的口吻说：「十几二十年或三、四十年以后，当我们的后代回顾我们这段历史，恐怕会问在台湾，在你们那个时代，怎么有那么多人不想当中国人。怎么在台湾就是在你们那个时代一点都没有爱国心。」接着他回顾了1895年割台到1945年台湾光复那段台湾人用尽各种方法抗日的历史。



陈映真
(1937-2016)

谈到被台独份子渲染成与事实完全不符的二二八事件时，这位「中国统一联盟」创盟主席沉痛指出：「在二二八事变发生的当时，在我们全国各地，到处有反内战、反独裁，要求和平建国，要求高度地方自治的示威、游行和暴动，同样遭到国民政府残酷的镇压。」更不幸的是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

「台湾人民从日据时代以来，光辉的伟大爱国主义传统受到重大的挫折。台湾有几位非常优秀的作家，都在 50 年代初的刑场上倒下来了。」说到这儿，陈映真这样定位自己，「我应该是中国民族分裂时代中，在台湾的中国作家。一直到我们的祖国完全统一以前，让民族分裂的义愤，让民族分裂的深刻的羞耻，让民族分裂的悲哀，经常激励着我，催促着我，鞭挞着我，去生活、思想和创作。」



沈野

(1938-2010)

接着是名政论家沈野讲根除台独的十个建言。沈野要大家注意李登辉去年接受「德国之声」访问中的一句话：「台湾与中国大陆是两个国与国之间的特殊的关系。」他说李登辉「在大陆前面冠中国两个字，可是在台湾前面没有冠中国两个字。因此他的『两国论』是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一个台湾国，而不是两个中国。他从来没有讲过『两个中国』，李登辉从

来也没有反对『一个中国』。不必要李登辉、陈水扁来承认一个中国，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承认他自己是中国人，哪里有一个中国、两个中国的问题。」

为什么不可以联共反独？

为了有效反台独，为了和平统一中国，沈野先生反对纸上谈兵，提出十点建言：

「第一、承认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自 12 年前李登辉当上总统与党主席之后，业已名存实亡。今天陈水扁的执政，更证明中华民国已不复存在。

「第二、承认要反对台独，非与日益强大的中共合作不可。抗战时期，国共可以合作抗日，今日有什么理由不可以联共反独？

「第三、承认中共的政权已从改革开放中，逐步走向市场经济，逐步尊重民主与人权，不再是当年毛共的阶级斗争路线。时代在变，中共在变，对待中共不可刻舟求剑，一成不变。

「第四、承认一个中国就是一个中国，不必各自表述，以免徒增口舌，有伤和气。

「第五、承认『本土化』与『台湾优先』是台独的祸根，是伤害外省同胞、侮辱大陆同胞，制造省籍情结，挑拨族群对立，违反人权平等的乱源，是二次大战，希特勒日耳曼民族优越论的翻版。凡有良知、有血性、有道德勇气，悲天悯人，痍瘕在抱，认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道主义者，不论本省同胞或外省同胞，都要群起而攻之，不让任何方式的人群斗争，在台湾岛上引发手足相残的灾难。

「第六、承认台独不会成功，台独只有死路一条，欢迎台独分子认祖归宗，放弃台独迷思，放弃分裂国土，放弃数典忘祖。

「第七、承认一切的台独言行，都是不堪一击的荒唐谬论，凡服膺真理的思想家、政治家、宗教家，社会贤达，皆应秉春秋之笔，为拯救误入歧途之台独分子指点迷津，令其回头是岸。

「第八、承认台独逆流只是台独分子利用国共内战之机，趁火打劫的短线冒险操作，只要反共人士开窍、省悟，不再为台独分子所愚、所用、所吓，不再担忧投鼠忌器，从而与中共改善关系，哪怕只是权宜之计，也足以令台独知难而退，放弃幻想。

「第九、承认言行之多元化不包括有害社会治安、国家安全、人民身家性命的不法犯罪行为。台独是挑动两岸战争的罪魁祸首，是玩火自焚的人民公敌，两岸应同时立法，确认其罪，令其不得妖言惑众，害己害人，贻患后代。

「第十、承认 13 亿的海峡两岸同胞团结起来，不分省籍，一定可以战胜背祖叛宗、行险乐祸的台独分子。形势比人强，一切汉奸、华奸，都将为全世界华人所共弃，台独分子自不例外！」

台独起源于美帝与皇民台奸

第七位演讲人是台大教授王晓波，首先他指出战后台独出现的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 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变后，美国成立

远东战略小组,1942年7月这个小组提出战后台湾问题处理备忘录,



王晓波
(1943-2020)

讲到美国应该托管战后的台湾,在托管期间由美国人寻找台湾人政治领袖,经过台湾民族自决,成立台湾独立国。这一个台独的起源是要维护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的。第二个来源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在8月16日在台北辜家的大和行,有日本少壮军人宫中梧郎、牧泽义夫勾结台湾御用绅士辜振甫、许丙、林熊祥等人,背叛日本天皇的投降诏,阴谋台湾独立,没有成功。这是为了维护日本军

国主义在台湾殖民的特权,以及日据时代台奸在台湾的特权而有的台湾独立。」

王晓波指出,1949年后,美国不断有制造台湾独立或托管的企图。1951年美国炮制了《旧金山和约》,有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但韩战、越战,甚至到80年代苏联百万雄师压境,美国都无法使两岸中国人屈服于台湾地位未定论。最后是美国在1972年承认两岸只有一个中国。王教授质问:「美国人不能屈服中国人民接受的台湾

独立、台湾地位未定论，阿扁行吗？」他呼吁阿扁放弃台独的「幻想」。

林义雄在媒体上质问统一有什么好处。王晓波为他讲了四点，「第一，两岸的和平是台湾人民安全的最大利益，超过爱国者飞弹，也超过 TMD，有了两岸的和平，这些经费就可省下来。第二，两岸的贸易是台湾人民最大的经济利益，1987 年开放探亲以来，台湾对大陆的顺差达到一千多亿美元。如果没有这些顺差，今天台湾的外汇存底等于零。三、两岸的交流是台湾人民最大的文化利益，祖国大陆是我们文化的根，我们必须在根上吸收养份，台湾文化才能茁壮、发展。第四，两岸的统一是台湾人民最大的政治利益。台湾人民也拥有大陆的领土主权，也是全中国的主人翁。两岸统一就是恢复我们作为中国主人翁的地位。」

王晓波最后说到人的尊严，「人的出生是每一个人最起码的尊严。我们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就是有尊严的中国人。陈水扁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就是践踏了自己出生的尊严。他堂堂开漳圣王第四十九代孙，居然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不仅仅践踏了他自己的尊严，也践踏了开漳圣王陈元光的尊严。我们期待陈水扁能够恢复自己的尊严，回到一个中国原则，回到做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研究战略的前立法委员林郁方接着从两岸看国家安全谈起。他从近日报章报导中共没有能力犯台说起，「战争会不会爆发涉及两个因素，一是作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作战的意愿。今天很多人拿出很多理由，说明两岸是绝对不会打仗。」林教授举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东六日战争、韩战为例，说明当时很多观察家说绝对不会发生的战争还是发生了。他说：「我每次回想历史，都很害怕那些理性的分析最后都变成最不理性的。」

「即使不打仗，」林郁方接着道，「现在的情况也已经够糟了。我们跟美国贸易，表面上是顺差，其实是逆差，买个长程预警雷达要七十几亿台币，爱国者飞弹每套系统的大概要一亿美金，每一枚飞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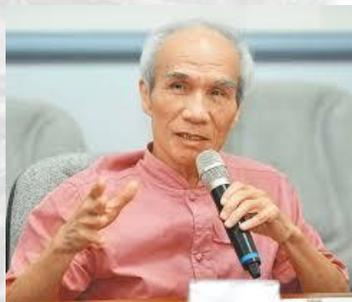


林郁方

美金三百万。我们买的云母飞弹、爱国者飞弹都没试射过。今年幸好没买到神盾舰，每艘要四百亿台币，还要加装武器，最后说不定要六、七百亿。两岸进行这样的军备竞赛，中共非常累，我们更加的疲累。」

最后林教授语重心长的说：「不能在军事上思考我们的安全，要思考要怎么透过经贸、文化、学术的交流，让两岸作战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让宝贵的金钱可用在比较重要的国家建设上面。一架 F16 要三千五百万美金，少买一架，一年可从中国大陆请五百位很棒的学者到台湾来，再从台湾找一百位最好的学者到大陆去。这样交流 10 年，一架 F16 的钱还没有花完。可是 10 年之后，大陆很多中上级干部都到过台湾，台湾很多领导干部也到过大陆，两岸领导人深切的了解对方，则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两岸问题专家杨开煌刚从厦门开完反台独保和平促统一大会，轮到他发言时先将那场大会上给的两个信息告诉大家。第一是如果两岸没有一个中国原则，就非常危险；第二，大陆方面认为台湾现在和即将执政的当局，没有真正告诉台湾人民，在没有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到底台湾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危险境界。



杨开煌

「本来讲中国，讲自己是中国人，从来不是件难以启齿的事」，杨教授感慨道：「90 年代以后，在台湾，中国和统一这两个字慢慢

变成一个负面的词汇，讲中国的人好像就是不爱台湾，讲统一的人好像就在出卖台湾。这当然是李登辉造成的。」

开「一个中国，两岸和平」的会，杨教授心里很沉痛。「本来这样的会不应该开的，结果还要这样呼喊，却还有很多人完全不加以理会。」一个中国对中共和台湾都很重要。如果中共政权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放弃了台湾。杨教授提出了一个后果：「大陆的青年，把这样的作为叫做现代李鸿章。会危及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在这个原则上，中共不会让步。」

这样讲好像是中共的问题，与台湾没有关系。杨开煌接着指出，「如果没有一个中国，就是两个国家，就是台湾独立的开始，想要维护中华民国，求之而不可得。我们要坚定的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才能堂堂正正的作我们想作的中国人。」

善意不是单方面的释出

杨开煌看穿新政府释放的善意是假的，指出他们用五种方法来对抗一个中国原则：「首先是把一个中国原则议题化，自己不承认这个原则，而把别人的原则拿来讨论。第二，把它行政化，呼吁三通、两岸领导人互访、两岸政治谈判，避免谈一个中国的原则。第三用回避，完全不提一个中国，绕着弯走，规避一个中国原则。第四把它国际化，新政府曾对白乐崎讲过，他的5.20演讲，一定会

让美国人满意，让国际肯定，让中共找不到挑衅的借口。处理两岸问题，如何可以背对两岸，面对美国，向美国讲好话，向中共讲坏话，这叫善意吗。最后他打一张民意牌，说国协、联邦、邦联都可以谈，报纸立刻作大标题，好像他在弯腰、在低调、在让步，最后一句话才重要，即要民意来决定。这样何必选总统呢。」

所谓善意，杨教授说，「首先是要了解对方，在不了解的基础上，不可能有一个标准去评价你释放的是否为善意。其次，善意一定是相互定义，不是单方面的释出。第三，必须是合理的交换，用政治原则交换政治原则，用行政措施交换行政措施，这是对等原则，台湾这么讲究对等，单独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讲过对等。第四，以诚相待，一方面是前后言语要一致，言行要一致。」用这四项标准看，杨教授看不出阿有任何善意。

杨开煌接着将真正的危险归纳为三个，「第一，双方都认为已经有了最好的善意，都得不到对方肯定的响应，一定会作出不理性的抉择。第二，陈水扁曾说，除非我们投降，中共都不会满意。他在暗示，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就是投降。陈水扁认为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就是台湾人有尊严，中共认为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就没有和平，于是往后两岸之间的状态就是真和平与假尊严的斗争。不接受一个中国，是在鼓动一个民粹的假尊严来对抗两岸的真和平。

第三，台湾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对中共是个长期的威胁。台湾可任意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试想其他国家为什么要接受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最后杨教授明白指出，「如果没有一个中国，两岸必将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对应「一个中国」，亲民党发言人孙大千提出「整个中国」的概念。在演讲会接近尾声时，他上台提出一个化解之道。

他认为今天海峡两岸会造成这么紧张的情况，是一个信用的问题。「这十几年来，我们国家领导人一直是说一套作一套，没有办法坚守他的政治人格，没有办法让海峡对岸我们竞争的对手相信。」而陈水扁当选后，「把这个信用问题策略性的转移成让步问题。信用是个人问题，让步是国家问题。他把个人的信用问题这样一个十字架要我们全国民众背在身上，然后策略的转移成让步的问题。」孙大千很遗憾的指出，我们国家又出现了一个「信用有问题的政治领导人」。



孙大千

他建议未来的政府，「如果要一而再，再而三来运用虚伪的让步和虚伪的善意、不如诚诚肯肯，实实在在来向中共表达我们的坚

持。」谈到一個中國，孫大千認為這個概念「已被炒作到了一個死胡同了」。要走出來，必須要有更宏觀視野，才能獲得另外一個共識。因此他提到宋楚瑜會見白樂崎時提出一個新的構想：「整個中國」。海峽兩岸都是整個中國的一部份。

國主義「創造」的經濟「奇蹟」

最後是許將軍稱為壓軸的人物曾祥鋒先生上台講《兩岸的未來是和是戰》。他先是醒大家現場沒有幾個電視台來，「他們全力抵制」。面對主流媒體的全面封殺，曾教授安慰大家，「在台灣主張



曾祥鋒

統一的，我們是少數，可是在全中國範圍裡面，我們是絕大多數。我從來不覺得我是少數呀。只有這批小台獨，坐井觀天，才覺得他是多數。今天他

們之所以叫一叫，還不是抱住美國人大腿，利用美國跟大陸對抗。」

他引大陸一位經濟學家的話說，「台灣多賺幾個錢，看不起我們大陸。台灣必須謹記一個現實，今天有經濟繁榮，是靠帝國主義幫忙。我們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是在帝國主義全面封殺之下，自

己冒出来的。有谁帮他造核子弹、氢弹、洲际飞弹。全部自己研究。我们这个民族受过一百多年的折磨，现在终于爬起来了。」

谈到本土化，曾祥铎说，「四川人把中国人分作两种，一种四川人，一种叫作下江人，就是长江水我喝了才给你们喝。上海人把全中国人分为两种，一种上海人，一种叫作阿木林，就是乡下佬、笨蛋。这无所谓。但无论四川人、上海人，绝不否认我是中国人。」

至于中国为什么一定要统一，曾祥铎最后提出了十个理由：「一、如果不收回台湾，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翻不过来，还是留个外国人占领台湾的痕迹；二、全中国人心里的石头放下了，中国大一统；三、半个中国的东南获得安全保障，不担心美国把核子武器放在台湾；四、中国南北海上交通线全部打通；五、突破美国的封锁线，不再担心美国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来封锁；六、间接控制日本；七、将来台湾可对大陆如海南岛，作适当的移民；八、连带控制新加坡的马六甲海峡，海南岛的琼州海峡，台湾海峡，巴士海峡；九、建立全世界最好的三角形黄金地带，台湾—上海—香港深圳广州。十、跟美国争霸太平洋，变成世上的海权大国。」

（本文原载于《海峡论坛》）

龟笑鳖无尾

夏华海

李敖北大讲演，台湾比大陆热闹，好像李代表台湾「反攻大陆」了。

李敖捧胡适。当年在中国，跟胡适同样年轻的学人与学生也在思考中国怎么办。围绕的一个大题目：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胡适当年认为没有什么帝国主义，在中国只有「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鬼。台湾读者当记得与胡适同时有位朱自清，大家知道他的《背影》，他怎么死的可知道的不多。他是饿死的，为什么饿死，不吃「美国」粮援也。

抗战胜利后，物价飙涨，为笼络知识分子，国民党政府蓄意发给可低价买「美援面粉」的配给证。朱自清当时贫病交加，家里孩子又多。可他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了名，当即命令儿子退还配给证。一九四八年八月十日，朱自清已在死亡边缘，他一字一顿地对身旁亲人说：「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的美国面粉。」

也是李敖所引毛泽东的著作，朱自清逝世一年后，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骨气』，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李敖讲全盘西化，西化不是问题，问题在怎么全盘？何来全盘？什么事都没有全盘的，也没有一成不化的，马克思与希特勒都是「西」，究竟马克思化还是希特勒化，就算马化希化也不是全盘。

台湾媒体批老共不让李敖在北大演讲直播全大陆，好像李敖在台湾的演讲都是全面直播的样子。不错，台湾 TVBS 直播了李敖在北大的演讲。但首先 TVBS 是有线台，这次直播能不能算「全面」，不无疑问；其次，李敖是在北大批老共，换作李敖在台大批民进党的台独、军购、高铁、高捷，TVBS 自问会直播吗？

李敖从前在台湾电视上有个「李敖大哥大」的节目，今天哪里去了？香港凤凰台怎么说还敢让李敖在那儿批两岸，台湾媒体消遣凤凰台老板，为何不回头看看自己，尤其总是跟着《壹周刊》炒新闻的电视台。

「鳖笑龟无尾」，已成陈水扁的注册商标，媒体有样学样，总是指着别人，从不回头看看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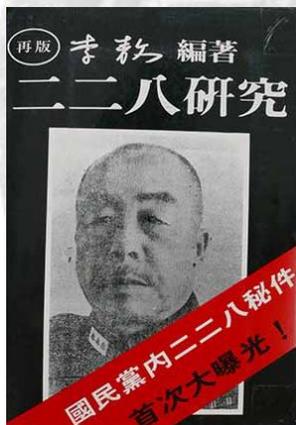
（本文原载于《海峡论坛》）

台灣的「二二八」研究述評

才家瑞

一、台灣「二二八」研究的历史背景

1947年在台灣爆發的「二二八」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國民党政權在台灣的腐敗統治，導致各種社會矛盾的尖銳化。「二二八」事件，由台北民眾要求懲辦緝煙血案凶手的示威再遭鎮壓，而發展成



波及全島的一場官逼民反的暴動，事變的性質是要求改革獨裁統治，實現台灣人民的高度自治和高度民主。〔1〕可是，以陳儀為長官的行政長官公署和警備總司令部，在事變之初即認定事變是「奸匪勾結流氓，乘專賣局查禁私煙機會，聚眾暴動，傷害外省籍人員」，〔2〕為動用軍隊進行鎮壓製造根據。

《二二八研究》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撰寫的事件報告中，更明確將「二二八」事件定性為「利用機會，以求改革政治為煙幕，進而逐步發表叛亂之言論，由所謂『高度自治』而變為背叛國家，脫離祖國之獨立主張」〔3〕。事變發生後，國民黨在

官方出版物中继续强调事变性质是「奸党煽动」分裂国土、追求独立的「叛乱」事件。如：国防部新闻局扫荡周报社由黄存厚等人执



才家瑞

笔，于1947年3月底在台中出版的《台湾二二八事件始末记》；由行政长官公署新闻室编印，1947年4月底在台北出版的《台湾暴动事件纪实》；由台北正气出版社的曾今可（笔名游客）编辑，于1947年5月在台北出版的《二二八事件亲历记》；《正气半月刊》第1卷第1、2两期的事件专辑；

由警总调查室编辑，以劲雨为化名，于1947年在上海建设书局出版的《台湾事变真相与内幕》……。除公开出版物外，当时的许多内部报告，如1947年4月16日杨亮功、何汉文关于「二二八事件」致监察院的调查报告，国防部史政局「秘密稿本」〔4〕以及赖泽涵《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书末所列「A档案部分」等有关资料〔5〕，也都把事件定性为「奸党煽动」、分裂国土追求独立的「叛乱」事件。

国民党官方对「二二八」事件的上述定性，由于严重背离了历史的真实，这就为以后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二二八」研究埋下了伏笔。

在 80 年代之前，任何主张查清历史真相，还「二二八」事件历史本来面目的行为，在岛内都被视为「为台独翻案」、「为匪张目」的「叛乱」行为。「二二八」成为岛内的政治禁忌。不仅禁止在历史书中提及「二二八」，连文学作品中也一律禁止。如文学家吴浊流在《无花果》一书中，描述了他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亲身经历，该书于 1970 年 10 月遭警总查禁。不仅查禁一切涉及「二二八」事变的民间作品，连国民党官方在事变后出版的各种有关「二二八事件」的书刊，也禁止在社会上流行。

在 80 年代之前，岛外关于「二二八」事件的书籍，有一些秘密流传到岛内。如台共党员苏新以「庄家农」为笔名，1949 年 3 月在香港智源书局出版的《愤怒的台湾》；杨克煌以「林木顺」为笔名，1948 年 2 月 28 日在香港出版的《台湾二月革命》；王思翔 1951 年由上海泥土社出版的《台湾二月革命记》。这几本书中，作者以参加「二二八」事件的亲身经历，向世人揭露了陈仪政权的腐败如何激起了「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军队如何屠杀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台湾社会菁英、青年学生和一般民众。其中，苏新《愤怒的台湾》，引证了张琴的《台湾真相》（1947 年 4 月 5 日《文萃丛刊》第 3 期）等珍贵的资料。但由于站在揭露国民党血腥镇压的立场，有的书中

对事变最初几天各地发生的殴打大陆赴台的「外省人」的事实欠缺叙述，对「二二八」中，台湾难民死难数字「两万人」也嫌夸大，把事件的性质和「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革命」联系起来，也欠准确。

除上述三本书之外，还有「二二八」事件时在台的大陆人士写的资料，如唐贤龙的《台湾事变内幕记》〔6〕，江慕云的《为台湾说话——历史的大悲剧》〔7〕，类似这样的珍贵数据，保存留传下来的约30余篇。其中，1946年3月由「闽台通讯社」出版的《台湾政治现状报告书》，台湾研究「二二八事件」



陈仪

(1883-1950)

的专家王晓波教授称赞该书「提供了我们光复初期，『二二八事件』发生前的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的背景。掌握了这份资料，才掌握了对『二二八事件』的社会科学的了解」。〔8〕

80年代前，大陆和岛内出版的涉及「二二八事件」的一些著述，也成为日后台湾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参考资料。如：王芸生的《台湾史话》〔9〕，李稚甫的《台湾人民革命斗争简史》〔10〕，1977

年4月《台声》杂志《「二二八」起义三十周年纪念专辑》，邓孔昭编《「二二八」起义数据集》〔11〕；何汉文《台湾二二八起义见闻纪略》（《湖南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第二辑）。岛内80年代前涉及二二八事件的相关出版物，如丘念台的《岭海微飙》〔12〕，叶荣钟编《林献堂先生纪念集》〔13〕，杨金虎《七十回忆》〔14〕，杨肇嘉的《杨肇嘉回忆录》〔15〕吴新荣《震瀛回忆录》〔16〕。以上例举资料，其中丘念台《岭海微飙》为日后研究台湾「二二八



丘念台
(1894-1967)

事件」的学者多次引用。丘念台是反割台抗日先贤丘逢甲之子，1895年斗争失败，随其父到大陆。八年抗战时期，丘念台在第七战区任少将参议，并组织青年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台湾光复后，一度出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二二八事件」发生时，他正在广东，3月27日应白崇禧之邀赶赴台湾参加以白崇禧为团长的中央宣抚团。他在《岭海微飙》中说「另一项

不可靠的传说，就是地方当局透露：外省籍同胞被暴民杀死几千人，而民间却说事变期中，台民死伤近万。根据我的调查访问，双方实

际伤亡数字，不及上列传说的十分之一，乃至不及百分之几。他们为什么要夸说死亡数字呢？难道死多了人就成为有理的一方？这种故作夸大的作法，大概是乱世变态心理的表现吧」。丘念台这些参加祖国八年抗战后返台的台湾本省人，一直被某些人称为「半山」（「唐山」指中国人，「半山」意为不是地道台湾人，是半个中国人），他在《岭海微飙》中的论述，则被大多数的研究学者所引述。

总之，国民党官方对「二二八」的错误定性与长期对「二二八」真相的封锁，为日后搞清真相，给死难者以公道的「二二八」研究埋下了伏笔，而80年代前，保存流传下来的各种数据，为80年代掀起「二二八」研究的热潮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二、80年代后台湾「二二八」研究热的兴起

80年代后，台湾「二二八」研究热的兴起，首先是统派学者为反击「台独」人士对「二二八」事件的歪曲污蔑，为消除「省籍矛盾」，促进族群和解而奋力推动的。

70年代后，以美国为中心的海外「台独」势力，为宣传「台独」的历史传统，索性利用台湾官方的错误定性，宣传「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反抗大陆人统治」的省籍冲突，是「台湾民族反抗中国民族」的一场民族冲突。这种把「二二八事件」爆发的根源归结为

是台湾回归祖国造成的宣传鼓动，在岛内兴起的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党外运动中，找到了同路人。

1980年1月，台湾学者王晓波教授应哈佛大学之邀，作为访问学者第一次访美，发现当时在海外的台湾留学生中流传着两本书，一本是帝国主义分子柯乔治所写的《被出卖的台湾》，一本是「台独」分子王育德的《台湾——苦闷的历史》。为反驳「台独」分子对「二二八事件」的歪曲和污蔑，王晓波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尽力搜集有关「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资料，撰写了《偏见不能代替历史——评〈台湾——苦闷的历史〉及〈被出卖的台湾〉》一文，使得海外的台湾同乡会和留学生中，开始有人认为不能无批判地接受王育德的「皇民化」和柯乔治的帝国主义观点。1981年王晓波教授返台后，又发表了《以更高的民主解开「台独」的问题纠结》〔17〕，1982年发表了《是历史潮流的还给历史》，1984年发表《二二八事件的历史梦魇》，批驳了把「二二八事件」定性为「奸党煽动」、「台独」、「叛乱」的国民党官方结论，揭露了「台独」分子借此挑动省籍矛盾，鼓吹「台独」的险恶用心。与此同时，旅日的学者戴国辉教授，从1983年开始，以「梅村仁」为笔名，在纽约由叶芸芸主编的《台湾与世界》期刊上，连载「二二八史料举隅」。戴国辉教授也是最早推动对「二二八事件」进行学术研究，还「二二八

事件」历史真相的学者之一。1985年，为推动「二二八事件」的平反工作，王晓波在该年四月号的《中华杂志》上，又发表了《略论二二八事件》一文，并将有关「二二八事件」的史料，编辑成《二二八真相》一书秘密印刷。该书在秘密发行中虽遭官方查禁，但研究「二二八事件」，呼吁为「二二八事件」平反，终于汇成一股历史潮流。

在海外，一批有「台独」倾向的学者也开始利用「二二八」作文章，如陈芳明着手编著谢雪红的传记，简炯仁研究台共史。其中张富美于1983年7月台湾文学研究会在美国新泽西举行的第二届年会上，发表了《漫谈有关二二八的几篇短文》。1987年2月，海外「独派」学者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了「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彭明敏、谢里法、谢聪敏等「台独先进」，以及陈芳明、张富



谢雪红
(1901-1970)

美、林宗义、林宗光、张旭成等共20名学者参加。会议的论文经陈芳明编辑，1988年8月由台北前卫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二二八事

件学术论文集》。陈芳明在该书序言中说：「海外台湾人对二二八事件的讨论，从60年代以来就陆陆续续在进行了。不过，真正从学术的观点，严谨的态度来批评这个事件，大概还是以这次四十周年纪念的学术讨论会为第一次。」〔18〕

该书中谢里法《从二二八事件看台湾知识分子的历史盲点》一文的结论，道出了「台独」学者的研究立场和研究目的：「三百年间，台湾朝亚洲大陆的方向接触，不论依赖或对立的方式，都已注定不得善终。历史的教训使台湾人……开始尝试朝大洋的方向发展，这个转向为台湾带来新希望。」谢里法认为台湾的知识分子以中国为祖国的「情结」是「历史的盲点」。他的结论是「谁也不可依赖，不依赖于人的台湾，必须是独立的台湾」。〔19〕王晓波教授以《历史的瞎子——略评谢里法的新皇民观》对其「台独」的立场予以痛驳〔20〕。但有「台独」倾向的学者，当时也有比较客观的「真正从学术的观点」来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张旭成在《二二八事件的政治背景及其影响》一文中认为，研究二二八事件的立足点「最重要的是执政党以行动落实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的诺言，果断地推动民主化及实施各种政治上及制度上的改革。这将是去除二二八事变以来政治上许多病根的最有成效的办法」。〔21〕张富美在《在血痕中读史——二二八事件研究资料评介》一文的「结论」中，引用了

黄嘉光、毛水水《走出二二八的阴影》中的一段话「让这个岛上的住民，得以因了解而谅解，因谅解而和解，因为和解就是迈向和平的开端」。〔22〕他们对「二二八事件」进行的研究，也成为推动80年代后岛内「二二八」研究和「二二八」平反向前发展的另一股力量。

在岛内，1986年2月，李筱峰《台湾战后初期的民意代表》，由台北自立晚报出版。书中详细介绍了10位死亡和30位被逮捕、被通缉的民意代表的生平事迹。王晓波在1985年《纵横》第1期发表了《外省子弟的原罪——论亚细亚的新孤儿》，1986年在《中华杂志》总



李筱峰

272期发表了《走出二二八事件的历史阴影》，1987年在《中华杂志》283期发表了《历史问题必须历史解决——二二八事件四十年论其与共产党的关系》。

同时期，北京《台声》杂志于1987年2月（第31期）发表的「二二八专稿」多为第一手资料。邓孔昭《试论台湾二二八事件中的民主与地方自治要求》〔23〕一文，是大陆第一篇承认在事件中偶见有「打倒国民党政权」、「托管」、「台湾独立」等口号，但

它既不能证明事件的性质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更不是「台湾独立」，邓孔昭指出这些口号只是少数而非主流，它不能改变「二二八事件」是追求自治与民主的性质和实质。

1989年，戴国辉教授的《台湾总体相》由台北远流出版社出版。1989年2月，李敖编辑的《二二八研究》资料三集由李敖出版社出版〔24〕。这三大本资料总计1299页。前两集共收录文章62篇，第3集收录研究陈仪的专论30篇。李敖在每一集中，除前言外，也自写一篇收入书中。在第1集的序言中，李敖说，「从历史公道看来，二二八不是叛乱，不是起义，不是革命，只不过是一次民变，一次清朝天理教式的『变起一时，祸往有日』的民变。它以台湾暴民滥杀开始，以国民党部队滥杀结束，中间奉陪了善良外省人和善良台湾人一家一路的哀呼与血泪。任何事后对它的丑化、美化、党化、地方化，都是对历史真相的一种亵渎」。这和我们今天客观评价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原因是「官逼民反」，基本上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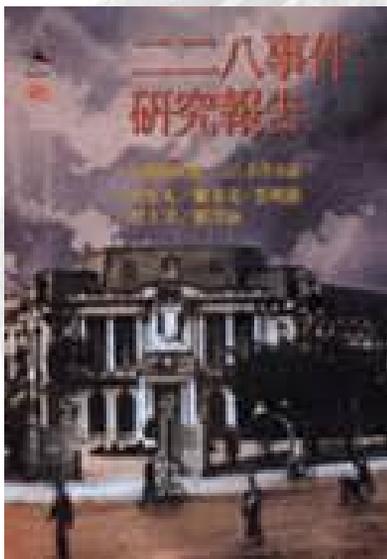
1987年2月，岛内的陈永兴等人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发起为「二二八」死难者立碑的运动。在「二二八」巨大的悲情面前，几乎无人敢对此运动发表哪怕只有一点点的不同意见。但李敖在《二二八的立碑问题》一文中〔25〕，针对陈永兴的言论一针见血地指出，陈永兴的讲话「口口声声局限在台湾人上面」，「二二

八的死难者不全是台湾人，也有无辜的外省人，他们在官方朝台湾人开枪的同时，也是民间朝外省人动刀的牺牲者。……试问今天主张还给台湾人一个公道的仁人君子们，是不是也该主张一下还点公道给非官方的外省人呢？试问今天主张『促成公布真相，平反冤屈』的公正人士们，是不是也该调查一下台湾人怎样『冤屈』外省人呢？」

「从正义立场上，我赞成为不幸冤死者立碑。不过主持它的人，必须反省他所做的，是不是那么纯，那么公道，是不是纯粹没有政治作用隐含其中？如果答案是犹豫的，该警觉警觉：立碑以后，最大的受益人到底是谁？」李敖的这篇短文是1988年7月11日写的，16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梳理和研究「台湾的二二八研究」时，仍然可以强烈地感觉到李敖这段文字的犀利和现实意义。

1991年，台湾「行政院」成立了「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委员有陈重光、叶明勋、李云汉、迟景德、张玉法、何景贤和赖泽涵等八人，另由黄富三、吴文星、黄秀政和许雪姬等资深史学教授、研究员执笔，赖泽涵任总编撰写《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在此背景下，台湾掀起了研究「二二八事件」的热潮。用王晓波的话来说，「一时间台湾社会出现了许多『二二八专家』，在这些『二二八专家』的鼓噪下，从国民党的『一言堂』到民进党的『一言堂』，而不允许有任何知识学术的『二二八』研究，连行政院指派的二二八

事件研究的学者，都受到了不少困扰」。〔26〕但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学术力作还是不少，如戴国辉、叶芸芸《爱憎二二八——神话与史学：解开历史之迷》，于1992年由台北远流出版社出版。在资料部分，1991年11月，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1992年2月出版了《二二八事件文献续录》，1994年



2月又出版了《二二八事件文献补录》。这三大本资料共2310页，收录各种原始资料约138类，可说是研究「二二八事件」学者的工具书。

1992年2月，以赖泽涵教授为总主笔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予以公布，又经二年的修改和补充，翻检了可以调阅的档案，查研了包括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当时所能见到的原始数据，访问了能够访问到的「二二八」事件受难者遗族和事件的当事人，于1994年2月20日由台湾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出版。

三、台湾「二二八」研究的成果和遗留问题

「二二八事件」不是共产党策划、组织和领导的，这是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各派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一致结论。

丘念台在《岭海微飙》中最早谈了这个问题，他说：「关于共党分子利用事变扩大作乱问题，中央和地方当局都曾注意查缉。根据我个人的了解：台北地区的共党可疑分子在事变初期凡有『露面』的，统遭警察逮捕，没有多大作为。台中方面，则有老牌女匪干谢雪红想乘机利用群众倡乱，她纠集了一批无知青年，到处煽动……其倡乱如昙花倏现。」丘念台认为「上面的人不惜夸大宣传，说台省共匪秘密组织『新华共和国』，并已查获旗帜和组织人名单等，力加渲染；下面的人为了掩饰自己的过失，恼羞成怒的制造声势，捏造事实瞒骗上峰。这些都是自欺欺人，贻害百姓的。」〔27〕



谢聪敏
(1934-2019)

谢聪敏在《台湾抵抗运动与华人世界》一文中〔28〕，也不同意二二八事件是共产党领导、发动的。他说「当时，中共在台的负责人是蔡孝干，事变发生时他住在台中，他和杨逵来往」。他引用杨

遠的回忆「在处理委员会控制台中好几天时台共负责人蔡孝干来找我……要办人民日报，要我负责，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台中局势维持不了多久……因此我写了一篇《从速组织下乡工作队》，呼吁大家到乡下去……蔡孝干说，如果不可能办日报，就去山上组织游击队。我说台湾环境也不允许，两人讲话不投机」〔29〕。谢聪敏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可以看出蔡孝干实际上不能掌握二二八事变的情势」。谢还引用吴克泰的回忆「到处是愤怒的人群」，「整个台北市沸腾起来了，形成了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酝酿已久的火山终于爆发了。这完全是被国民党的恶政激发起来的。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不可能在这么短短的两个小时内动员这么多的群众。国民党说这是『汉奸和少数野心分子有计划、有组织地煽动起来的』，完全是为了镇压制造借口」〔30〕。谢又引用苏新《关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遗稿》：「二二八起义的失败，都不是什么人的过错，而是当时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形势的必然结果。就台湾一地而言，中共在台湾开始建党不到一年，没有多少党员，工人农民都没有组织起来，在工人农民中间还没有扎根」〔31〕。根据调查局郭华伦的《台共叛乱史》，以及1992年5月24日接受黄富三教授访问的原军统局特务谷正文所说：「中共在『二二八』事件时在台之势力极小，而且老台共也不等于中共。」谢雪红、杨克煌等人在台中地

区成立「二七部队」，夺取台中政权、撤退后武装抵抗「国军」进攻，都不是蔡孝干领导，当时的谢雪红并未「归队」，谢雪红到北京后才转为中共党员。

张旭成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政治背景及其影响》一文中说「尽管个别共产党员确实介入『二二八』事变，但事变既不是中共发动的，也不是中共领导的。因为1945年以后台湾的共产党没有超过50人，力量有限。中共在1946年才派遣参加过长征的蔡前（彰化鹿港籍，本名蔡孝乾）返台，担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建立地下党，发展组织和开拓工作。根据参与其事台共党员自己的分析，共产党不可能发生太大的作用。……至于一些人，跑到大陆投奔中共，除了少数台共外，其他大部分的人可说是走投无路，被迫上梁山，而不是因为他们在



蔡孝乾

(1904-1982)

『二二八』事变时就已参加革命」。〔32〕既然「二二八事件」不是中共事先策划，并在事变爆发后进行领导和指挥的，陈仪、白崇禧、柯远芬乃至蒋介石定性「二二八事件」是「奸党煽动」的叛乱

就错了，「二二八事件」必须平反，在事件中被杀的死难者也应平反并予以补偿。这是台湾「二二八事件」经学术研究的逐步深入所得出的研究成果。

台湾「二二八事件」研究的另一个成果，就是多数学者都否认了国民党官方定性的「二二八事件」是「分裂国土」，赶走外省人的「台独叛乱」。

王晓波、赖泽涵、戴国辉以及本文所引用的几乎所有学者的论著都持此观点。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作为民进党人士的张旭成，1987年在《二二八事件的政治背景及其影响》一文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张旭成
(1936-2023)

他说：「同样地，亡命海外的台籍人士有不少人长期滞留日本和美国，后来并发动了台湾独立运动，决心推翻国民党政权，追求台湾的独立。因而独立运动的刊物也就强调『二二八事变』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把该事件说成是台湾人民为独立的台湾而奋斗的一环节，与1920年代以来台湾人民的反日运动相衔接。不错，『二二八』事变后，陈仪的暴政及其后国民党的高压政治导致台胞对国民党的疏离感，认

为和平改革无望，因而产生分离意识及海外的台独运动。但如果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应该说当时参与『二二八』的人并没有什么分离意识，并不是要脱离祖国。上了五十岁的台湾同胞都可能记得当年日本战败后台湾人兴高采烈庆祝台湾光复的盛况，充满效忠认同祖国的情怀。1945年10月，笔者已是小学三年级学生，当时在学校与同学牙牙学『北京话』，练习国歌，参加庆祝光复，欢迎祖国来台军民等各种活动的情况，记忆犹新，并没有排斥外省人的心态。」

〔33〕

台湾《海峡评论》2004年2月1日出刊的总第158期，王晓波在首页的社论中写了《论台湾人民的「二二八」精神——抗议皇民化余孽对台湾爱国主义的历史强暴》一文。该社论指出：「二二八是台湾人民的爱国主义，绝不是什么『本省人打外省人』的省籍冲突，也不是什么『中国人欺负台湾人』的族群冲突，而是要民主、自治、要和国内同胞精诚团结，打倒恶劣腐败政治的『官民冲突』。」

「真正政治上的省籍矛盾当自1949年中央政府迁台时始。国民党把一个全国的统治架构搬到台湾来，为了安顿这些背井离乡的『军民同胞』，只能将彼等大量的安插到政权机构，……而造成了外省人统治台湾人的现象，但与『二二八事件』无关。」

「省籍矛盾」，是1949年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实行排斥本省人进入政权的独裁统治，

才逐步形成的。「省籍矛盾」如此，「分离意识」、「台独意识」也是如此，他们都不是「二二八事件」所固有的意识。

王晓波教授在《二二八真相》2002年版的序言中说：「二十年前，推动解决『二二八』的历史问题，是为了从本质上去消弭『省籍冲突』的表相。现在『二二八』平反了，但不意『省籍冲突』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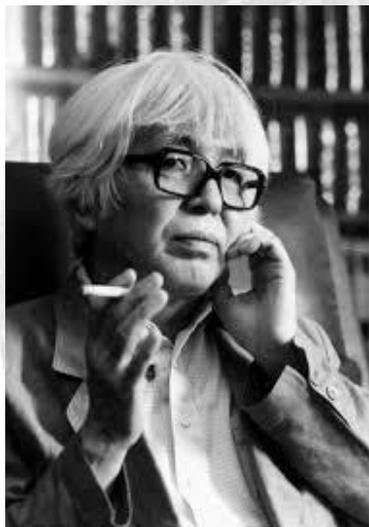
尖头 Man 五人组

烈，甚至于『二二八』变成了新『省籍冲突』的帮凶。是耶？非耶？」王晓波没有说出答案，只是说「历史的还是必须回到历史」。在《海峡评论》2004

年2月号第63页王晓波又

说：「历史可以被窜改，可以被扭曲，但只要史料在，史料自己会说话的。」笔者认为，台湾的「二二八」研究是在1990年台湾废除刑法一百条「宣传台独」非法的条文之后形成高潮的。从表面上看，刑法一百条废除后，在台湾只要不使用暴力，宣传「台独」和「共产主义」皆合法。但国民党统治多年的反共教育根深柢固，李登辉又一直「抹黑」大陆，因而在反共情绪下，对「二二八事件」不是共产党策划和领导这一点上，能形成共识，但言外之意，若真是共

产党领导和发动的夺权革命，也就理应镇压，「镇压有理」了。由于在废除刑法一百条后，一方面「台独」合法化了，但大陆因长期被妖魔化，在台湾社会形成的负面印象并没有消除。在这种大环境下，为不使台湾被已经妖魔化的大陆所统一，「台独」就成为能抵制统一的一种武器被大量使用。1990年后，海外「台独」人士返台



司马辽太郎

(1923-1996)

加入民进党，民进党成为披着民主外衣，推进「台独」的合法的政治力量。李登辉和司马辽太郎的谈话，讲「国民党也是一种外来政权」这种宣传，没有遭到国民党的坚决抵制和彻底批判，在这样的背景下，「二二八」事件是「外省人欺负本省人」，国民党政权是「大陆人统治台湾人」的宣传，在社会上广为蔓延。「二二八」平反，「二二八」成为和平日，以及为「二二八」死难者的立

碑、补偿，是台湾人民、有正义感的学者多年推动，多年奋斗的成果，符合民心。但不能否认的是「台独」分子是在「外来政权统治镇压台湾人」，「大陆人镇压台湾人」、「外省人欺负本省人」、「中国人镇压台湾人」的心态、立场上，来推动对「二二八事件」

的「立碑」和平反的。因此在李登辉主政，「台独」势力恶性膨胀的大环境下，「二二八」的平反，怎么能使「省籍冲突」消失呢？只要「台独」势力在台湾横行，「台独」分子利用「二二八」悲情制造省籍冲突的恶行就很难终止。

「省籍冲突」没有因「二二八」平反而消失的第二个原因，是台湾恶质的选举文化。因为以闽南人为主构成的所谓「本省人」，在台湾是人口的绝对多数，只要把「二二八」事件说成是「中国人欺负台湾人」、「外省人镇压本省人」，把闽南人中的多数蒙骗住，就可以获得多数票而胜选。这就是不断炒作省籍冲突、族群冲突，而使「省籍冲突」一直阴魂不散的又一个原因。由于对台湾正直善良的人民来说，为过好日子，就必须团结一致搞建设，要建设就要维护两岸和平，避免因「台独」而引起两岸的战火，因而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对制造族群冲突和省籍冲突是反对的。于是李登辉在2004年选战中，为助陈水扁胜选，在「二二八手牵手护台湾」的造势活动中，也不得不喊出什么要「族群团结」的口号。但只要稍加观察，2004年「二二八」手牵手护台湾的活动，首先在基隆港东岸的码头上，以陈水扁的讲话作为开始。「台独」立场的《自由时报》在「二二八」这天写道，陈水扁所以选择在基隆港东岸码头，作为全天造势活动的开始，是为了表示「在当年镇压部队登陆地宣誓，

拒绝中国再次登陆。」因此，只要「台独」势力在台湾横行一天，「台独」分子制造省籍冲突、族群冲突的恶行就一日不会停止，不过会改变手法，今后要在「族群团结」的外衣下，继续在选战中行分化族群，制造新的省籍冲突之实罢了。

台湾学者对「二二八」研究的成果是巨大的，不仅在学术上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搞清了「二二八」的真相，而且也推动、促进了符合台湾人民心愿的「二二八」平反。但「史料自己会说话」的前提是要有人看「史料」，在台湾很多人，因各种原因很少读这些「史料」，甚至连报纸都很少看的现实条件下，除了在学术战线、文化战线上，以学者的良知继续进行「求真」的研究以外，对「急独」的铁杆分子，毕竟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只有「台独」的势力在台湾失去了市场，台湾人民才能实现大团结，两岸的人民才能最终走到一起。

注释

〔1〕参见才家瑞：《台湾二二八事件50周年祭》，《台湾研究》1997年第1期。

〔2〕台湾「总统府」档案《战乱时期重要文件分案辑编》第38册《台湾「二二八」事件「（上）」第46页。

〔3〕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台湾省二二八事件记事》第10页。

- [4] 李敖《二二八研究》第三版,「真相丛书」第36集,台北:李敖出版社1989年2月,第9-14页。
- [5] 赖泽涵总主笔《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第415-426页。
- [6] 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又名《台湾事变面面观》,中国新闻社南京大中国出版社1947年6月出版。
- [7] 汪慕云:《为台湾人说话——历史的大悲剧》,上海三五记者联谊会1948年出版。
- [8] 王晓波编:《二二八真相》,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再版,序言第3页。
- [9] 王芸生:《台湾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
- [10] 利瓦伊甫:《台湾人民革命斗争简史》,广州:华南人民出版社,1955年。
- [11] 邓孔昭编:《「二二八」起义数据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1981年版。
- [12] 丘念台:《岭海微飙》,台北,中华日报社1962年版,1981年版改名为《我的奋斗史》。
- [13] 叶荣钟编:《林献堂先生纪念集》,台中:林献堂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1960年。

〔14〕杨金虎：《七十回忆》，无出版时间地点，约1967年印刷，1989年1月由张炎宪、李筱峰编入《二二八事件回忆集》中，台北：稻乡出版社出版。

〔15〕杨肇嘉：《杨肇嘉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78年出版。

〔16〕吴新荣：《震瀛回忆录》，沧琅山房1977年3月发行。

〔17〕见台湾《海峡评论》2004年2月第158期。

〔18〕〔19〕〔21〕〔22〕〔28〕〔32〕〔33〕陈芳明编《二二八事件学术论文集》第16页、第194页、第127页、第159页、第58-60页、第112-113页、第113-114页。

〔20〕王晓波：《历史的瞎子——略评谢里法的新皇民观》，台湾《中华杂志》，1987年总第283期。

〔23〕邓孔昭：《试论台湾二二八事件中的民主与地方自治要求》，《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第2期。

〔24〕《真相丛书》序号分别是36、37、38集。

〔25〕李敖：《二二八研究续集》，《真相丛书》序号第37集，第433-435页。

〔26〕王晓波：《二二八真相》序言，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27] 李敖：《二二八研究续集》第 275 页，227 页；《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第 220 页。

[29] 何猷访问杨逵录音记录，原载《台湾与世界》1985 年 5 月第 21 期，谢聪敏引自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台湾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97 页。

[30] 见吴克泰在纽约举行的二二八事件 40 周年纪念讨论会的发言「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 40 周年。」

[31] 《台湾与世界》1987 年 3 月号，第 14-15 页。

（原载《台湾研究集刊》2004 年第 4 期，总第 86 期）

以彼之矛，攻“李”之盾

且人

细读李敖一家之书，无疑是不够的。所以要找比李敖的书还好的书，但是找来找去，却失望的很，许多现代学者的著作，都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原因，在知识结构上，多多少少的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可见文革之类的政治性运动，对大陆学人造成的伤害，确实值得深思。然而，像何清涟、徐友渔、朱学勤、钱理群之类的学者，不论是在为文上，还是在为人上，却有不少可以自豪的地方——大陆人的自豪，毕竟在同属中国的天之下，大陆这边仍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与台湾的一流斗士的不屈不挠相比，令我等后还辈不至于羞愧的无地自荣，鉴于此，我打算把最近整理的一些有关李敖思想的反对声音，一一细列——当然，是在我阅读范围内的细列：

一

李敖对“人民”一词，无疑是充满着反对意见的，这些，细读李敖作品的人都可以看到，像李敖“骂”——人民知道个屁——可见李敖对人民的“文化水平”的总体看法，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也许同样与俄国的民粹主义者把“人民”无限高抬一样，李敖在痛

快的行文中，也把思想引入了一个偏见的误区——至少我现在是这样认为的，现把我对这一问题上的不同意李敖见解的缘由，由一篇文章说起，列文如下：

在薛毅的《就精神问题致摩罗先生》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

“与张承志把人民推向神圣的位置，你把人民置于脚下，同样是非常可疑的。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着的人们，千差万别，民间既可以藏污纳垢，也能延续精神的火种。每个人经验不同，与不同的人建立联系，但谁也无法论证，他所见到的人们特点就是人民的特点。因此，任何对于人民的判词都是虚拟的、想象的，是在过度的行使知识分子的演说特权。既然这个词不能在我们的言论中消失，那么，我希望他是一个不正确的开放性概念：人民既不能在我们之上，也不在我们之下。而对于一个持精神自由立场的知识分子来说，对人民的关注理应转化为对每一个具体的生命的关注。”

在钱理群的文集中，曾把这文章专门引用，并写读后感如下：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心即是“知识



钱理群

分子与人民的关系”。在这方面，本世纪的中国有着极其深刻的教训，本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的发现”里，即已经包含了“底层人民价值的发现”，但在这以后的发展中，却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偏差。在一些左翼知识分子那里，由对底层人民的理想化发展到“人民至上主义”；而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人民至上”主义是必然要变作“人民代言至上”的，最后就导致了专制主义。而另一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则把对“多数专政”的警惕，发展成对人民的全盘否定，进而脱离了广大人民，构成了中国自由主义分子的根本性弱点——而在同一本钱理群的文集（《拒绝遗忘》）中，也在一文章中，对中国的民间思想者，“人民”内部的思想者，进行了专题探索——《民间思想的坚守——篮子：〈山崖上的守望〉序》，曾就被排除于主流思想群体、学院与体制外的民间思想者，做了痛快淋漓的阐述，篮子作为人民内部的思想者，写到自己是思想的困守者，困而守，其对真知的信仰与热情，确实打出了“人民”中的异类牌：“困守者从来都是以集体的方式，别无选择，无可违拗的进入命运预定的角色。当他们习以为常，不声不响的辗转于那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的艰苦与繁巨、沉重与压抑、痛苦与失望、庸俗和琐屑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沉着与平静，是怎样默默无闻的英雄气概呀~！”

二

李敖一直很少提鲁迅，在他的著作里，鲁迅此人李敖只有“偶尔”的论及，但也是批评居多，现从有限的对鲁迅的批评里——如批评鲁迅的杂文情绪内容太多、鲁迅拿国民党的钱之类的——也谈一下不同与李敖的看法，这是我由何清涟女士的书中发掘的“抗议”李敖对“鲁迅”批评最有力的一番见解：



何清涟

在何清涟的一文章《学者与生存环境——答〈中国图书商报〉记者问》一文中，一名曰杨盛先的记者，曾问到：本报记者曾采访过李敖先生，他说胡适比鲁迅好的多，因为鲁迅拿着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薪水，却要去骂国民党。那么学者的生存状态的选择是否会影响到他的学术批评的力度呢？以下是何清涟的回答：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首先，任何一个政府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如果说鲁迅所处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有这种意识，现代的知识分子应该将这种关系分辨的很清楚才对。其次，拿了“政府的薪水”就不该批评政府，这是那一家的逻辑？更何况鲁迅拿了薪水，

也干了职业所要求的活，付出了劳动。他并没有将言论自由的权利与劳动一起出卖给政府。前一阵我到日本，连日本的知识分子都在大谈应该加大对政府批评的力度，促进政府的改良。而日本知识分子与欧美知识分子相比较，受到的自由主义精神的浸染显然要少得多。第三，正如我在前面谈到过的，任何学者都没有办法超越自身所处的环境的限制，这实在需要生存智慧与技巧，很少有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有一点却是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做到的，即与政治保持一定的知识距离。某些人对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理解很奇怪，总以为在支持还是反对两者之间，非此即彼。他们没有想到还有一种“费边社精神”，即不合作，不激烈对抗，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与政府保持一定的知识距离，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责任。第四，我认为胡适与鲁迅两位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完全是不相同的，没有必要在褒扬一个人时就非要批评另一个人。要容忍文化的多元性，也要容忍学者治学方式的多元性。我们缺乏这种精神，大批判的传统的思维习惯：每当别人有新著问世时，他们不是去看别人的原创性与新的突破点，而只是在字里行间努力寻找缺陷与漏洞，然后再进行批判。我曾看过一篇文章，一开头作者就堂而皇之地宣布：我做了几十年学术研究，自己虽然没有什么研究成果，但进行学术批

判的能力还是有的。这样的文字居然能够不知羞耻地写出来，实在只能令人感叹中国学者生存状态太恶劣了。

三

何清涟的这篇文章，我个人认为，有失有得，失之处在于对李敖的知之不深，比如最后——我曾看过一篇文章，一开头作者就堂而皇之地宣布：我做了几十年学术研究，自己虽然没有什么研究成果，但进行学术批判的能力还是有的。这样的文字居然能够不知羞耻地写出来，实在只能令人感叹中国学者生存状态太恶劣了。——这类的文字，也比拟不伦的作为影射李敖的话，实在有她失败的地方，须知，李敖的学术成绩，从已知的来看，在史学资料方面、评价历史人物方面，都有不少“仰之弥高”的地方，而且，李敖生前的大部分精力，向信仰献身于黑牢，投入于积极救世的快意恩仇中，与何清涟所持的“费边社”哲学人生观相比，自然无何清涟以往《现代化陷阱》之沸沸扬扬。但李敖现在，闭门而绝客，一心于中国思想史的写作，相信等李敖的学术著作出炉后，一定可叫何清涟之类的对李怀有求全责备心理的人无话可说。另外，我认为这篇何的文字，其可取之处，乃在于就中国的实情，把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做了深刻的剖析，毕竟人人都像李敖那样是不可能的，而且，在不能人人都做到李敖那“份”的基础上，有人仍在大陆仰望星空，至少



魏明伦
(1941-2024)

是不失知识分子本色了吧~!李敖对吴祖光的态度——见之于魏明伦的《台北识李敖》——很是看重，但换了鲁迅，李敖的态度未免就有些不相称了~!对鲁迅的看法，我择善而取，也要站在何清涟的立场上，对李敖有所保留一番了!

为且人的矛盾进一解

yubar

1. 关于李敖对「人民」的态度或看法的问题，我认为还是应该以“列清单式的”具体事例来谈比较好，如此一来，既可避免失之武断，并且也才不会变成一场糊涂的笔仗！

2. 细读李敖的书，我认为即便他对人民的评价不高，但这也不表示他有看不起「人民」的意思，当然我更不认为这样是把「人民」置于脚下。骂人民混蛋，如果骂得有道理，骂对了，为什么这样就是「我们在人民之上」或「把人民置于脚下」。

3. 搞运动的革命家或宣传家，他们的语言里经常出现「人民」这样的字眼，当然这有其政治上的作用及目的，然而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不该设定这样的问题，因为人民究竟在我们之上，或是在我们之下，根本无关宏旨，要紧的是把道理讲出来，无愧于心，无愧所学而已！「民间既可以藏污纳垢，也能延续精神的火种」那么就把藏污纳垢的地方指出来，指对了，又何来的所谓「把人民置于脚下」呢？

4. 自由主义者，强调的是：「真、假、对、错」，不可以诉诸多数，也就是说真理不可以诉诸多数，更明白的讲，自由主义者认为：多数的意见有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换言之，真理与意见本身是多数或少数无涉，根本不相干。

5. 在政治上，公共政策的决策形成过程中，自由主义认同的是「多数决」，但「多数决」的做法还须有「开放的」「充分讨论的」信息环境以为配套，才是自由主义者对多数决的完整的看法。

6. 钱理群说：「一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则把对“多数专政”的警惕，发展成对人民的全盘否定，进而脱离了广大人民，构成了中国自由主义分子的根本性弱点」，显然他并不了解自由主义的内涵。

7. 伟大的知识分子就是第二个政府，在一个专制的国家里，做为一个斗士，如果自己在生计上，没有独立的能力，那么想要与王八蛋政权周旋对抗到底是很难的，这个坏政府只要把你裤腰带一勒紧，你很容易就弃械投降的，所以做为一个斗士，使自己能做到经济上的独立是很重要的。金钱代表着一种力量，不拿这个坏政府的钱，而能挺身与之斗争并周旋到底，这代表一种睿智一种决绝，更代表着一种更高的格调！何清涟显然不了解这个道理，其次，鲁迅给人的印象，是战士，是斗士，这与他一直

到死前都还拿国民党政府的钱，给人的感觉未免不相称了！视鲁迅为一战士，斗士者，对此又何以自解呢？问题不在鲁迅本人，而在「高估」他的人而已！

8. 李敖本来就不以学院中人自许，既非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又不愿耽在研究室里，做研究，写学术文章，关于没有学术研究的成果之讥，自然好坏由人了。何况也不是没有，比如李敖有一研究中国古代生命观念的转变的文章：「不老、不死、尸」，早就着鞭在先，可笑的是后来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胜才写出「从眉寿到长生」这相同主题的研究论文（《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 页 383-487,）写成的时间，比李敖晚了很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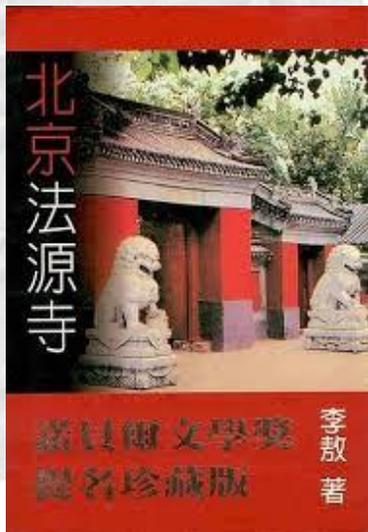
回 yubar

且人

回 yubar :

1、这篇文字，是我上上周末回家时，因一段时间读书有得，于星期六上午花两个半小时敲成。由于我当时手边没有李敖第一手的文字资料，故无暇去“上穷碧落下黄泉”，所以正如你所说，写的不免有些含糊、也没可能列清单，实乃不怨之过，如对李敖有所“糟蹋”的话，甚表歉意。

2、关于李敖对人民的见解，我认为《北京法源寺》里边的一些文字用来概括李敖的根本观念很到位：你可能很爱中国，却不爱中国人。以李敖的思想成熟度，当然不会如后起之浪摩罗，不会把人民的位置放于知识分子之下。摩罗此人，文化气质上有鲁迅精神走火的接续，他写的文章里，从耻辱者的文化心理入手，分析与讨论现代中国人民的



《北京法源寺》

工具性的麻木、愚昧、势利、偏执。乃是对人性尊严的一种捍卫、对极权的一种挑战。由于摩罗在实际行文中，也是走的思想随笔“片面的深刻”的路子，如果要全面拷问的话，则“片面”的问题就浮出水面了——比如在人民问题上，知识分子到底是在爱自己，还是在爱人民。

3、我想说的是，群众的“王八蛋之处”，很大程度上不是群众的错。泰格尔一句说自己的话的很好——不是政治的轮子，是轮子下的花草——知识分子在代表人民履行“第二政府”职责的时候，我这里再提出一点，就是知识分子的姿态问题。我认为李敖为自己造就了一种“英雄”形象——绝对的孤立的英雄形象，而“英雄”与现代社会的冲突，有许多可商榷的地方，最近我正在思考，日后再就李敖论列一番，主要是就李敖为自己打出一片绝对天下后，在为自己定位上的问题。我比较认同的知识分子向社会的发言姿态，是如泰格尔的那句诗所流露出的那种内心情调，不给群众以脱离感、割裂感。我一直认为李敖在对社会发言的姿态上，是一个可争议的问题，关于李敖大大小小的争议，许多也是其对自由民主的捍卫与个人发言姿态——自由言论的手段性——而引发的。

4、自由主义分子在穷究真理的时候，应该注意自己的方式与方法问题。我个人觉得，不单自由主义者如此，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在

以“第二政府”的立场发言的时候，都有必要对群众负责，而不能只对真理负责——因为只要终极真理还弄不清——你凭什么潇洒的只自说自话，知识分子宣扬“真理”，难道不是为了给人类谋福吗？

5、“坏政府”的钱之说，我仍然觉得不能成立，因为有坏的政府，但人民的钱却不发生性质上的问题。人民向政府上缴钱币，不该受国民党一党之坏而“与之惧黑”了。知识分子、精神斗士表示决绝很好，但拿人民的钱有什么错，说的最为原始一点，是知识分子为人民办事，拿点人民的好处以求生，又何来这等言辞的讥讽呢？这篇文章的重点不在就鲁迅一个个例上，而是就李敖对鲁迅的批评所持的根据表示不同见解。——“其次，鲁迅给人的印象，是战士，是斗士，这与他一直到死前都还拿国民党政府的钱，给人的感觉未免不相称了！视鲁迅为一战士，斗士者，对此又何以自解呢？问题不在鲁迅本人，而在「高估」他的人而已！”——钱不是国民党的，钱是人民的。

兼答且人与 Yubar

高一峰

对于拙文《对〈李敖回忆录〉的一个补白》，能引起且人及 Yubar 这样的重视，并提出这么多中肯的批评，我——我实在非常感谢。因此我准备就我能力所及，就二位的批评，再发表些劣见。

且人在《对补白的发问》里说：

“高之文字，确实细心又明眼，但我觉得只是发掘出李敖的某些鲜为人知的文字似乎还不够，有必要对读者交代一下李敖想转系的有力根据……”

说鄙人“细心又明眼”，其实，从《发问》一文来看，且人的细心与明眼，又何尝亚于在下。但是关于李敖拟转哲学系的“原因”，即且人所谓“想转系的有力根据”，在文章最后，我早已说出我的看法了，大概且人匆忙之下未及细读：

“李敖立志的一个最显著的目标，就是要过一种‘深刻地影响别人’的‘伟大生活’，而从上面的零星记录分析，在李敖那时看来，他分明觉得哲学系才是更适合他的生存之地，那是他将来‘能对世道人心有许多伟大的贡献’的生存之地，那是距离他过‘深刻

地影响别人’的生活更近的生存之地。因为有这样的迫切憧憬，却又迟迟不能实现‘转系’，只能‘咬着牙’继续念历史，所以他才会不‘得意’呢！”

大致而言，我的看法就是如此。Yubar 说得没错：

“关于转哲学系一事，我认为是因为罗与李教分手，李教才决意如此，因为李教不愿再面对一位分手的同班女友，这才是最直接的原因……”

但我相信，以李教的见识，他的目光断不至于这么肤浅，以至于这么冲动。我依然觉得：他决心转哲学系，最根本的打算，是他所说的，希望继承殷海光的衣钵，能用他的思想，来“对世道人心有许多伟大的贡献”，来“深刻地影响别人”。李教当时认为，要实现这样的理想，读哲学是最明智的做法。——自然，这里面罗君若的离去，自然不能说没有侧面的促进作用。

另外，我写《对〈李教回忆录〉的一个补白》的原始意图，目的也仅限于“补白”。至于且人说“我想，如果高一峰的这一‘钩沉’想自圆其说的话，至少也应对后边李教的哲学基本观有个交代吧……”，我并不觉得有此必要，因为想读哲学是一回事，对别人的哲学不屑一顾又是一回事，我实在看不出我的“说”有什么“圆”的必要。譬如李教说“历史哲学”简直是胡闹，历史哪有哲学？又

说李哲厚这个人，同他谈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同他谈哲学，因为他脑子太糊涂。还有且人说的，他说“哲学家是在一间黑屋子里边寻找一只根本不存在的猫”。但事实上呢？李敖自己可以说就是个哲学家，他的一本《上山·上山·爱》，几乎就是他个人哲学观的



《上山·上山·爱》

总汇。只是因为他相信的是“实证主义”，他的一切哲学观都是基于一个“人”字的，他从来不搞玄乎乎的哲学概念，换句话说，他认为哲学是服务于提升人的思想境界的，除此之外，哲学一无是处。——这正好吻合了他早年的“心路历程”。所以，我们能说李敖对哲学不屑一顾吗？他只是不满意那些所谓的“哲学家”，觉得他们没有很好地做到“对世道人心有许多伟大的贡献”罢了。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关于李敖，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实在太多了，而这些问题比起“李敖为什么要转哲学系”，我觉得实在是重要多了。但是放眼看去，书市上一本又一本评说李敖的书，不是人云亦云，就是胡说八道，实在写得太令人不满意。因此我正大规模地搜集资料，研究台湾，研究李敖，并已着手写《历史的李敖》。——

历史的最大特征是“真实性”，我希望这本通过有大量史料支持的李敖传记，能够担负起真实地刻画李敖的任务。有可能的话，希望且人、Yubar，还有所有赞同我这一举动的同仁，可以为我提供资料上的支持，以及写作上的批评。关于李敖早年的那一小段历史，我想我曾经发表过的那篇《别忽视了李敖的早年》，已足够起个总结的作用了，今天就趁此良机，也拿到这里来献个拙吧。

二〇〇三、一、五

李敖转系

thanks

读了且人、高一峰等先生关于李敖的系列文字，很为他们的博闻强记叹服：别的不说，只且人先生提到的何清涟、徐友渔者流“大陆学人中仰望星空的人”，就是俺闻所未闻的——当然，“闻”也不见得“闻”得明白，俺似乎天生与高深难懂的学术大作缺乏“亲和力”——早在八十年代，当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风行之时，做为一个中专生也曾不知深浅购置了一批，可如今除知道 libido 和自我、本我、超我三个概念外，其他的全给佛老人家在书里好好地保存着；也曾因了《存在与虚无》的大名而慷慨解囊，可现在只依稀记得是存在主义者萨老夫子的代表作，好象还有句口号作“他人即地狱。”……俺实不敢与陶学士“好读书不求甚解”相比，但书是真“好”，却“解”得既少，更遑言“求甚”了，正应了一句古话“藏书不读如藏木”。见识浅陋如此。说这么多无非先向各位告饶：鄙人见短识拙才疏学浅今不揣愚陋信口胡说得罪莫怪呵。

读了关于李敖的转系相关文章后，我发了一句话：“让李敖自己不见得解释清楚。”我感觉人生（其实不只人生，社会发展的进

程亦然)中是受许多的偶然因素影响的,如果想对每一个事件都做条分缕析的剖析,往往会使研究工作走入歧途。想起一个关于红楼梦研究的笑话:“曹雪芹有没有胡子?”前几天读了一篇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似乎登在2001或2002某期的《北京文学》上,作者好象是叶兆言),说有研究者据鲁迅日记中“夜濯足”的记载推断是“不洁行为(自慰)”的记录,作者此文的目的似乎想推翻这种推论,但从其所列举的论据来看又恰恰反证了此推论成立的可能!本人在此无意就此做什么评判,知道高先生有写李敖传记的宏愿,只想说一句:不要走到事无巨细索隐发微的道路上去。

曾有网友高呼:“让李敖的女人归李敖,让李敖的思想归大家。”得哉斯言!做李敖第二是万万不能的,但让李敖坦荡的襟怀、无羁的直言给我们更多一些影响,不是更有意义吗?

感谢网友们提供的众多资料,也祝高先生大作早得付梓。

李敖：我的温柔一刀

且人

一、由徐复观谈起：

李敖于1982年5月30日，写了一篇文章——《徐复观是好汉吗？》，这篇文章里，李敖把徐复观修理了一番，得出的结论是：徐复观不是好汉、“徐复观不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人。”从已



徐复观
(1904-1982)

有的材料来看，徐复观因文化论战与李敖结怨，两人由笔仗打到法院，而徐复观此人，却在法院上一改以往“大儒的风骨”，耍起了无赖——徐复观不认帐、不承认自己在文章里骂过李敖“小疯狗”了，其人可恶，再补一骂。徐复观此人，最为心计与城府，李敖所写的有关徐复观的文字里，

我认为最为传神的一次，是记于《李敖快意恩仇录》里的一节：

“那天开庭后喝咖啡时，徐复观心血来潮，说了一段真心话，他说：“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书，念得比我们还多还好，你却主张‘全盘西化，！如果你来宣传中国文化，你宣传的成绩，一定比我们都好！”徐复观说得没有错，我真是对中国文化最有理解的人。徐复观又说出他当年对妻子不忠在外养细姨的事，自承有“惭德”，陆啸钊坐在旁边听了，一直笑，我也笑，我笑的是：这就是徐复观的厉害处，他会以部分坦白方式表示他跟你肝胆相见，但是别有所图什么，你就得当心了。总之，我的敌人徐复观比同是湖北佬的胡秋原聪明多了，因此他可以两面做人而人不易觉察出来。殷海光“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文中，提到胡秋原、徐高阮，并直斥其名，但提到徐复观就改称“某君”，这就看出徐复观两面做人的功夫，他不像胡秋原那么笨，他知道殷海光有其清望，不能完全打死，因此既斗争又联合，使殷海光衰病侵寻，他有份；但衰病侵寻后又表演问疾吊丧，他也有份，此公最拿手演这种戏：在殷海光生前，打击殷海光；等到殷海光病了、死了，又冒充是他的知己，他一再发表改名“痛悼吾敌，痛悼吾友”等文章，并和殷海光的学



殷海光
(1919-1969)

生陈鼓应等串通起来，把殷海光描写成临终的悔罪者、临死前的对中国文化看法的转向者，这是对殷海光最卑鄙的诬蔑。殷门弟子堕入徐复观术中而不自知，被徐复观统战得七荤八素，真丢死人。”

以我所知，徐复观不但在为人上有这种皮里阳秋功夫，在学术上，徐复观也不是很老实，在其新儒学的学术研究中，“拒绝了熊十力、唐君毅在儒学做形而上学的玄观的人；而情愿在探寻人生价值之源时鄙弃‘形而上者谓之道’的‘天道’，而把答案归诸就人心说人心的所谓‘形而中者谓之心’”（黄克剑《百年新儒林》），但徐复观所谓的心是什么呢，虽说，“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但徐复观笔下的心，却是：“中国文化所谓的心，指的是人的生理构造中的一部分而言，即指的是五官百骸中的一部分；在心的这一部分所发生的作用，认定为人生价值的根源做在”

这样，“由‘生理’而‘价值’，‘心’在这理路的非连贯的跌宕中留下了疑问：‘生理’的‘心’何以会生发出非生理的‘价值’而成为价值之根？”黄克剑在其著作，在其《百年新儒林》的研究中，已经发现了徐复观学术上的“死结”，但却只是质问了一下，而没有做任何高度的批判，我推测个中缘由，该是黄克剑不想叫自己的学术研究流于无用的迷失，我看了半天黄克剑的书，研究新儒学的理论话语，全是一些“情趣”呀、“神趣”呀、“玄”呀，

却没有一点“学术天下之公器”的批判趋势，结果呢，新儒学是新儒学，儒学研究是儒学研究。

相比之下，李敖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里边，则以大无畏的气魄，以一流思想者的眼光，指出了新儒学的缺陷，并点名拿徐复观开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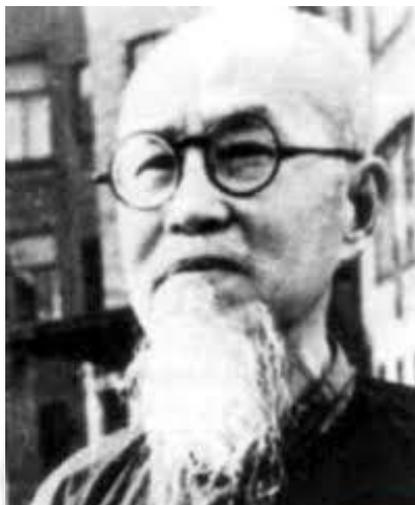
古人复起，腐儒重生，保守与顽固齐飞，大官与学者一色。酒酣耳热之余，大家不妨拔剑击筑，争争谁是正统？其实他们都迟了，真正的正统早被一匹“黑马”盗之以去了，这匹黑马就是大谈新儒家的徐复观！他说：“不谈文化则已，一谈文化便应该谈‘统’。我并且希望有些人出来断然以道统自任。”（《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当大家正在找镜子的时候，徐复观已飞奔道统的宝座，赶过熊十力，推开钱宾四，哄走牟宗三，自己不沐而冠起来了！

这就是传统派今天的现形记，也是他们病历的最新报告。

徐复观不驾崩，他们的好戏还有得瞧呢！

由这篇文章里，不难看出，李敖是拒绝了新儒学，并诊断新儒学家的病因是“超越前进病”。对李敖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李敖正是借助台湾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西文化论战，一举成名，从此兴风作浪于台湾——“祸台五十年”！

二、李敖与熊十力



熊十力
(1885-1968)

从《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中了解，李敖对新儒学，是拒绝的、批判的。若论及新儒学，熊十力无疑是不能错过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以牟宗三的说法，熊十力是为当代新儒学“奠其基，造其模”的人物。李敖在其《北京法源寺》的书尾《我写〈北京法源寺〉》中，这样写到：“小和尚普净，他是三个人的合并化身，就参加两次革命而言，他是董必武；就

精通佛法而言，他是熊十力……”原来，李敖的思想里边，还有熊十力的影响呢~！如果这还不够说明什么的话，那么下边这番对比，应该能看到李敖与熊十力的某些并无不同之处：李敖诗《真与幻》：

人说幻是幻
我说幻是真
若幻原是假
真应与幻分
但真不分幻

幻里失其真

真里失其幻

岂能现肉身

肉身如不现

何来两相亲

真若不是幻

也不成其真

真幻原一体

絮果即兰因

熊十力《心书》之《船山学自记》：

“若悟幻不自有，必依于真。如无真者，觉幻是谁？泯此觉相，幻复何有？以有能觉，幻相斯起。能有觉者，是名真我。”

李敖《快意恩仇录》之《宣淫记》：

“其实，幻之为物，既非与真相对，也非假妄。真幻本是一体两面……”

熊十力《心书》之《船山学自记》：

“既而猛然有省曰，果幻相为多事者，云何依真起幻？既依真起幻，云何断幻求真？”

“幻如可断者，即不应起，起尾可断者，断必复起。”

“又舍幻求真者，是真幻不相干，云何求真”

由此可见，李敖在处理真幻问题上，原来与熊十力并无根本不同，所持的根本见解，是：真幻一体。熊十力“大约十三岁时，他第一次触见了大自然的生灭机相后，‘顿悟万有皆幻’的灵魂开始了真正躁动”——（黄克剑《百年新儒林》之《返本体仁的玄览之路》），熊之新唯识学说中，真幻问题是其开始思考、并独创一门



《百年新儒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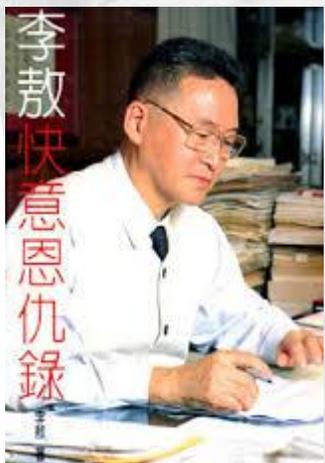
哲学的起点，后来成型的新唯识体系中，不论是宇宙论上的“天人不二”、人生论上的“体用不二”、还是治化论上的“道器不二”，所持的，也是这种一体的观点。与李敖《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里对新儒学的“超越前进病”的判词相比，前篇的过分排斥，似乎有“以人害意”的缺失——如果不是的

话，那么李敖的这些很显著的思想里，与新儒学的开山老祖基本观念的一致，又该做何解释呢？

论英雄人物背后的阴影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实这里的风流人物，说的更突出一点，是一种英雄意识的祈向。英雄人物在人们的文化意识里，多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除了较为独到的思想家，很少有人从反面，

说一点英雄人物的“不是”之处。比如李敖，应该说，李敖是一位难以评论的人物，在俗话里，有一句是这样的：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因此面对这样的英雄人物、“圣雄”人物、“不世出”人物，令我常感到“高山仰止”，更不敢乱下妄语。但是，就最近读书上的心得来讲，我发现在求学上，如果因为什么人和事，而“止”了，那意味着高山成泰山了——泰山压顶到人头上——可就成了灭顶之灾——而我实在不能设想，读了这么多书，最后要以“灭顶”一绝未来。所以，我选择：面对一座高山，我们往往被其气势所震慑，说不上话来，但，还是要愚公移山。



《李敖快意恩仇录》

在《快意恩仇录》的书后，曾写到李敖是不宽容社会的产物。我想这是不错的，李敖的色彩人生，就已知来看，是脱离不了“叛”的狂徒性格。李敖在其著作中，屡见不鲜的，也自大大狂的说自己，乃是不世出的英雄级，甚至圣雄级的人物。李敖也许未能彻底唤醒这个时代的死气，但他在有生之年的个人表达上，选择了以闪光的另类思想、真识见解、性格巨星的形式，来刺破极权下的乌烟瘴气，通过重点揭穿台湾一岛国上，许

多丧节的、被扭曲的人物的人性之缺、之曲、之弱，来为时代助跑，让人看到，特别是由李敖本人的笔下看到，一代文雄是如何笑傲五十年的。李敖之功，立千秋而不朽，非大言也~！谈到这么多，李敖是英雄、圣雄，我持此为据，就这一英雄性格而生的阴影，尝试批判、点破。

在陈文茜对李敖的一次采访中，两人话题扯到台湾的阿兵哥上了。

陈说：可是我也看過很多老阿兵哥迷你啊！你怎麼說？



李答：他们过去相信五大信念，主义、领袖、

陈文茜

国家、责任、荣誉，现在这些全都没有了，包括他们的青春，在台湾又变成外省猪，他们很难过，只有一个人能替他们仗义执言，所以他们倾向我，这是英雄崇拜，跟喜欢小马哥的脸蛋不一样。

也许许多人对这段文字无动于衷，就我本人而言，甚至还曾为李敖之伟大到这“份”上，内心欢喜一阵，但那毕竟是过去了。而如今的认识上，我却不再认可，即李敖在接受采访时，所言自己被“英雄崇拜”时的那种随意、那种以一贯之的强人自负，并不是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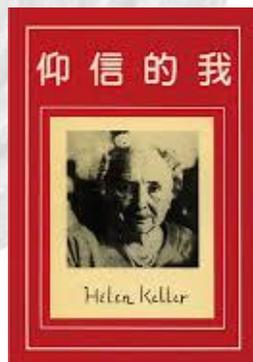
负不好，但这一自负所立的自我认可“英雄崇拜”上的消极的一面、不显见的恶劣一面，也许未被人们所了解，这涉及到许多问题，由于本人受功力限制，所以只在能力范围内，对“英雄崇拜”做一下反思。首先要声明的是，抽取这一样，对一些不大熟悉李敖的人，或许稍显力度不够，但相信对李敖有所了解，不摸李敖一条腿的人，应该能发现我这一抽样，很具有代表性与说服力。在熊十力的《心书》之《忧问》篇中，有这样一段话：英雄者务揣摩时势，鼓舞群情而急功近利者也，常导一世于狂迷——大抵众生因迷惑而有生，英雄如幻师作幻术，圣人相物之宜，去秦去甚而为，于无为则非英雄所知矣。英雄者，社会之不祥物也。英雄不死，斗诈不止。使人人有自知、自立、自由、自重之精神，则无有尸英雄之名也。

“我就是真理”李敖一直相信自己在认知问题上的一贯正确。但在把自己推向这种极端的颠峰之上时，问题也就产生了。李敖一生，基本上有两个特色：一、表达真知；二、表达自我。任何一个思想者，如果穷尽一生心力，可以达到李敖之境，我相信那离“至境”也差不远了。但这里，有没有这样一种矛盾呢，即李敖在“表达自我”的同时，与“表达真知”割裂了；或者说，在“表达自我”的时候，滥用了以往别时在“表达真知”上的知识分子的“特权”——即手握大量知识、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批判能力等。以李敖之

思想成熟，见识深远，在表达真知上，以慧眼求真、惩恶扬善不成问题，但在求真之外、扬善之外，李敖有没有过火呢，或者说，是不是由于“表达自我”而害“表达真知”之意了呢？

如果说李敖以“骂”扬名，通过煽动情绪使自己一步一步的走进人们视野的中心，是为了“表达真知”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流氓式手段，即如李敖所谓的一出道就流氓，那我想这本无可非议，不应过多苛责。李敖成长的历史中，人文环境以不再五四当年，知识分子不被看好，所以选择一种骂人手段，甚至杀人手段以救人心、世道于沦灭，乃整个时代的一种窘局。但在那个时代渐渐远去的时候，李敖改变自己了吗，在2002年接受陈文茜采访的《李敖眼中的小马哥》中，我们再看到李敖言别人对自己“英雄崇拜”一点不惶乱，则不能不深思了。也许李敖在“表达真知”上的确做到了“我就是真理”，但在“表达自我”上，这些英雄式的携真理、个人强势而向社会发言，是否破坏了一些不在表面的、深层的东西呢？在福斯特的书中，我找到了一种截然相反的“不英雄”的论调。

在福斯特的《我的信仰》中，福斯特这样写到：人们尽可能求助于英雄崇拜，但据我看



《我的信仰》

来这凶多吉少。英雄崇拜是愚蠢而危险的。民主政治的附带优点之一恰在于它不鼓励英雄崇拜，不生产伟人这种难以管教的公民。相反，它培育种类众多的小人物——比起伟人来，这是更高级的创造。可惜，某些不能欣赏人生的多样性的人，不能适用自己头脑的人，他们会感到不够味，他们盼望天降英雄好顶礼膜拜于前，盲目追随后。

另外，福斯特发人深省的提到：大英雄站上头，小英雄衬两边。这是颇讨人喜欢的图套。这三位一体能安慰懦夫庸人，使他们一边低头朝拜，一边深受鼓舞，力量倍增。

不论是从熊十力的《心书》中，还是在福斯特的《我的信仰》中，都传递了这样一种思想：英雄要不得，英雄崇拜要不得。社会的健康发展，应摒弃英雄崇拜这种狂迷的社会心理。而应使英雄无名，使人人能尽一己之才。李敖在不宽容的社会里，为了“表达真知”，在“表达自我”上不得已而取法如此。如今其老来隐退，使自己渐渐消失性格巨星光彩于社会，而独留文章于世，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思想者的真成熟。在极权社会里，我们或许无法避免手段上的乏匮，而不得不呼唤、期待一种李敖式的伟大与决绝；但在社会逐步转型进入良性的现代民主轨道上时，则英雄式的人物，或者该识时务的息影了。

读《红色十一》有感有疑(一)

且人

二〇〇三年，李敖站着写完了《红色十一》。剧本出版后，没有引起强烈的关注与评论，是人们对李敖不感兴趣了，还是大家对文学不感兴趣了，还是人们对李敖的文学不感兴趣了，这在笔者看来，是很有意思的一串追问。在看完《红色十一》三遍后，我决定把对这个剧本的全部见解，全力的谈一谈，以下是我准备谈的几个子主题：

- 一、剧中的共产主义
- 二、剧中的共产党
- 三、剧中的别具特色的共产主义者
- 四、剧中的国民党
- 五、剧中的小偷、流氓与商人
- 六、剧中的龙头
- 七、有感有疑

剧中的共产主义：



《红色11》

1、共产主义的正义性是所有主义中成分最高的。

2、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并且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一贯好梦。《礼记》中“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吗？“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吗？但是，把这么伟大的圣人才能做到的境界，施之于匹夫匹妇，可得多下工夫。

3、如今一个世纪下来，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依然逍遥健在，而共产主义亦不得不明暗之间，走资以求繁荣，可见教匹夫匹妇去做圣人，志士仁人实有力不从心之苦。

4、共产党不一样，它虽然有强烈的宗教性，但它接近孟肯所说的“真实的理念”，它有理性的高比例，在观念上、知识程度上，比基督教深多了，基督教的《圣经》怎么比得上共产党《资本论》的真实、细密？

5、事实上，共产主义是人类所能发明出来的道德性最高的主义，在道德层面上，它比任何主义都更完美、更高贵，至于它能否行得通、能否实行得好，是另一层次的问题。

6、它的道德性最高，所以它最仁慈、最人道。

7、共产党所信的主义太崇高了、太完美了，那是圣人境界，但是人间有些事，全靠圣人境界是不够的，还要靠，或者说利用一些“资本主义的走狗”来推波助澜、来共存共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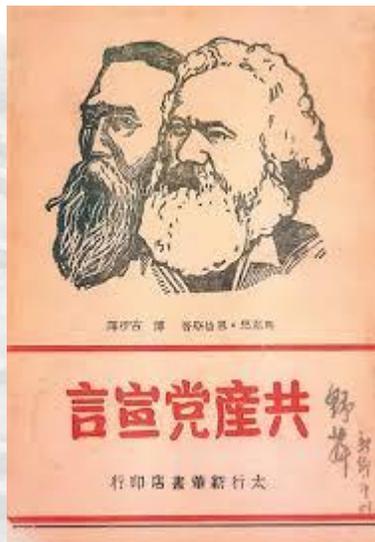
8、实行共产主义，不能完全交给共产党，留一点给反革命，有时更好。

核心结论：相信从资本主义的手段，最后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目的

剧中的共产党：

1、剧中分类言说的共产党

龙头：总结起来，今天这个岛上的所谓共产党，可有好多种，第一种是真共产党，这种真共产党，现在已经缺货了，找不到了、抓不着了；或者，采取一种给足国民党面子的说法，已经枪毙光了。第二种就是你们“成大共产党”，是真共产党，可是是自己封的，像是孙悟空自封“齐天大圣”一样。第三种是被诬陷的假共产党，像处长大人、像华老师、像老黄，多极了。第四种是“财迷共产党”，要领检举奖金反被套住，做了假共产党。第五种是“饭票共产党”，也是假共产党。



《共产党宣言》

2、古典共产党与摩登共产党：

A、古典共产党的特色是赤手空拳起来革命，跟反革命的恶势力对干，前仆后继、之死靡它、坐穿牢底、横尸法场，千万人头落地以后，共产党当家作主了，再经过多少年的磨合期，搞不好又千万人头落地了，最后终于休生养息了，不乱斗了、不盲动了，那时候的共产党，是在大千世界中与资本主义世界既联合又斗争、与第三世界又联合又友好的共产党，可叫它做“圣之时者的共产党”。崇拜孔子的人说，孔子圣之时者，就是他是圣人，但却不是教条主义的圣人，而是与时俱进、与时代俱进、抓住时代又带动时代的圣人。既然圣人才做得好共产党，所以今之圣人就不再是当年革命狂的圣人了，还要革谁的命，革蒋介石吗？革国民党吗？蒋介石已经灰飞烟灭了，国民党已经五点钟下班了，这些反革命的人和党，他们已经像是沉船前的漩涡，“圣之时者的共产党”，绝不把大好青春浪费在他们身上。

B、“圣之时者的共产党”就是“摩登共产党”，他们献身，但是不做烈士；他们拚命，但是不与子偕亡；他们也会马克思一下，但那只是一下，马克思的精神和心愿是好的，方法吗？世界革命也好，世界解放也罢，可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才行，靠十九世纪的一个仙人是不够的。因为资本家也不是十九世纪的了，他们比

马克思眼中的资本家坏多了、复杂多了。过去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总是杀人越货，今后的呢？他们杀人不见血、越货不露白，吃你吐出骨头，可是你只是皮包骨了。最后你像是非洲人，今天资本家无须从非洲运黑奴去剥削了，不是吗？那种老式的剥削方法，早都落伍了，黑人都不要了，谁还要黑奴呢？

3、牢内的“古典共产党”衬托出的“现代共产党”

易卜生自我评估说：“但等他们跟到那一境界的时候，我早就不在那儿了，我又更进一步了。我希望我总是朝前走了。”如今，



亨里克·约翰·易卜生
(1828-1906)

海峡对岸的“现代共产党”总是朝前走了，我们呢？我们关在国民党的牢里做“古典共产党”，和国民党五十公尺以内大眼对小眼。但是，跑五十公尺就心满意足等待奖品和掌声的人，不会理解跑万米的、跑马拉松的心胸与抱负。两者有共同的起点，但却有不同的终点。古希腊爱国者菲迪浦底斯

Pheidippides 在为第一次马拉松跑死时，他生命的终点也正是他理想的终点。超人一等总是孤单的，孤单永不停止，但他“总是朝前

走了”。海峡对岸的“现代共产党”在跑马拉松，但他们不跑死自己，可是我们呢？我们说不定跑了五十公尺就做了烈士。我们以为和希腊选手一样，生命的终点正是理想的终点，错了，成功是检验一切的标准，除了一点以外，我们失败了。

4、补充海峡对岸的“现代共产党”

共产党的主要斗争对象是国民党，但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有更高更远的世界性目标了，国民党已不够格做主要敌人了。

5、三种不同意义下的共产党：

第一共，国际共产党；第二共，中国共产党；第三共，你们“成大共产党”

6、中国共产党创始人：

A、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当年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吧，他是五四时代的代表人物，不过，你别忽略了，他们其实也在摸索中前进，所以矛盾时出

B、以急先锋陈独秀为例，他气壮总胜于理直。他大刀阔斧论古典主义之当废，但却同时盛誉古典主义而不自知他明白宣布“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但却误以为唯物辩证



陈独秀
(1879-1942)

法是科学；他说实验哲学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并希望两者能成为联合战线，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辩证法是达尔文演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实在不是什么科学，但是陈独秀却不知道，他的徒子徒孙也不知道。

C、陈独秀后来带头替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

7、余三共这个具体而微的共产党特点：

A、自己封的。

B、列宁会骂你们这种大学生犯了他所谓的“左倾幼稚病”。

C、就凭我年轻，才是共产党。老油条就不会做共产党了。

D、我们“成大共产党”是真的，真的想要推翻他们，抢他们的政权。

E、我们共产党不搞个人崇拜。

F、仇恨、报复与要痛快、要爽。

G、我们革命还没成功，何必想那么远呢？任何革命成功后，都会有生态平衡的自我调节，那调节过程中会有“昏黑日午”、“下午的黑暗”，又怎样呢？只要在大方向上，我们成功了，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那时活着的，再牺牲吧。

H、你们干的是在这个岛上绝不可能成功的事，你们一定失败，失败在不单是蒋介石在这里布下天罗地网，你们绝无机会，绝无机会而玩火，你们是疯子；还失败在你们高估了你们的敌人。

I、虽然如此不值得、虽然如此不搭调、虽然如此时空错置，但我仍要说，三共，你们是了不起的象徵，青年幸亏有你们，才像个人样。

J、你们的人格是肯定的，行为是否定的。

K、没有归北京中国共产党认可的、批准在案、登记有案的共产党；妙的是，你们登记在案，却是被国民党承认的共产党，而不是共产党承认的共产党。

L、你一生的成就是什么？是两个字，“烈士”

M、真正应该做的你，不是在这个岛上，而是在大陆，那大过这小岛二百六十六倍的大陆，在大陆，去参加那个建设祖国的使命，即使是做个工人也好、做个农人也好、扫个地也好

N、在共产主义与美女之间，你遭遇了选择的问题，你解不开，你被它困住了

O、你的伟大，包含了智慧、机智、仁慈和勇敢。并且，你非常灵活，知道以“量变”快速转化“质变”，你真是优秀的共产党。

P、你这种“成大共产党”，根本就是古典的共产党、博物馆里的共产党，你虽年轻，你落伍了。

Q、余三共真是英雄

剧中的别具特色共产主义者：

1、龙头（后面要分析）

2、毕加索

毕加索曾发表一个声明说：“我已经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员是法国、苏联，和我的祖国西班牙中最勇敢的人。”不过，共产党却批评毕加索，说他只是天真的对西班牙内战时的勇敢的共产党敬佩使然，也天真的对二次大战时



巴勃罗·毕加索
(1881-1973)

法国地下组织的勇敢的共产党敬佩使然，并说毕加索不过是太喜欢革命，他绝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何况他独来独往，也不属于任何组织。

剧中的国民党：

1、史处长与华老师：你处长大人是什么？是国民党被当成的共产党；你华老师是什么？是国民党被打成的共产党

2、今天国民党根本抓不到共产党、真共产党，他们抓的，都是假货

3、这个政府似乎不算最残暴的……这个政府实在是最讨人厌的、最叫人厌恶的、最叫人恶心的、最不要脸的

4、那个国民党，不论当年是革命的，还是墮落成反革命的，它都不见了

5、今天的国民党，八点钟上班是国民党，五点钟下班就不是了，就跟你我一样。你叫他为了单纯信仰去抛头颅洒热血，他才不干呢！乍看起来，这是国民党革命的失败，但从另一角度看，何尝不是它的成功？革命革到头来，大家都不想再革命，甘愿小鼻子小眼做“太平犬”以终老，这种个人价值的觉悟，岂不正是它墮落中的新境界？国民党革命革得最后“善与人同”，革得抛弃了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革得下班后去他妈的国民党

6、蒋介石只不过是个老去的刽子手，他手下的走狗也只不过是群凋零的王朝马汉，他们虽积习不改，但是寻找旧日的挨刀的脖子已经不多了，这也就是他们再也抓不到真的共产党的缘故。而今，你们这些红色的唐吉珂德出现了，真令他们喜出望外，你们提供了最好的缺货已久的真脖子

剧中的小偷与流氓

小偷：

1、小偷哲学，“贼不空手”

2、报复他们有钱，钱怎么来的？钱都是好来的吗？财产为什么他们有，我们没有？

3、我们是下层社会的人，我们不懂大是大非

4、什么犯都成，就是别做共产党，吓死人了。在共产党与杀人犯之间，我也宁愿做杀人犯。

5、“为屎生，为屎死，为屎辛苦为屎忙”；下联是“吃屎亏，上屎当，最后死在屎床上”；横批是“不能没屎”。这就是我的人生观，什么龙头、三共小哥的救国救民，什么王九胆的打家劫舍，都不如我的屎……



范子文

(1917-1996)

流氓：

1、妈的，我们干掉了另一派的

流氓，等于是帮了警察的忙啊！他们怎么可以反倒抓我们？他们整天靠我们养，真他妈的太不够朋友了！我们干掉了另一派流氓，是“为民除害”啊！

2、一旦有了案底，我们永远是靶子。做了流氓，就是终身职。

3、我就是看不起什么学校、看不起什么大学生、看不起什么教授，才退学去做流氓。总觉得做流氓快活多了，可以痛痛快快干你想干的、偷你要偷的、揍你该揍的，虽然揍完了会这样戴脚镣，跟这个黑鬼变成连体婴。

剧中的龙头：

1、思想上的共产党

2、自由主义者在精神上信共产党，在肉体上信资本家。并且相信从资本主义的手段，最后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目的

3、真正的罪名只有一个，那就是挖政府的根

4、跟人们同时而不同代

5、毕加索式的共产党

6、我会满脸铁青，留在历史外面

对于龙头的部分，我只把自认为主要的部分写出来了

读《红色十一》有感有疑（二）

且人

有感有疑：

一、剧中艺术境界的不足：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两派之所由分。然两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人唯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入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



王国维
(1877-1927)

壮也。自然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有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境界说”是王国维美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从提出以来被给予了各种解读。“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论，更是王氏“境界说”的重要一项。

看完《红色十一》，深觉李敖的确妙笔生花，剧本所渲染，所塑造的人间血泪也极为形象与沉痛。然而，在八十天写完的这个剧本之中，虽可以清楚的感受到李敖所宣扬的“人生只该是正义之战”，可剧本的一个不足之处却也跃然纸上，那便是，剧本中，并没有在“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不同状态内游刃有余而有余，虽剧本通篇的文辞不可不谓优美，但“物”在不当之处“皆着我之色彩、小说的非龙头人物“皆着龙头之色彩”，让人感觉作者笔下的有我之境的“一宏壮”何其猖，而由于其“猖”的太过，则“过犹不及”的问题也就出现了，如第三幕《冬至》中，胡牧师的几席长话，就十分让人感觉“哪里还有胡牧师，只有龙头、只有李敖”啦，特别是胡牧师快论龙头与余三共的段落（可不可以让我插句嘴，龙头、三共……………简直就有辱国体，不成人形了）。胡牧师滔滔不绝的，

掷地有声的高论，让人感觉胡牧师整体的个性与形象，通过这一席话，都被剧作者的“有我之境”给消灭、吸收了。

二、剧中论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的有感之处：

在论述共产主义时，李敖对中共最想说的一个见解，一个中共还需要认清的真理性见解，即“实行共产主义，不能完全交给共产党，留一点给反革命，有时更好”。

中共已经修正的，是尊重了资本主义依然逍遥健在的现实，在承认现实的前提下，在务实的前提下，“共产主义亦不得不明暗之间，走资以求繁荣”。但“走资以求繁荣”与“实行共产主义，不能完全交给共产党”的程度相比，不过是小巫



中国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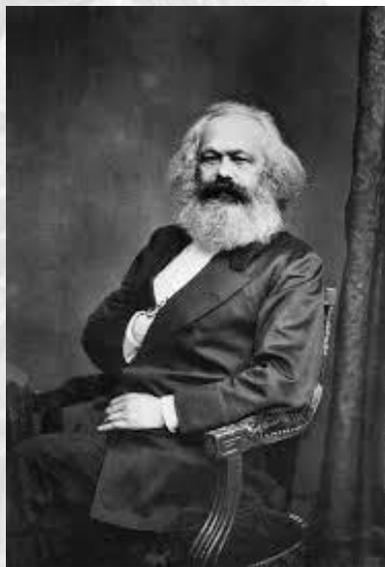
与大巫，读这一部分的最终感想，是中共由改革开放以来，小“执”（巫）已破，大“执”（巫）却未破。

全书向中共进言的最具智慧性的部分，就在于此。

三、剧中论共产主义的存疑之处：

“共产主义是人类所能发明出来的道德性最高的主义，在道德层面上，它比任何主义都更完美、更高贵”——存疑，觉得这是虚无缥缈的论述。

关键不是剧本中论述的正确不正确的问题，关键是李敖是否已经超越这种水平的思考，他超越了，被后来的自己超越了。在《李敖有话说》的节目中，有一集的主要内容，在谈“主义统统靠边站”时，其中有“孙中山所提倡的极左派极右派的主义也好，胡适所谓自由主义也好，乃至马克思这些共产主义也好统统靠边站，对新时代遭遇到世界新的挑战的我们这些都没有意义了。我们要的是个落实的思想、落实的一个制度，所以才说实行宪法反倒最干脆的。我们是新时代的人，我们应该不再需要这些抽象的主义来满足我们自己了，我们觉得那样做太笨了。”



卡尔·马克思
(1818-1883)

在《红色十一》这个剧本之外，李敖神州之旅的过程中，从宣布自己放弃自由主义，换取宪法落实的一刻起，再延伸至神州之旅归来后，李敖在自己的节目中所做的

一些内容，已经进一步把由道德性与正义性的高比例来抽象的相信与赞美共产主义，转移到了要放弃自由主义，换取宪法落实的思路上来，因为所有的主义对于“新时代的人们”来说都没有意义了。

四、剧中最具悲剧意味最精彩的部分

在第三章《冬至》中，龙头和余三共的对话，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通过反复阅读，个人感想是：A、烈士这一行，是永远可为的，余三共一生的成就即在于此；B、然而，余三共即使身为烈士，也是落伍了，如果与海峡对岸的共产党对比；C、“我会满脸铁青，留在历史外面”——龙头这句话，是对自己定位分析时最悲凉的一句，何为“历史外面”，被历史拒绝？被书写历史的人拒绝？被创造历史的人拒绝？还是因为他这样一个独来独往的个人，是无法进入人们可以想象出的序列之内的，他自拥格局！——如果以后的历史，历史中的人们不再欣赏或只能够回味自拥格局的意义，那他，或者龙头，或者李敖，也许真的就留在“历史外面”了，这样一个人在世上曾经走过！当然，那时的人们也许在想起他会发“疯”，如他所期许的。

致李文女士公开信

且人

李文女士：

你好

我也没想到，写给你们李家的第一封信，竟然不是写给李敖，而是写给了你！如果要找个原因的话，大概是，我找啊找啊找，实在找不到李先生的E-MAIL，他“顽固”的拒绝了电脑与网络——不直接靠网络和人们打交道，而你却不。对一个成天上网的人来说，



李敖与李文

李敖的女儿比李敖更让人感觉亲近一些。也许因为这，我把这封信写给你！

我，是FASHION的《李敖研究》上的一个网友，去年看

到你发给 FASHION 的信，知道你作为李敖的女儿，看到 FASHION 和 FASHION 以下的网友们，有这样一群人在虚拟的网络里，关注与支持着李敖，很感动。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原本有些狭隘的认为老外在思维方式与感受方式上，会很不同于我们“土鳖”一派。可是那次从你信中看到的，看到的你的诚意与真情，我觉得：你是理解“教迷”的！这让我们感到很安慰。后来从网上，又陆陆续续的看到有关你的一些新闻，在一边为你叫好一边为你捏汗之余，我觉得有“必要”对你说一些我的看法，因为这些看法总还有些“建设性”，所以才有“必要”：)

从李先生的著作了解到，李文现在的年龄，有四十了。四十了由外面回归祖国，我觉得，您是在寻找一片更合适你发展，更适合你前景的土壤。您很精明，也很讲究生活。在国内几个月运用媒体力量和您的身份条件，已经名声在外了。下一步您要怎样，我挺关注。从媒体方面透漏出的信息，您打算开一家高品质的书店，卖包括李敖作品在内的一些高品位的书；还打算开一家礼仪学校，打算从日常的细节做起改进国人粗俗的一面。您对未来的宏观设计，都不错。但我觉得，有好的、精巧的构思与创意，并不难。而如何进一步的深入中国的国情，如何能把计划良好的运作起来，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在国内成名，有鲜明的个性，并能透过个性力量启动媒体资源，这样就可以，如您成为“投诉女皇”。但在成名之外，要成就事业，单纯依赖个性力量与知名度，我觉得远远不够。您从小生存在一个异于大陆的环境之中，大陆对您来说，更多的是陌生，是差异，这对您就构成了挑战。如果您只有二十多岁，只有三十出头，那种陌生与挑战，大可以以青春为本钱去面对。但是，您四十了，四十这个年龄，是使女人尴尬的。您在这个尴尬的年龄段上回归祖国，在这个年龄上燃起了做一番事业的抱负，其中的吃力、挫折、麻烦，如果都一股脑的压在您身上，我真担心您吃不消！吃不消却不得不吃，不得不做，我希望您能听一下我的建议：何不请 FASHION 做您贴身的助手呢？下边我谈一下 FASHION 所具有的，别人所不具有的独特条件：

FASHION 从学生时代，就对李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阅历的增深，他一方面把这种兴趣，用在了网络之中，做《李敖研究，研究李敖》网站来发光发热；一方面，这种兴趣，也一步步进行着深刻的质变，对李敖先生，他由灵魂、由思想深处产生了一种人格与知识的认同。给您讲一个例子，华语影坛的张国荣死后不久，李敖先生曾说：他死于爱滋病！这一句话，引怒了许多张国荣的忠实 FANS，从网上的四面八方，涌出了许多“荣迷”。

这一庞大的群体，他们在研究李敖的论坛上，在不是专业性的李敖论坛上，闹了两周左右，在网上论坛的帖子中，骂、骂、骂、骂、骂李敖、李敖全家不休不止。“荣迷”是不理性的、情绪化的，FASHION 做为敖迷里的“大哥”级人物，在网上苦口婆心、嬉笑怒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连哄带骗的，终于把这些人送走了，同时送走的，还有另一个研究李敖的论坛——被荣迷里的网络黑客黑掉了！

FASHION 现在正年轻，正是有精力有干劲想冲一番的时候。但是，他没有您那样的优势，可以一生下来，就是李敖的女儿。没有这些优势，使他在单位里面，即使再努力，也没有多大的局面可创造、可经营、可憧憬。所以我建议您，何不找 FASHION 这样一个年轻人，在您身边为您的事业排忧解难，助您的事业井井有条呢？

FASHION 对李敖先生的宗教徒般的情怀，绝对是您事业上的可靠伙伴。李敖先生是精明的、是狮子与狐狸的结合，所以他不怕其他的合作伙伴来拆他的台，如萧孟能；而您，与李先生相比，自然有能力上的差距，为什么不找一个可靠的人，来帮助您呢？！

且 FASHION 对李敖先生、对李敖作品比较熟悉，做与李敖有关的书店工作，会激发他最大的兴趣与热情；还有呢，FASHION 又做过老师，又有给学生授课的经验。日后您开书店，他有这方面的长处可以帮您做成李敖+李文的品牌书店，可以帮您打造书店的核心竞

争力并操作书店的经营模态；日后您开学校，他又可以凭借自己“当过老师”的经验，来补充并配合您的短处与长处。作为一个经常看李教书的人，做为一个身份仅仅是 FASHION 的网友，我站在朋友“道义”的立场，没有办法不把 FASHION 举荐给您，除了他，我想不出那种人更合适您，去开展合适您方向的事业。

我总觉得，FASHION 做《李教研究、研究李教》的网站这么多年，如果只是让他始终处于一个虚拟态的、公益性的程度之中，那 FASHION “义务”布李教道这么多年，应该是时候李家人回报《李教研究，研究李教》一些什么了！当然，以 FASHION 的个性与道德操守，他不求回报、他死心塌地！您回到国内，拥有这么强的资本与优势条件。如果您有眼光，有“伯乐”的敏锐，您应该发觉、应该主动把 FASHION 拉到您的身边，在给他一个机会的同时给自己一个机会。这封信我以公开信的形式发在网上，透过这种形式上的压力，我只想通过您证明一点：如果我说的对，您会不会积极的考虑？如果不够对，那您又会选择怎样的方式回报、又会以怎样的心态才能勇敢的面对 FASHION 对李家的维护与奉献呢！

祝：生活开心

一个网友

04 年 3 月 10 日

给李文博士的一封信

且人

您好，继之前的《给李文女士一封信》后，《给李文博士的一封信》又来了。这封信，只是想写一点您可能拥有的机会，并希望您能参考一下我的意见。

一、中国的电影界很不幸，一统天下票房，干扰“人民群众”视野的国产影片，是张艺谋、冯小刚等人的作品。他们的电影看来看去，总觉得在主题的开发、意义的挖掘上，有太多的不上道。

二、我觉得，您有机会整合一下由李敖而起的“影视资源”：在李敖的盛名下，影视、娱乐界的许多人都买帐的。比如我看李敖的节目得知，去拜李敖码头的人，象王菲、莫文蔚、徐克，还有大名鼎鼎的吴光远——这些大牌手里，每个人都掌握着相当成熟的“影视关系”。



李文

三、我觉得，您可以利用这个很丰富的潜在资源，去拍一部“李文来北京之后”的影片。因为您所代表的新奇、讲究、好讼、西方种种，用电影的手法来包装形成一种传播、一种特色，应该是大有可为的。

四、国内的电影界，有所谓的“第几代导演”之说。然而很不幸，下一代与上一代相比，在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里，并没有玩出多大的水准。用李敖的“悬崖理论”来解释，是这样的：并不是新锐的电影导演们都死气沉沉，而是他们在创作一部电影的时候，一想到拍的太个性、太出位，就极有可能“送审”的时候被卡住——这种情形就象人走到悬崖边，会不自觉的后退几步，以测安全一样。不能随心所欲的创作，这些导演们应该都很压抑、郁闷吧。

五、香港的电影业比较成熟，发展的环境也很良好。您如果能把来北京之后中的遭遇，可喜的与不幸的遭遇形成剧本，去香港找到合适的制片人，投资拍摄一部有强烈自传意味的电影，应该很有意义。

六、真能成功的话，我觉得起码的意义有：一、给董文华难看；二、给董文华的后台难看；三、借助电影的手法来塑造您的形象，提高知名度；四、给年轻人以“机会教育”；五、冲击国内的电影市场，以鲜明的女强人、女勇士形象示范和身教。六、使已成的电

影作品脸面无光。七、让被意识形态压抑的导演们更勇于尝试、向悬崖更进一步。

七、记得朱光潜先生在《诗论》里有过一段话，大意是说：古人们由于时代风尚所至，写诗辞附庸风雅，而现代人们的阅读习惯



朱光潜
(1897-1986)

在逐渐改，所以人人都爱写小说了。朱光潜如是说的时候，是在抗战时期的四十年代。如今，半个多世纪又过去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改变更大了。我觉得您只是通过偶尔上上电视、出一本两本的书，只在这个圈子里打转，很难抓住年轻人，也很难造成强势的风潮来完成一个新时代的教育者的教化使命。

八、年轻人在信仰层面虚空以后，许多“偶像”类的东西应运而生，所以可以考虑和年轻人影视当红的“偶像”合作。您如果有意通过电影方面的运作来突出您的不拘一格，不以写书出书为死套。我想李文会更值得我们拍手了。透过电影来传递出《我和李敖一起骂》的辛酸与快意，那种视象、声光的感染力，是您避中文表述能力不强之短，扬教育者理念之强的有力武器。

九、李敖《上下古今谈》之《从〈秀燻信箱〉到〈上下古今谈〉》中，有一段很动人的表述：在目前的世界趋势里，真正能“唤起民众”的人，大部分都是学者和思想家以外的人物，这些人出面来鼓吹学者和思想家的意见，所收的效果，要在比例上大得多。马龙白兰度出面主张废止死刑、查尔赫斯出面主张黑白平等、法兰克辛纳屈出面关切总统选举……这些举动，都容易引起天下风从的效果，都比什么专家学者的呼吁来得灵。

狂想李敖一部曲

且人

我写过几篇论述李敖的文字，内容上多以批判性为主，但自知浅薄，心有所愧也。我的基本初衷，其实很单纯，就是想做一个李敖笔下的霍姆兹型的人物。我看李敖的书不少，受其人格感召最大，文章方面虽一度受其风格影响很深，但无奈自己在看李敖书之前，已形成自己的风格，所以写的，自然不能攀附上李敖所说的那种：最好的文章只有一种写法。这一次不想写难为自己的东西，几天来是放纵自己了，读书一点心情也没有，只是在醉生梦死、过年慌年，反省之余，心里一狠，从明天开始，恢复我苦行僧的生活，为了不留一个尾巴，我把早就酝酿于胸中一点有关李敖的狂想，信笔写下：

我希望李敖在有生之年，能在写完他余生所要完成的那几部书后，到大陆来一趟。来干什么？我希望他在祖国的每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里，找一所差不多的大学，做上一次演讲。我希望，真切的希望这个梦想能够实现。虽然李敖的观念里，有“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的死结，但我想叫他把死结剪开，来大陆潇洒走一回、不怕老与病的走一回。大陆一个学人——钱理群的文集中，提到了

“精神界战士”的学说，但他寻找了半天，研究了半天，所选的几个人物，显然是纯度不够的，从鲁迅以将，到现在的摩罗、余杰，但这几个人，真的能代表中国那种孤傲与决绝的书生形象吗？李敖自己，曾写过批评鲁迅的一篇文章，说鲁迅在面对与背对周扬时，是怎样内心的交战、怎样的矛盾、怎样的彷徨——而这些，直接导出了鲁迅未能如李敖那样的独来独往，不计生死，直白的表达自我与真知。

大陆台湾，本是一家人，大家和睦相处，是两岸人民最希望的局面。由于早年蒋氏军阀的溃败，被逼上孤岛，靠着老美的撑腰，几十年就这么



周扬
(1907-1989)

“僵”下来了。在台湾的知识分子谱系里边，胡适、雷震、殷海光、李敖等人，我觉得是最值得称道的一群。这些人中，一个接着一个的被排挤、被摧残、被打压，如今凋零的只剩李敖一个怪物了。他一人嘯傲江湖几十年了，如今老了，却又患上了忧国忧民的忧郁症——其风骨之超群，令人肃然起敬。我想说的是，精神界战士在中国的国土上，是非常需要的。大陆这边的国土上，还滋养着一些中世纪的垃圾与脏货——人们观念上的混淆不清、是非上的无是无非、

性格上的乡愿与孱头，需要一场大风暴，一场由知识分子发起的批判之风，渗入人民的头脑深处，为时代开一新风气、新气象。而这些狂想，需要一种力量聚集与爆发——从而点燃这一风气之导线——力量不能脱离一位伟大的人和一件伟大的事，我觉得最有这种力量，最有这种资格，最有这种引力的，是李敖。与大陆遥遥相望，这使知李敖者，由于时空上的割裂，产生一种英雄式的认可与期许——这种期许，或者不一定如我一样的形之于文字，呼吁李敖来大陆走一趟，但表现在、也反映在人们心灵上的，是希望中国大陆，



周树人

(1881-1936)

能出几个“为民请命”的、“宁鸣而死”的、批判再批判的思想巨人，来“明目张胆”的踢倒一些侏儒，说几句真话，打出一种风气。余杰出道，开始很有样，但现在是一本书比一本书“滥”了，人们看不到他笔下的理想，只能闻到他身上的商业气味了；摩罗的书，写的水平很稳定，但耻辱者的忏悔及其文字秀，不能带来一种“杀人手段救人心”的暴力突破，结果只能以“良心书生”的局面，

在几个爱看书的人那里引起一番共鸣；鲁迅更不用说了，死了

这么多年了，上个世纪的人物，虽被人一再怀念为精神不死、民族脊梁，但好词用在学术之中，被用惯了、用滥了，人们还怎么把鲁迅精神起死回生呢——先不说鲁迅到底够不够那么伟大，就算如人们所想的那么伟大，谁又能为鲁迅招魂呢——我看是招不回来了——有人说鲁迅是民族之魂，我不赞同这个说法，因为鲁迅的魂是招不回来的，那样的话，中国岂不是“没有灵魂”了——这又是国民性的老问题吗？

李敖是最合适的人，从他的过去、年纪、声望、个性、胆魄上考虑，实在找不出第二个能为中国造势的人。李敖年轻时，曾用大手笔在台湾引发一场中西论战；如今李敖老了，换了别人，或许是时候休息了——但李敖不属于别人，李敖只属于李敖——李敖该如李敖所谓的，“老而弥坚”一下，“发少年狂”一下。我的这些狂想，对李敖也许是一件难事，但李敖以文章留世之外，若还身有余力，心有余力，何不走出台湾一岛之丸，回到祖国、回到母亲的怀抱，再兴风作浪一番呢？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知天下人——这对一流的知识分子来说，或许不是难事，李敖也一贯相信这个；但要天下人知你、知你更多、更好、更全面，似乎有赖于这一步呢——迈一步，海阔天空！！

米歇尔·福柯与李敖

且人

前段时间读福柯的著作，有的部分懂，有的部分不懂。其中我懂的部分，很受启发。这些启发用在“研究李敖”上，觉得很有用，所以我把自己的心得与觉悟写出来，来拨乱反正、以正视听一番，让人们在“争议”李敖上，能有进步一些的批评与肯定。

一、深解“局部化”批判：

人们评论李敖的时候，有这样一些，说李敖著作的不足之处：作品多则多矣，但明显的缺乏或者回避构建系统（整体）的思想体系。我觉得这是很不开化的一种心态与认识，为什么大师非要写出“思想体系”来呢？为什么非要去构筑体系呢？在福柯的《必须保卫社会》里，我受到了一些启发。福柯这本书，是其为学生讲课时文本整理而成，时间从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至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七日。在由钱翰翻译的这本书之第五页，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

“近 10 年或者 15 年出现了某些东西、制度、实践以及话语的巨大增长的可批判性；出现了一种基础的普遍易碎性，甚至也许特别是那些最熟悉的、最坚固的和离我们、我们的肉体、离我们每天

的行动最近的。但同时这种易碎性和这种不连贯的个别和局部批判的令人惊奇的有效性在这些事实中暴露出一些东西，它们是最初没有预见到的……”

福柯在这里，点出了一种“巨大增长的可批判性”的趋势，这种趋势的开始，是距离一九七六年有10年或15年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种“可批判性”趋势，是以局部批判的文化形态出现的。



米歇尔·福柯
(1926-1984)

福柯又写到：

“话语的整体理论被悬置起来，它无论如何也要被切开，左右拉扯；撕得粉碎，改变方向和地点，被漫画画，被游戏，被戏剧化等等。总之，这些主题在理论整体中的复兴实际上导致刹车”

福柯在这里，指出了局部化批判的这一种文化形态，使得整体理论受到挑战，为理论整体制造挑战与建构时的阻力。

福柯又写到：

“因此，如果你们同意，这15年发生的事情的首要特征就是：批判的局部化特征。我相信这并非迟钝、幼稚或愚蠢的经验主义，

更不是指死气沉沉的这种主义和机会主义，可以被任何理论工作进行渗透，更不是指有些自愿的禁欲主义，使自己尽可能在理论上干瘪。我相信，局部化批判的这个最主要的特点实际上指出一种自治的理论生产，而不是集中化的，也就是说它不需要统一体制的认可来建立它的有效性。”

这里，福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合适的角度来回应那些对李敖的批评。不要再说什么“系统（整体）的思想体系”了吧。作为一个博学的“非唯”主义者，李敖正是以自己的博学，进行着局部化的批判，去瓦解——如瓦解传统——如中西文化论战；去漫画——如漫画政客——如蒋氏几代人。

福柯在这里，紧接着讲授了“屈从的知识”的回归。他这样写到：

“我感到两种东西。一方面，我想总体上指出一些历史内容，这些历史内容曾在功能的一致性或在系统化之中被掩盖和化装……（略）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只有历史内容才能重新发现由对抗和斗争造成的社会阶层的区分，而功能规划或系统组织的目标恰恰在于掩饰这种区分。因此，“屈从的知识”是些历史知识垒成的堆块，它们在功能整体和系统整体之中存在并被掩饰着，批判可以通过一些博学的工具使它们重新显现。”

福柯——大师就是大师啊！问题分析的这么清晰！李敖以其对史书、对传统、对政治科学造诣的深厚。深挖过去的“历史内容”，用新知来批判和从新解释古典，加以创意。使被屈服于系统化与整体性的“历史内容”再次回归于李敖理论自治的手笔下。如果人们以学人是否构筑某一种思想体系来做文化成就上的否定与肯定，那



李敖
(1935-2018)

我觉得，这种误会、这种曲解，是时候该醒悟了。我觉得，人为处理一定的知识，把知识纳入“思想体系”之中，那同时也在暗示着，这种处理，是对知识的一种功能性与奴性的使用。正因为你构筑“思想

体系”，你想证明自己体系的正确与科学，所以我要批判！正如“你”把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构筑成体系，想证明自己的正确与科学，所以“我”要批判——因为“你”在人为构筑体系的时候，为了目标、为了构筑，把知识功能性的奴役使用，所以“我”要批判！——这种局部化批判的文化形态，就在这种伟大意义上定位。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有道德勇气，能做到伟大的人格典型；有知识高度，能以“理论自治”的文化形态游刃有余于复杂的知识之中，这样的知识分子，还不是“高山弥止”的吗？

二、李敖远离了我们？

前段时间在网上，兴奋的观看了李敖与高雄市长的辩论。在辩论完毕，电台上两位被邀请的嘉宾做分析评论时，有一位叫罗志明的先生，在评论李敖时，开口说到：由于李敖活在过去时代……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真感觉这种人玩口舌之巧，十分卑鄙与缺德。在网上，有一篇名为《遥远的绝响——李敖》的文章，在最后，也与罗相仿的口吻说到：

“虽然与李敖还是同个世代的人，但总觉得他已经不在这个时代，他已经过去了，他的历程、他的伟大、他的丰富，都只让我更有异代遥怜之悲，在沧桑与怜悲之间，却又含有更多点的钦佩、羡慕与向往，无可否认，李敖曾经「既开风气又为师」，可是那已经过去了，他曾开风气於先，但不能再为师於後，也不再引领风骚，潮流也带不动他了，不是他不行，而是潮流不一样了。

後顾茫茫，不知何以结局，李敖，会是遥远的绝响吗？”

这篇网友的文章，在涉及对李敖著作的评论上，写到：

“他常对敌人说要「一体清算」、或是「理来情不存」，可是、可是...不是说他骂人的方式的不对，而是他骂人的「范围」永远是那么窄，不是那么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逻辑思辨的能力实在不怎么样，很难让人心服，不管是他的对手还是读者，他的文章读多了，还真有「革过了又革了」的感觉。杨照说的对，他看不到人类灵魂的深处，那是文学的境界，可是他没有，他和胡适一样，缺乏了解与感受，再加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也非其所长（虽然他一定不会承认），所以他的思想只能停留在做人的道理和知识份子的风骨，接触不到认识论或是方法论的层面，有时想想，他的思想与批评除了气势与潇洒之外，到底还剩下多少纯粹的理论价值？（他的史学方法除了考据学之外，对於西方学术是否有过深度的了解？）而在指出人生重大的道路上，他也没有新见与创意，自由主义的理论架构，真正的认知与内涵又有多少？至於他的政论，美其名是为中国找最後的解决，但和胡适的「五鬼」之说一样，都是只有边际没有核心的讨论。”

这里我先就文化评论谈一些：

一、既然是批评李敖，那么李敖存在的“逻辑思辨能力实在不怎么样”的地方，作者不举例说明，实在同样的“很难让人心服”，让李敖更难“心服”

二、杨照此人，学问非常不扎实，从李敖对他的文章〈读〈快意恩仇录〉〉的教训、从他误以为哈耶克是保守主义者这些，都可以看出此人的“水平有限”。

三、作者不能做明白而肯定的批判，只能以“他不一定承认”、“是否有过深的了解”这类此语勉强为文，实在难以成其立论与批判。

四、而且这样的文字，有明显矛盾之处，比如上面说李敖“和胡适的五鬼一样”，和胡适的政论水平相近，但是在同一篇文章后面，又出来“其实他比「五四的儿子」殷海光还殷海光、比後期的胡适还五四”的话语，这样前后的矛盾冲突如此剧烈，又算什么呢！

这些其实都不是重要的，我重点想谈一谈，究竟李敖先生是否成为了“遥远的绝响”、是否成为了“过去时代的人”？这里，我继续由福柯的《必须保卫社会》谈起，在这本书的第173页，福柯有这样一段论述：

“大学通过事实上的垄断和权利来扮演挑选的角色，这使得不是诞生和形成于这个大致由大学和官方机构构成的制度领域里的知识，不在这个相对浮动的限制之内的知识，在这以外诞生的处于原始状态的知识，一开始就自动地或者被排斥或者先验地被贬低。业余学者消失了：这是18和19世纪的著名事件。”

这句话很受启发，这里福柯点出了知识被垄断后的情形，这一情形的形成，为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制造了严重的治学困境。甚至是：业余学者消失了。但是，李敖仍以其强势的性格、圆滑的机巧、高明的智慧、卓越的学识来继续扮演体制外的“异端”。福柯此言可谓定论，但是李敖偏偏就做了例外！与“不世出”的人物同处一世，对他，我们有的是不解，是差异，是神秘，这些造就了我们对李敖生存状态与生存理念的陌生与隔膜。不是李敖“不再属于这个时代”，而是这个时代的我们、你们、他们，无法持之以恒，无法把自己磨砺成同样的“怪物”——这是时代的悲剧，更是这个时代里人们的悲剧！

另外，作者在最后，对李敖，他又写到：“却又含有更多点的钦佩、羡慕与向往”。如果李敖身上，有那么多区别于常人、高于常人之处，可以让作者去表达这等心仪之情。那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里是不是要遭遇一种拷问呢：是要选择李敖式的超脱——因为我钦佩；还是要选择潮流——因为它是潮流呢？这种心态，值得再深入研究一下。有机会，会把李敖和哈维尔比上一比，谈一谈两人对后极权世界的人们生存状态的拷问与启发。这里，只是点到为止，只是想表达一下：不是李敖不属于这个时代，而是我们常人跟不上李敖的脚步，所以李敖那一声，才成为你、我、他的“绝响”！

不安与共鸣

且人

终于买到了！

殷海光的《中国文化展望》。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殷海光在写这本书《序言》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想的：是从没想过这本书会在他所批判的世界出版，还是没想到书成之后的三十七年才会在“我们”的世界出版。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殷海光的《中国文化展望》由上海三联出版发行了，前后这么长的时间，如果他地下有知的话，他会有怎样的感觉？我不敢推测，因为我没有殷海光的境界，没有他刚烈的气质，还没有他找死、死、死的勇气——李敖对他的定论：哲学家不能得胃癌死掉的，恰如神父不可以得梅毒死掉，哲学家要快乐的为坚

《中国文化的展望》 持的良知战斗才对。北京的友谊出版社对待李敖，比起上海的三联出版社对待殷海光，要优待许多。起码友

谊接受了李敖细心的要求，在他文内该删的部分，注明“编者略多少多少字”；而我手上的这一本殷海光，却整篇的被删掉，象这本学术著作的一个高潮章节，《大江东流挡不住》被存目对待，“大江东流”毕竟还是可以被“挡”住的。

罗素在《我的哲学发展》第五章《叛入多元论》中，写到：“……我现在不再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扰了，这些问题之所由起，是因为相信，一个字是指什么，一定就有它所指的某种东西。我在一九〇五年所创获的‘描述学说’表明了这项错误……”——大概只有具备罗



伯特兰·罗素
(1872-1970)

素这样的智慧、这种水平的透视，我们才可以理解，原来目录中所有的，并不“一定有它所指的某种东西”。殷海光生前很推崇罗素，受其影响颇深，在大陆读殷海光著作，请先领教罗素的智慧。《中国文化展望》第五

章《中国社会文化的激变》之第四节《代间紧张与冲突》中，有一段话很有味道：“……李敖发表了《老年人和棒子》这篇文章。就我所感觉到的，李敖的文章最富于冲激作用的要算这一篇。这一篇

文章广泛的引起上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安，也普遍地引起下一代知识分子的共鸣。由此足见李敖所提出的问题确实存在于这个社会，而且也存在于大家的潜意识层……”我的这篇文章，以《不安与共鸣》为题，灵感来源于此，所以写李敖之前，先写一下李敖的老师表示谢谢。

李敖让谁不安了？从白色恐怖时代到绿色恐怖时代，从暴君时代到暴民时代，每一种时代里都有因李敖而不安的人们。官人感觉不安，学阀感觉不安；李敖的敌人感觉不安，李敖的朋友感觉不安；李敖的老师感觉不安，李敖的同学感觉不安；李敖的女人感觉不安，李敖的家人感觉不安；李敖的读者感觉不安，李敖的观众感觉不安……即使是李敖自己，他也曾感觉不安——在白色恐怖时代，他反抗，始终如一的反抗，他对自己的解释，是内心感觉害怕，但还是要反抗，这就是勇气！我想开玩笑的说，这些因李敖而不安的各种各样的人们，上述所列排名不分先后；我想再开玩笑的说，如果要用16开的白纸密密麻麻的记录所有因李敖而不安的人们，是否会成为李敖大全集那样的等身著作。

应该说，李敖很擅长叫别人不安。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说他在立法院行使质询权，非常有技巧有力量拷问国防部的一些官员的时候，不给官员回答的时间，他相信自己的强辩，有一种直指

人心的力量，可以使这些官员产生“天人交战”的内在功效。官员们面对他，会在良心上产生共鸣，会因为这种共鸣而不安。李敖面对期待他的人，说不要把他看作二百二十五分之一，他会把自己的力量以你想不到的方式放大。但是，当我看到大师声嘶力竭的对那些麻木的官员们一遍一遍敲打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的酸楚了。有一位台湾的网友，感觉很不安，说要“把李敖还给文学”，他更期待李敖能利用余生，做一些永恒性的、世界性的文字工作，不要和一群混蛋扯在一起。

但李敖仍然选择把自己推上了悲剧性的道路。我承认，李敖是绝顶聪明的人，会运用智慧施展出“以你的规则出你的洋相”，会通过自己的言论强烈的唤醒一些人的良知。可是，“善意与力量的结合”，也许只能在一种绝对的国民公敌式的个人身上才能实现。体制内的、党团内的个人即使有良知良德，个别人会叛变，会在体制内实现自我的解放，完全以良知良德为指归，但“规模改变”、“队伍改变”的局面，可能会出现吗？如果不能，你一个立法委员的力量，真的能在搅局之外，引导给台湾正确的路线，并使台湾选择你所指导的路线吗？也许李敖本人也在迷惑，他老年人后，拉着别人不要跑，是不是在对自己的宝贵不负责。他有因为自己不能专注于做永恒性的、世界性的工作而不安吗？台湾没有前途了，他却

还自我牺牲着余生的光阴，为一个没有前途的却是他所衷爱的地方戏谑的努力着。李敖一度悲观的对陈文茜说：我们一生都白努力了，因为选择了台湾，我们努力的前提错了。李敖是绝顶聪明的，但却因为台湾的小、因为台湾的边缘化而使他的“英雄用武”，表现的那么“大材小用”、那么不伦不类。

反蒋时代留下记录的李敖，时代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有权威有力量的个人。他就有那么一种力量，会使一个人面对他的时候，立刻表示对李敖是接受还是排斥，不管是接受还是排斥，你都无法忽略他的影响力。李敖曾经写文揭发台湾监狱的黑暗，引发台湾一监狱动乱事件，可见和李敖产生共鸣，会有多大的力量。“他会引发你思想上的革命”。

今天，有人有这样一种意见，说李敖时代真的过去了，他没有战场了，他失去战场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李敖加入台湾的所谓国会，在里边兴



立委李敖

风作浪，这里仍然有一种另类的战场：李敖玩出各种花招、各种手段和国防部、教育部玩，这里蕴涵的意味是：什么是他们争论的正

确结论，象台湾是花大钱军购武器还是不设防，象台湾地图的设计方法之类的事情上，当然真理在李敖一边。他代表一个绝对的国民公敌式的个人，对手则是一个由体制掌控的力量。他试图通过体制内个人的“天人交战”，使他们的良心力量膨胀起来，从而战胜体制所给予他们的压力。只有从这样一个象征的意味来欣赏，我们大概才能看出个中的别具深意。究竟一个正确的个人能改变一个错误的体制多少。当一个小世界被各种体制所掌控的集体性力量争夺，而没有正确的个人发声的时候，怎样才会有草根群众的利益，被保持与保护。

我想，李敖所启发的，是那些沉默的共鸣，制造出人心理上各种不安的力量，要有机会胜利，才不会让一个辛苦经营的世界没有了前途。

且人按：这篇文章中，有个故事犯下的错误，等待有心人来查。

我又归来开放

一剑穿过忧伤

前一段出境出差了一次，回来又忙于个人婚事，许久没有上来和朋友们一聚，真是抱歉。

最近没有时间研究，只关心一下新闻。

1、李敖以书抵税，李敖自称没钱交税，好象装去一车李敖大全集抵税。

2、施寄青老师减肥成功，辣妈复出，原本请好友李敖出席新闻发布会，但后来李敖自称在浴室里滑了一跤，无法出席，但后来经陈文茜披露，李敖是害怕看到穿泳装的施老师，假称摔伤。

3、李敖大哥大（李敖送给陈文茜的狗）被阉割。

4、胡秋原告李敖胜诉，李敖判赔 150 万。

最近发现报道李敖新闻较多的，现在



施寄青

(1947-2015)

竟然集中于黎智英的苹果日报，这张以狗仔闻名的报纸在香港令人吃惊的是由董桥董大才子主理的，记得曾经在陈子善主编的哪本书里看到过《看完董桥读李敖》这篇文章，苹果日报在台湾的主要负责人应该就是被陈文茜痛批的也是J兄所说的陈裕鑫，想问一下J兄，陈裕鑫和那个旧雨鑫知来开讲的前台中县委副书记陈雨鑫不是一个人吧？

最近台湾的花莲选举让泛蓝士气大振，好玩的是花莲县长选举时有一个人和李敖渊源深厚，这个人不是当选的谢深山，也不是乱



谢深山

开竞选支票的“青年才俊”游盈隆，还不是虽败犹荣的吴国栋，而是5个候选人中得票最少的花莲高工退休教师许家琛，如果看过李敖的大学日记，应该还会记得李敖提到过台大同学中一个贴启示征友的妙人，李敖还曾写打油一首开他的玩笑，其中有“一脸贼胡许X琛”之类的句子，原来李敖在日记里几次提到这个台大法律系司法组的老同学就是这次的参选者，许家琛曾经连续参选各类民代十七次，可无一当选，而且得票都在千位数以内，真也是一妙人！

《红色 11》看来声势远远不及上山上山爱，因为大陆还是没有盗版出现，最近街头倒是出了一本傅军宁写的李敖传记，傅随中央电视台去台湾拍摄时见过李敖，后来也通过电话，写作的态度是诚恳的，但内容还是李敖两录的翻版。

讲到傅军宁又想到了另一个大陆记者雪柔，在李敖电子报中有雪柔给李敖的一封信，表述她对李敖的崇敬喜爱之情，后来李敖在真相的《李敖秘密书房》以雪柔作为创意督导，名字更是放在所有名单的第一位，不知道是雪柔后来真的提供了好的建议，还是李敖的一种致意。

附录：花莲县长补选候选人许家琛 学历高有远见

(中央社记者刘嘉泰花莲县二十三日电)花莲县长补选无党籍候选人许家琛从民国六十一年起至今已参选过十一次各式选举，虽然都未当选，但仍乐此不疲每役必与，各方人士可能会怀疑他脑筋不正常，但事实上他不仅学历高，且在二十八年参选立法委员时，即已提出总统和省长直选等深具前瞻性的政见。

退休教师许家琛于六十一年起参选国大代表，至今已参选过两次国代、四次立委、两次监委、县议员、花莲市长等选举，三十年

来自费参选十一次，虽然未曾当选，但仍坚持继续参选，目的则是为了教育选民。

六十多岁的许家琛学历相当高，建中毕业、台大法律系毕业，曾就读政大新闻研究所和政战学校政治研究所，或许有人怀疑他可能脑筋有问题，尤其是今天在公办政见会中，以唱歌代替发言的作法，更令人感到狐疑，但事实上他是一位怪杰，他于六十四年参选



许家琛

花莲立委时所提出的六十项政见，现在回顾起来令人不禁感到确实深具前瞻性，尤其在当时戒严时代敢公然提出这些政见，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

许家琛于六十四年立委选举中提出的政见包括总统任期限制两任、全民选举总统、赦免政治犯、国会全面改选、省民选举省长、军警超出党派、法官禁止入党、统一选举法律、各级选举采公

费竞选、反对一党专政、实施两党政治、废除死刑制度、严禁国款党用、开放报禁、加强新闻自由、官吏登记财产、修改违警罚法、举办失业救济、推行全民保险、广建国民住宅、增加劳工工资、公

布银行呆账、兴建环岛铁路、发展东部观光、东部设立大学、取消统一课本等。

许家琛在二十八年前的时空环境中，即已提出超越时代和当时政治体制的观念，而这些政见在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都已逐步实现，现在回顾许家琛所提出的这些政见，不得不令人感到佩服，而这次县长补选他并未再提出具体政见，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理念在这些年来已经逐步落实，他这次的主张是「中国」。许家琛表示，有人主张「一个中国」、「一国两制」、「一边一国」，这些主张他都反对，因为中国就是中国，不需再画蛇添足多做形容，这次他把县长补选当成是中央选举进行理念之战

上山的李敖

云风公子

○李敖上山

李敖在新书「上山．上山．爱」开卷第一页便写道：清者阅之以成圣；浊者阅之以为淫。

以某方面来说，完成一部作品，并用此作品来区隔读者层次，确是颇为符合李敖风格，就像王安石诗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一样，李敖总是自信满满地以「身在最高层」的口气对读者说：「上山．上山．爱的定位问题，身在最高层的我其实早已了然于胸，这些浮云呀，我并不怕你们的误会造成作品定位的尴尬，总之，各位读者，成圣成淫悉随尊便」。

其实，在这个色情充斥、举手可得的年代，翻开报章杂志，满满一大堆广告，如「0204」（yubar 按：色情电话服务）、「壮阳补肾」、「甜心小蜜桃」等，再不然就去光华商场地下街走一圈，就会发现，真正的色情在哪里、真正的色情是什么，相比之下，李敖的「上山．上山．爱」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见怪而不为怪了。

我强烈的怀疑，任何一位读者—包括李敖自己，是否真会有「以为淫」的心态或可能，在我们一睁开眼就可能接受任何情色或是色情的时代，开电视，可能就是锁码台、或是某节目某名人在大谈性观念性故事；进书局，举手可拿的又是以「色情」为「言情」的黄色小说；压马路，见到的又是一间间的指压油压酒店三温暖，此情此景，在浊之又浊的环境背景之下，是否还为因看了这本书「而淫」、「而浊」，实在不免令人一而再，再而疑。

既然已是「浊者不成，不以为淫」情况，那么，又如何得之清、成之圣呢？

说穿了，还是李敖的思想。

李敖怎么写、写什么，都不脱四个字：
「思想挂帅」。

不得不说，李敖的长处还是在于他的文章，他可以找出很多资料，而这些资料一经他在文章里揭露，带给对手的伤害往往十分强大。然后，就是李敖开始点名痛骂对方虚伪、胆小、无耻，他要他的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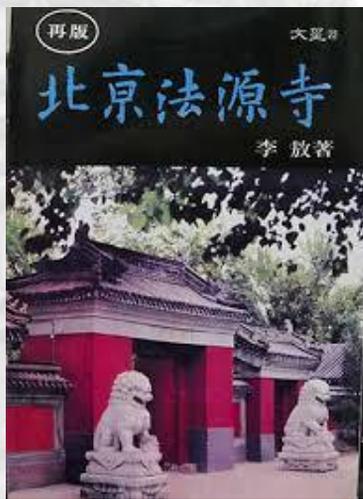


《上山·上山·愛》

在大众面前透明，他不可以容忍他的对手有任何的不诚实、或是一丝一毫的虚假，他善恶分明、他是非绝对、他很少以德报怨、他总

是理来情不在……这样的特质带给他名利，这样的长处让他误以为成名不外乎如此，于是乎，李敖把他的特性通通带进小说里，不管这些特性对文学的影响是加分还是减分，李敖一概打包，因此，不管是他的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或是「黄色其外，红色其中」的上山.上山.爱，就只是李敖崇拜者所称颂「李敖式思想下的连续文章」而已，不是什么结合文学与技巧上的旷世巨作。

也许，李敖受到「北京法源寺」被批评人物性格不彰的影响，于是他在完成这本十七年前的小说时，直接地面对这个问题——不是改变写作的风格，而是干脆减少人际交往，书中三个人物分别是一万劫、叶莱和陈璧君，但真正描写主力只是前二者而已，万劫就是李敖自己，李敖描写自己，是最轻松、容易，也是读者最熟悉不过的了，「要找我佩服的人，我就照镜子」、「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关于这些，难道还有读者会陌生么？而女主角叶莱，李敖一概用他的认定，他心目中的女人的模式，他认为的女人该是什



《北京法源寺》

么样子，叶菜就是什么样子，所以在「上山. 上山. 爱」里，没有人物缺乏性格、特色不鲜明的问题——因为李敖都简化了。

○「上山」后的李敖

在「李敖对话录」里，李敖有如下自白：

凡是还能在社会里混的，都相当复复杂，简单的人一定混不下去，虽然他们头顶上的光环可能是一样，内里其实却不一样，就像浮在海上的冰山，不管这冰山大或小，它浮在海上的只有八分之一，内里的八分之七都在水里，所以，像我这么复杂的人，是不容易让人看到全面的。

没错，这就是李敖的特质，他的企图不只是在人人都看的到那「海上的八分之一」而已。他不容易让人看到全面，却要读者认识被批评者的全面；李敖自己是复杂，但他却要读者去认识很多复杂——包括他的敌人、他的情人、他的朋友；就像「论语·宪问篇」孔子所谓的「以直报怨」一样，李敖一概深信：「直」的曲直是什么、「直」的可贵在哪里，但是古往今来，「直」到底还是没有有一个公定的标准，可是李敖不以为然，他信他的行事就是「直」、他的作为可以是「直」，于是乎就在「快意恩仇录」里，李敖指名道姓骂遍所有人，我们所熟悉的作法就是李敖一件件的点名、一个个的举

证，说那些人如何表里不一、如何对不起他、或是如何对不别人等等。

杨照先生曾把李敖的「理直气壮」建立在三个的条件上，这三个的条件分别是：

一) 是他所处所见的一个充满虚伪充满欺瞒的时代，虚伪与欺瞒可以换取错乱是非下的名或利

二) 是他能够掌握资料证据，来刺破虚伪的汽球，暴露欺瞒背后的不一致。

三) 是他自己必须不曾参与这些虚伪与欺瞒，不曾投身同样的错乱是非换取名利。

李敖为了做到他所谓的「直」，为了做到「刺破虚伪的汽球，暴露欺瞒



杨照

背后的不一致」，最快的方法就是把对方的行为或是作品简单化、局部化，他不关心对方情绪解释的问题，他在意的是对方的行为解释，但是，李敖的认知和了解最多只是一家之言，因为他只是一个人，他的资料搜集的再完整，也不能完全代表对方的一切，包括人

品、包括作品，毕竟，一个人的作品好坏是艺术问题、一个人的人格高低是水准层面，不是政党立场可决定，就拿李敖批评柏杨那般，也不能代表柏杨就真的承认这就叫忘恩负义，也不能代表客观上这就叫忘恩负义，更何况、更何况这些所谓的恩义是不能轻易的用数字量化、规化的。

李敖的情绪是熟的、是动的、文章的说服力是够的、举证的功力也是顶尖的，也因为在这种特性之下，李敖成了始终摊在阳光下的人，因为他看不起偷偷摸摸、因为他厌恶黑暗的不公正，对，这就是李敖，狂狷、叛逆、自说自话、自顾自盼、自己照镜子，「要找我佩服的人，我就照镜子」、「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这不是吹牛—李敖是真的这样自以为是，就如奥斯丁（Jane Austen）在「傲慢与偏见」（Pried and Prejudice）曾有这样的话：

谦虚往往是一种虚枉的作势，甚至是种间接迂回的自夸。

也许李敖深知此点，所以他从不作表面谦虚、从不在人前示弱，可惜的是，他引以为傲的小说「北京法源寺」、「上山．上山．爱」却被人说是艺术成份不够，李敖对此却不以为意，其实，不管是他的杂文、还是他的诗、或是他的小说，一概要表现、一概要突显的，就只是一个—李敖自己而已。

李敖小说的特性与风格在将来会有怎样的评价谁也不能知晓，一如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时并不受到重视、伽力略发明地动学说时受到众口一声的质疑、司马迁的史记不在生前得已发扬一样，我们现在以「艺术成份不够」来非议李敖的小说，尽管这是事实、尽管这是无可置疑的缺陷，但对于小说体式创造了一种风格的李敖和读者来说，或许会是一种创新、一种远见、一种流派、至于这种风格会不会引起后世的回响，就真的不是我们所能看见、所能想象的了。

○片断的李敖？不，片面的是你们

「缺乏系统，片断精彩，全面不足」是对李敖主要的批评，更有人问：「到底，什么才是李敖式的思想？」

「缺乏系统，片断精彩，全面不足」确实是很见血的直击，就在我摇头苦思之际，我看到书架上一系列的古代思想史，豁然开朗，咦？论语难道不是「缺乏系统，片断精彩，全面不足」吗？「孟子式思想」难道是孟子自己提倡的吗？荀子的天论、法后王论，难道说，就是全面、就是有系统的理论了吗？

我想，里头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在对「思想」定义的不同，举例来说，李敖有研究中国人思想的，如「我看老天爷」「论处女膜整型」「中国民族性」等等；有研究别人思想的，如「老董的悲剧」「孔融父母于子无恩论申义」等等；有自己「想法」的，如「大规

迹评论人」「我最向往的一种死法」「为失败而笑」等等，这些「自己的想法」，以李敖来说，这就是李敖的思想、就是李敖生活态度，在个人隐私处，他自己有没有做到我不清楚，但以他表现出来的新闻、事件来说，李敖相当在意自己言行合一的与否，对，这就是李敖的思想，他要「知」也要能「行」，所谓的将生活态度提升到思想，对李敖而言，就是说到能做到而已，只有理论而不能实行的想法当然是空洞的，但当这个理论实行时，就是思想了，对李敖而言，人生态度的提升就是言行相符，这就是李敖精致的上限、细腻的上限—生活态度根本就是李敖的思想。



李贄
(1527-1602)

还有就是很多人非议李敖的地方，是质疑李敖思想有没有系统、有没有体系，但是，这些理论、思想，在提笔人伊始，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不是吗？我们以系统不全批评李敖，但却忘了往后看看我们的历史、看看我们的书，甚至可以很坦白的说，这不是李敖的事，孔子、孟子、李贄、马克思的思想体系都不是他们自己整理出来的，他们在创造「思想」「理论」的同时，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这些见识，

不过就是一种理想型（ideal）而已，后来的系统、体系，其实都是旁人后人整理、发挥的，所以马克思说：「我自己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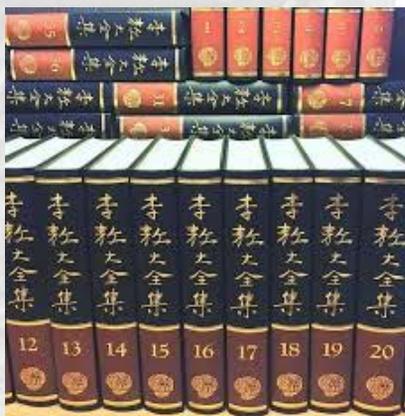
一般而言，我所接触到，关于李敖思想评论和李敖自己的说法就是如此，用这个角度来理解李敖的思想，似乎比较符合。

○结语

「宋史·赵鼎」说：

鼎为文浑然天成，凡高宗处分军国机事，多视其草，有拟奏表疏、杂诗文二百余篇，号得全集，行于世。论中兴贤相，以鼎为称首。

李敖常说，他的思想都在「李敖大全集」里，可是，他的大全集似乎失之过博，不但有研究、小说、杂文、杂诗、日记、书信、其中还包括了思想以外的部份，要看李敖的为文的浑然天成、看李敖论中兴贤相，大全集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如果是研究李敖的思想呢？



《李敖大全集》

用大全集来做李敖思想研究的主轴，似乎失之过繁、也过烦了。（研究的需求当然是广、博、和辨别资料的真伪，不过我的定义是建立在「研究主轴」上）

一生博览群书、著书不懈；一生指名道姓、快意恩仇的他，也许已经快到了结局，史学上，他的著作没有史记的卓然、没有资治通鉴的刻苦，五十年、一百年后，他能留给后人什么？他也许的确该留给后人什么了，他已经六十六岁了，虽然无法依循「二司马」模式得到其般的史学地位，但就像论语、孟子、荀子一样，李敖的思想——那可以流传下去的精华，也许该是做个总结的时候了，孟子说：「虽有智能，不如乘势」，他已经六十六岁了，现在，他的智能，就待「北京法源寺」、「上山. 上山. 爱」来「乘势」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些批评如「艺术成份不够」、「剪刀浆糊味太重」，根本已是无关紧要、等而次之了，毕竟几十年、几百年后研究李敖的学者，会像我们现在研究论语其人行事和人生观一样，他们也会用「北京法源寺」「上山. 上山. 爱」来研究李敖的行事和人类的价值观吧。

他已经六十六岁了，我们还能看他多少年呢？

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起码我们不会有遗憾，因为我们曾经过。

jarvisdd 附言：

今天在个人站的留言版上看到留言：

jarvisdd 兄，刚好你介绍，不然还真投诉无门哩！你认识或者你是那个李教研究的站长吗？网络上靠得不是别的，就是善意的互信。我想，转载文章的基本礼貌是：出处、作者一定要加上，如果能知会一声更棒。（这方面因人因环境因种种因素而异，所以不必强求，不过注明出处、作者是谁千万不能忘）

贵站的「研究李敖」里「上山的李敖」一文，作者不是别人，就是在下，所以麻烦高抬贵手，添一下吧！不过那篇写得很差（当然现在也没多好～），搞了半天不知写什么鬼，昔日之（自以为）芳草，已成今日之萧艾，说穿了，我长大了嘛！呵呵～～

2003-05-17 13:44:19

我特此代为声明，并推荐大家欣赏他的其他作品。

也批李敖——现阶段妄谈“自由主义”

只会亡党亡国！

a_z_0_9

仔细看过了李大师的北大演讲视频，非常钦佩，大师就是大师，把个自由主义演绎得精辟到位。特别是李大师堪称是在中国公开讲坛上第一个说皇帝的确没有穿衣服——中国的社会主义就不是社会主义，只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但是，钦佩归钦佩，批评还是要批评！李大师的理论，我不赞同！

很多很多次的听到李敖说起一个人，此人便是国民党的上将叫做许历农，当年做总政治部主任，干吗？专门查禁李敖的书！据说后来变成李敖的好朋友。李敖手指着他，好笑贫农在清算地主一样，指着他，骂他。后来他在公开场合向李敖道歉，他说我们发现不查禁你李敖这么多书，也不会亡党亡国。

许公差矣！在这点上我倒是和老将意见相同，李敖的书就是该禁！

为何？且听我仔细分解。话说国民党为什么会在台湾再次下台的？（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其在大陆已经下过一次台了）。内因，也就是国民党的腐败、黑金等问题固然是原因，但是最终导致其下台的主要外因却是当年和李敖一起打拼的那帮人，包括陈水扁等组成的民主进步党！他们当年宣扬的是什么呢？自然是“民主”、“进步”。说白了，也就是李老先生这次在北大鼓吹的所谓“自由主义”。也就是说，使得国民党下台的主要外因，便是以李大师为首的这些大师们所宣扬的自由主义。

想起自由主义，我经常都难免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阿Q也曾经很向往自由主义的，“据说加入‘柿油党’（自由党）抵得上一个翰林。”因此

阿Q也很欢快的加入了自由党，为此据说还陪上了性命，也算是个革命烈士。

为什么会说起阿Q老先生，我后面会讲，先将此老先生放下不表。



严顺开饰演阿Q

话说李大师等人最终如其所愿，在台湾将国民党赶下了台，那么台湾的天空是否就一下子变得晴朗了呢？没有！事实是：崇尚“自由主义”的选民们选出了一个更加腐败的政府。国民党在台湾因为吸取了在大陆的教训，直到李敖的本家李登辉老先生上台之前国民党都还算是比较清廉，而上台后的“民主、进步”党呢？短短6、7年时间，完成了台湾国民党50年才走完的腐败之路！变得比国民党更加腐败！“两颗子弹”事件，更是让台湾的“民主、进步、自由”成为世界的笑柄！想当年希特勒也是民选的，但也会有“国会纵火案”。如此的民主、进步……。我真的无话可说！

因此，细究起台湾目前的所谓“民主成果”，台湾目前的乱象，究其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还得拜是我们的李大师所赐！

说白了李大师只是一个文人，文人和政治人物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文人说话不用负责任，而政治人物说话是要负责任的（当然阿扁例外）。因此李大师竞选“总统”时可以说，他准备请张惠妹当副总统，也因此这两天被李大师骂作是不干事的小白脸的小马哥会很委屈的说，谁不干事其实大家自己心里都很清楚。

为什么台湾“民主了，自由了”却会出现比以前更差的乱象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民主，自由”从来就不与公正，廉洁划等号。或者我想大家应该看看李大师的另一个本家，新加坡的李光耀

老先生的回忆录，李光耀大师在他多年的从政经历和观察中，细述了周边亚洲国家在向往所谓的“民主、自由”的路程中的种种遭遇和困窘，对“民主”的本质有着非常精辟的描述。

自由、民主，这个东西看上去很美，但是要实现它，对于国人来说，还是要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现在的国人，非常缺乏的是一种素质上的教育，这种素质上的教育，并不是是说会弹钢琴，会跳舞，会一些特殊的体育活动那么简单，我们目前最缺乏的素质教育，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的互相尊重！首先要尊重别人，才能谈民主，谈自由。否则他们说谈的，只是『自己的』“民主”和“自由”。整个西方的民主的根基，就是建立在这种相互的尊重的基础上的。这是我们的目前的文化所最欠缺的。文革曾经也很自由，而且其实也很民主的，而且是一种近乎于极端的自由和民主，人民可以随便组织起来，想搞一个造反组织就搞一个造反组织，想打倒地方政府就打倒，想揪斗共和国部长都可以，甚至连毛泽东的女儿女婿都可以试着斗一斗，这还不够“民主”？其实国人通过近10年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早该可以看清，如果缺乏人与人的互相尊重，妄谈自由、民主会有怎样一个可悲的下场。

江泽民同志曾经讲过要以德治国的，却遭到网上的一片反对，说全世界都在讲以法治国，我们却来了个历史的大倒退，因此后来

也就不了了之了。大家却不知道，以德治国，其实是西方整个文化



江泽民
(1926-2022)

乃至法律的根基。法律这个东西，从来就不是是万能的。或者看一看历史就知道，秦法之严厉，之细致，可能是中国古代最完善的，其甚至细致到在法律中规定在一亩田中应该洒多少斤种子。另外其在法律中甚至体现了西方现代才有的工业标准化思想。的如此详细的法律，在他们的那个年代，堪称灿烂！但是大秦朝却不过二世而已。反之自汉朝开始的以儒家思想（中心是德治国）为指导，再结

合法律治理的方式最终造就了中华的几千年文明！这便是以德治国的威力！

毕竟，道德教化才是治本，法律惩罚只是治标。有道德的人本身就不容易犯法，没有道德的人或许会慑于法，但是难免还是会冒侥幸心理，铤而走险。

再看西方，也是如此。比如北美前的整个道德乃至法律的根基，是以信仰上帝的基督，天主教等（我这里统称“拜上帝会”）的宗

教的道德为根基。在这个道德体系下，其建立了他们的法律，开始了他们的以法治国。我们在讨论他们的以法治国之时，万万不能忘掉他们的道德根基。简单比较一下我们与西方道德的差别。他们信仰上帝，上帝说，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因此要赎罪。而我们说，人之初，性本善。一个说，人生来是恶的，因此要多做好事，来赎罪；一个说，人生来是善良的，后来变坏是因为社会的原因，家庭的原因，反正是外因，不是自己的内因。人生来到底是善还是恶我也说不太清楚，反正我知道，一个小孩，如果没有大人纠正的话，在没有任何人教他的情况下，可以做出很多很残忍的事情，比如很残忍的杀死一只比他弱小得多的小鸟，或者欺负别的小孩等等。

正是有这种赎罪的心态，西方的慈善机构才会远比国人的多，在同等情况下所获得的金额也远比国人的高。相比之下，捐款后的心态也是大不相同的，西方人报的是赎罪的心态，而我们更多的是一种施恩的态度。

似乎走题了，聊李大师的自由主义怎么聊到文化和国民素质上了？其实没有走题。因为我最终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就是：在国人的整体素质没有提高之前，妄谈所谓自由主义，只会亡党亡国！

我目前在北美生活，也比较了一些中国和西方的一些的文化上的差别。总体上觉得，西方人都比较“傻”，中国人都比较多“聪

明”。但是，西方人就算在这种“傻”当中，透出了他们的大智慧，相形之下，我们文化中很多所谓的聪明只能是一种小聪明。

举个例子：比如在北美开车，北美有不少所谓的 High Way 其实只有两个车道，但是在这种单向只有一个车道的路上，而且有红绿灯的路上，高流量的车子经常可以以 50 公里的速度飞奔。为何？因为就像是这样的中国人，在这里，过十字路口时也会象西人一样，就算是深更半夜，在一个无车无人的十字路口，也会老老实实的按下人行道的按钮，老老实实的等允许行人通过的白灯点亮后才老老实实的通过。在从前的我看来，这简直迂得有点傻了。但是，现在，我很佩服他们的“傻”。或者看看动物世界，比如兵蚁，兵蚁在行军时通常都有百万之众！而且是双向在一个很窄的通道中带着食物来回穿梭，如果是百万个人，早乱套了，而兵蚁就可以运行得井井有条，而且非常高效。为什么，因为他们都严格遵守一些非常简单的规则，说白了，就是它们都很傻，不会耍个人的小聪明。这便是“傻”的威力。

因此，虽然在北美呆的时间还不长，但是也被他们的这种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及道德造成影响所感慨。这种文化和氛围的影响之强烈，是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的。我想这大概也是孟子的母亲之所以要三迁择邻的原因罢。

每次想起自由主义，我都会不由自主的想起我们自由主义的先驱——阿 Q 先生，以及记录阿 Q 先生生平的鲁迅先生当年的心情。历史已经翻过了很多年，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国人的心态，其实离阿 Q 先生并不远，我真诚的希望，阿 Q 的年代，能够迅速离我们远去。这需要国人，教育，政府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到那时，我们不妨大谈自由主义。

李敖曾经成功的用他的散漫的“自由主义”颠覆了国民党的政权，我不希望下一个受害者是共产党。我还是希望中国能够继续走目前的这种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中国的政治改革之路，我宁可 he 走得慢些，也不要象前苏联那样，走入歧途，这对所有国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文人李大师可以不用为此负责，但这是一个负责的政治家所必须保证的。

【a_z_0_9】原创帖

各方回应

yubar:

不了解台湾四五十年以来的变化，就别胡说八道。

国民党政府退到台湾后，有一批外省籍的菁英，他们开始反省，他们认为大陆之所以丢掉，之所以失去民心，原因很多。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专制独裁，不够民主。所以今后在台湾应该要落实民主政治，政党政治。这里面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雷震。

当年雷震这批外省人，他们决意联合本省籍的有识之士，不分省籍不分彼此一同来打拼，一同来争取民主自由。那时候有没有省籍矛盾？有没有统独问题？没有啊。在当时这些问题根本炒作不起来。那时候整个民间的主流声音都是争自由、人权与民主啊。没有什么台独运动啊。你们不妨去查查，在那个年代里头，政治犯有几个是因主张台独坐牢的？

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如何回应呢？国民党本来有一个机会，回应台湾社会，在台湾社会建构一个民主的橱窗。可是由于蒋氏父子的专权自私，透过高压统治，扑灭了或者说阻挡了这个主流发展。

主流发展不见了，后来变成什么？变成暗流、乱流!! 什么东西出现啊?! 就是民进党的成立。你们以为民进党是靠号召自由、民主起家吗？靠自由主义壮大吗？笑话!!!

说你们不了解台湾的反对运动历史正在于此。殊不知民进党这个怪胎，它的掘起与壮大靠的竟是挑拨省籍仇恨，与统独矛盾。这些玩意被民进党这批人拿来炒作，拿来搞政治斗争。跟李敖所宣扬的自由主义什么关系？不相干嘛!!

说什么「使得国民党下台的主要外因，便是以李大师为首的这些大师们所宣扬的自由主义。」。鬼扯蛋!! 呵呵!

国民党所以斗不过民进党而下台，什么原因？是它自做自受！国民党四十年的党化教育，把台湾百姓教育成什么样？不识民主为何物。一到选举，民进党就抓紧省籍议题，拉高政策层次，什么都不谈，就只诉诸统独。切割选票，割裂台湾。民进党用这套宣传伎俩来骗老百姓，一抓就灵，百试百灵。

为什么变成今天这种乱流的局面??!! 把台湾百姓教育成这样好欺骗固是原因之一，国民党自己呢在面临民进党的政治宣传，国民党竟提不出任何有力的论述来应付。一路挨打，根本是个窝囊废的政党嘛。

今天你们这些网友们，你们为什么不去看看李敖写的「民进党研究」呢？去看看李敖怎么解剖民进党吧！政治人物的一生，有的是由坏变好，如宋楚瑜。有的是由好变坏，如陈水扁。民进党也是啊！民进党脱胎于所谓的党外时代。党外时代揭橥的目标



《民进党研究》

和理想是什么？是台独建国吗?? 自由主义给台湾人的启示是台_独_建_国吗?? 别鬼扯了，其谁能信啊!!

a_z_0_9:

据 Yubar 先生 or 女士说：“国民党政府退到台湾后，有一批外省籍的菁英，他们开始反省，他们认为大陆之所以丢掉，之所以失去民心，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专制独裁，不够民主。所以今后在台湾应该要落实民主政治，政党政治。这里面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雷震”

我不禁又要感慨，文人就是文人，真的以为国民党失掉政权是因为所谓的“自由”和“民主”。中国自汉唐以来几千年就没有过真正的所谓的“民主”但是，中国照样有几千年的灿烂的文明，其文明远比曾经造就“民主”的古希腊文明更为辉煌，更为宏大！有民主又如何，没有民主又如何？

国民党在大陆真正垮台的原因是国民党当年的腐败透顶不但让老百姓如今日李大师所说的，没有裤子穿，而且让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最后老百姓在共产党的鼓励下，选择了李大师所说的，与政府的最后一种关系：反了！

雷大师都丢掉政权了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反而是老蒋和小蒋自己弄明白了这个道理，因此在台湾搞土改，给农民分田地！

民主能当饭吃？

yubar:

1. 你迴避我的批評.

殊不知民进党这个怪胎，它的掘起与壮大靠的竟是挑拨省籍仇恨，与统独矛盾。这些玩意被民进党这批人拿来炒作，拿来搞政治斗争。跟李敖所宣扬的自由主义什么关系？

2. 国民党失掉政权的原因很多。我说了这是原因之一。当然还有其它的因素啊。你看不懂我说的吗？

3. 没有叫你拿民主当饭吃啊.??

胡适说得好。"自由主义是不革命主义".

别怕"自由主义"？

Humor:

1、民进党既然叫怪胎，怪在何处？跟自由主义就真的没有关系么？请细细说明，别狂下结论。

2、民主不能当饭吃，那位先生没有说错啊；连这个都要扯淡，这里我不明白愚吧到底想说些什么？

3、不是哪个主义时髦，高喊这个主义的人物就得道成仙了。阿Q如此，现代李敖们何尝不是如此呢？鲁迅的厉害就是他一眼看出了这些人物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李敖们躲闪来躲闪去，非要拔

掉鲁迅这颗眼中钉，估计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敲在你们的命门上了吧？

yubar:

1. 怪在那里？别的不说，单就它一出现就以列宁式的极权政党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就足令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瞠目结舌了。?? 这是什么民主？什么进步？什么党???

2. 我再讲一遍：今天你们这些网友们，你们为什么不去看看李敖写的「民进党研究」呢？去看看李敖怎么解剖民进党吧！政治人物的一生，有的是由坏变好，如宋楚瑜。有的是由好变坏，如陈水扁。民进党也是啊！民进党脱胎于所谓的党外时代。党外时代揭橥的目标和理想是什么？是台_独_建_国吗?? 自由主义给台湾人的启示是台_独_建_国吗??

3. 我文中那里告诉他，民主可以当饭吃呢?? ?晕!!

4. 鲁迅有什么深邃的思想?? ?

5. 精确得讲，自由主义其实也不是什么主义。它只是一个信念。一点也不教条。

Humor:

1、你说到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看来还有虚假的自由主义者了？二者有何区别？你认为什么叫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你是虚假的自由主义者吗？

2、你再讲一百遍，你的观念也不见得高明。由好变坏和由坏变好，不是李敖来划定的，历史自有一道杠杠，李敖本人也得经受这道杠杠来衡量。这道杠杠是什么？你懂吗？

3、那位先生说民主不能当饭吃，跟你告不告诉他有何关系？你不说话，他还不能表达观点了？你是什么东西？

4、鲁迅既然没有什么，李敖们纠缠他干什么？李敖们该不是见鬼了么？

5、我明白：自由主义是你家的，你愿意怎么定义都可以；只是他人自由批评一下李敖而已，你那么如桑考批干什么？

yubar:

1. “由好变坏和由坏变好，不是李敖来划定的，历史自有一道杠杠，李敖本人也得经受这道杠杠来衡量。”—— 废话一句。呵呵!!

2. “我明白：自由主义是你家的，你愿意怎么定义都可以；只是他人自由批评一下李敖而已，你那么如桑考批干什么？”——撒野吗?!

嘿嘿！与其挑战别人，不如反问你自已吧。

脑壳坏去的张柠

者教之宴

前言：请不要怪我语气激烈，如果你看了张柠辱骂李敖先生的原文，你的反应会比我更激烈。

张柠是王八蛋！为什么？我没有证据。张柠脑壳坏去！为什么？我没有证据。张柠不但脑壳坏去，而且严重进水！为什么？我没有证据。既使我有证据，我也不用举出来，按张柠辱骂李敖的狗屁逻辑。

大家想想看，张柠骂李敖的那篇烂文章《流氓民族主义者李敖》里，对李敖的指责，可曾拿出过什么证据吗？既然骂人可以不讲证据，既然骂人可以



张柠

不象李敖那样，“我骂你是王八蛋，我还能证明你是王八蛋”，大家何妨集体痛骂一气呢？不是吗？

张柠说李敖，坐了五年八个月牢只是“早年吃了一些苦头”

这算什么鬼话嘛？你张柠敢得罪当权者，也去坐几个月牢试试吗？你不敢。正如李敖评价王朔一样，“他不够看！因为他只敢骂不能让他坐牢的人”！

张柠说李敖，“他在媒体频频露面”

请问这是什么罪过嘛？你张柠不是也写了一百多万字吗？你不是也在各种媒体频频露一小脸吗？对不起，要想以这个罪名骂李敖，请先骂你张柠自己。

张柠说李敖，“一派胡言乱语”

请问张柠举出李敖“胡言乱语”的证据了吗？没有！所以，胡言乱语的不是李敖，而正是张柠本人。

张柠说李敖，“什么热闹掺和什么，到处哗众取宠，为老不尊。”

好了，李敖现在是个热点，你张柠就跑来掺和，这算不算哗众取宠？算不算为小（小人的小）不尊？

张柠说李敖，“他懂政治吗？当然不懂！”

请问张柠说李敖不懂政治，他可曾经举出什么证据吗？没有证据就得出结论，这和放狗屁有什么区别？结论当然就是张柠说的不是人话，而是在放狗屁。李敖现在当了台湾立委，有志于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一份力量，请问，这是不是以政治性的身份，做政治性的工作呢？什么叫不懂政治？什么叫懂政治？你张柠好象不是吃政治饭

的吧？你自己都不懂政治，有什么资格评价别人懂不懂政治？真是好笑死了。

张柠说李敖，“他不过想浑水摸鱼；或者说，他认为政治都是不好的，于是搅和它，就像一个街头痞子所为。”

张柠小儿可知否？李敖 2000 年代表新党参选台湾所谓总统，曾第三次拍卖自己收藏的艺术品来为新党筹集竞选奖金？请问这种义举到底是混水摸鱼呢？还是圣人行为？当然了，李敖前两次拍卖，一次是义助章孝慈，一次是义助台湾慰安妇，在散尽家财以求公道的伟大的李敖面前，张柠这种只会嘴巴痛快的小人，相比之下是多么渺小！

张柠说李敖，“竞争诺贝尔文学奖有他。他是优秀作家吗？当然不是，他不过是一个言论家，经常发布一些胡言怪论。”

李敖不是优秀作家吗？李敖只是一个言论家吗？试问如果李敖只是一个言论家，一千五百万字的《李敖大全集》，白纸黑字印在那里，这又怎么解释？相比之下，你张柠不过才写了一百八十万字，你还差得远呢。

张柠说李敖，“像我等无名鼠辈，信口开河，危害不大。李敖成了名人，说一句，万人瞩目。他这样张嘴就说，信口开河，要是我们这里，早就被捏死了。”

请问张柠小儿，你这样不讲证据乱骂李敖，是不是“张嘴就说，信口开河？”，为什么你张柠还没有如你所说，“早就被捏死了”？因为你张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捏死”，对于你以上的话，我们除了认为你张柠在放狗屁，还能怎么认为？因为你自己都无法自圆其说嘛。

张柠说李敖，“因为他跟台湾有私怨”

李敖和台湾有什么私怨？是和台湾老兵有私怨吗？是和台湾慰安妇有私怨吗？是和蒋家后人章孝慈有私怨吗？是和新党有私怨吗？是和这次立委选举投了李敖一票的三万多台北人有私怨吗？真是奇怪的很，难道以上这些人，都不是台湾的一分子吗？这叫哪门子的“和台湾有私怨”？张柠小儿！信口雌黄混蛋一至于此！

张柠在评论美国 911 事件时，扮演了美帝走狗的角色，他当然站在美帝的立场来说话。但是张柠小儿请听好了，你可以充当美帝走狗，为强者狂吠。但李敖却永远是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这就是渺小如张柠者与伟大如李敖者，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



911 事件

张柠小儿又代美帝发声曰，“谁说“911”是战争时期呢？”

建议张柠小儿去看看《超限战》这本书，不过看了也没用，那样只能徒增张小儿的恐惧之心。为什么？因为张小儿永远是站在美帝的立场说话的，它是强者的代言人，强者有代言人吗？除非你自己变成强者，否则，你最多只能充当强者的走狗罢了。本人在此正告张柠小儿，弱者的反抗就是超限战！是不分场合不限时间不择手段的！世界上大部分资源都被你美国抢去了，世界上大部分财富都被你美国享用了，你还不知足？还要欺负我们？炸你狗娘养的！

张柠小儿又胡言乱语说，“这就是李敖的病根子。凡是好的东西，他是不会称许的，他只喜欢不好的事情。”

张柠小儿，李敖目前在台湾大力宣传一国两制的好处，请问一国两制是不是好的东西呢？如果一国两制是好的东西，那么你怎么解释你所说（放）的，“凡是好的东西，他是不会称许的，他只喜欢不好的事情”？

张柠小儿到目前为止，已经从放狗屁升华到狗放屁的境界了，且看下面张柠如何成为放屁狗？

当张柠小儿变成放屁狗，他放了一大堆诸如李敖“冷酷、无聊、无耻、谈不上什么正义和良知”等狗臭屁，别的不谈，我们只举出李敖三次拍卖藏品的义举，请问，李敖义助章孝慈，冷酷在哪里？

李敖义助慰安妇，无聊在哪里？李敖义助新党，无耻在哪里？李敖在台湾独力宣传一国两制，这种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行动，又
可曾缺少了半分张柠狗嘴里所谓的“正义和良知”？

最后我要说，张柠小儿真可谓三生有幸，一幸是他和李敖生在同一个时代，他能亲眼见证一位伟人的传奇事迹；二幸在他不讲证据哗众取宠胡言乱语辱骂李敖，而居然没有被“捏死”；三幸在张柠居然是李敖早就描写过的人物或狗物，那就是我整篇文章所证明的，张柠从放狗屁到狗放屁再到放屁狗，在它一篇短短的文章里完成了连升三级的蜕变过程。

能成为李敖笔下的丑类，张柠你真算是三生有幸了！

编辑室报告

辰之

本期集刊收录了许多原载于李敖研究站的文章，距今都有二十几年的时间，现在我们来“今之视昔”，不免会有一些感想。

仅就我个人而言，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李敖读者间的差距。二十年前，李敖读者的主体是怎样一批有思想、有学识、有文笔、有好奇心、有怀疑精神、有动手能力、有考据方法的人。二十年后，这些人或是失联，或是归隐，或是半路下车，或是“叛变革命”，只有少数人初心不改，仍在苦撑局面。而新一代的李敖读者中，不能说再没有二十年前的那类人物，只能说太少太少。而李敖研究领域显然也因此而呈现出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局面。

现今的大多数李敖读者，在思想上是极度混乱且零碎的。或许有人会说，李敖的思想也是零碎的呀。但要注意，李敖思想中的关联性与一贯性是清晰可见的，只是需要总结梳理而已。可在现在的很多读者身上经常会出现明天的自己批评今天的自己、九点钟的自己否定八点钟的自己之类的情况，这种极度混乱的思想状态，那种

零散驳杂的小聪明，已经不能用“一地散钱”来形容了，应该称作“一地冥钞”或“一地假币”更合适。

这种混乱零碎表现在学识上亦然，一些李敖读者企图以零碎的知识构建自身的体系或解构李敖的体系，却往往因这种不打地基就想盖高楼的行为而沦为笑谈。无论是知识积累抑或方法掌握，必要经过一番苦功，这并不是看一两本书或三四篇文章便可实现的。更有甚者只会鹦鹉学舌或做搬运工，把别人的说法拿来原封不动的复述一遍，仿佛就成了自己的说法，实际全无消化，根本经不起进一步的讨论。

而在文笔方面，对现在的许多读者而言，不要说写出好文章，甚至连文章都懒得去写，连文都看不到，就更谈不上文笔了。还不乏有一些人，扬言要总结李敖思想，写出一本《李敖评传》，可到如今连半个字都没拿出来过。这一类读者，就像是许多“武林高手”，一辈子不出手不上擂台，便永远是一代宗师。

我一向鼓励李敖读者把自己的心得、想法、发现等都落于纸面，不必惧怕嘲讽，也不必担心被挑刺，因为只要写出来一篇，你便比不写的人多出一篇的成绩。可不少李敖读者还是爱破坏多余爱建设，全是眼高手低。对于现有的李敖研究，大抵是一律看不上的，可却始终无法拿出超越目前被看不上的李敖研究的新成果，就如同一个

挑剔的甲方，对现方案永远不满意，却又永远拿不出自己的方案。还有一部分人，实在是由于在前面所讲几方面上处于零散状态，难以用连贯的文字形式串联起来，故而只能以语录体、口号体终老。

至于有好奇心和怀疑精神的人，在现而今的李教读者中则更是稀有物种。而缺乏好奇心和怀疑精神的人在这里就衍生出了两派，一派是对李教经历的具体事情没有兴趣，上来便直奔李教的思想。当然，他们探寻李教思想的精神是值得鼓励的，可不见微就难以知著，抛弃具体情况和详细事例来谈宏观问题，那只会是泛泛而谈。另一派，则是神化李教之人，用屠伯兄或海心兄的话就是“以李教的是非为是非”，这种把李教作为最终答案的方式对李教和自己实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这两派之外，其实还有一派。那便是过度怀疑却又不加考据，或是对李教的言论尽数存疑，或是在听到一种传言后接信以为真或立刻转问其他李教读者，全无自己考究事实、探寻真相之过程。而对以上三派而言，动手查找资料的能力 and 对照资料考据事实之方法似乎并不需要具备，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新旧两批李教读者的明显差别，时常会引起我的反思。为何在信息相对不流通、联络相对不便利、资料相对匮乏的时期，反而有一批高质量的李教读者出现，反而有许多李教研究成果出现。但在

具有更加便利条件的今天，却再难出现优秀的李敖读者和李敖研究成果呢？

探究其中原因，我认为与传播李敖方式的改变不无关联。龚鹏程曾经采访过李敖与胡茵梦，其中龚鹏程问“如果纯就文字来看，您从前的文字很明快犀利，文字的运用也十分精练，绝不拖泥带水。现在的文章则十分繁琐……像这样冗长而无益的表达方式真有什么用意吗？”；李敖答“我现在写文章的方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从前我受了研究所训练的影响，喜欢写一些比较严肃或大主题的文章。现在则不然，我尽量通俗，降低读者对象，大量引用口语，所以我的文章比以前松懈……”；龚鹏程又问：“您说您



龚鹏程

写文章的对象放在高中程度，那么您是否曾经考察过这些人对您文章接受的程度？”；李敖又答：“没有，但我有几个理由，第一，我书的销售量应该是个很好的考察度。其次，报纸还用我，表示我还没有被群众遗弃。第三，群众反对我，我并不悲观，我觉得群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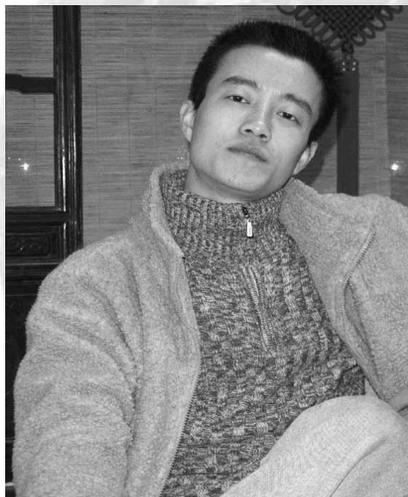
都是可以改造的，因为群众随时在变……现在的群众可能和我办《文星》时的群众不太一样……”

通过上面对话不难看出，李敖当时在文字风格和受众数量中明显选择了后者，李敖如此选择自然是为传播其思想，当然我们也对其无可指摘，但我们也应该知道通俗化必然会伴随着受众水平下降，这一点有互联网一众平台可为实例，门户洞开就会泥沙俱下，这对李敖而言亦然。在二三十年前，李敖的读者大多是通过文字来了解李敖，而今天大多数读者乃是通过视频等新媒体手段来知道李敖，视频相较于文字，固然更加便于传播，但也更为肤浅化。看书总还要费些功夫，这就相当于为成为李敖读者设定了一个小门槛；但刷视频却不是什么难事，只要会用智能手机或电脑，那就相当于进入了李敖读者的大门。且视频所带来的直观感受，会使受众误以为那一两段视频里的李敖便是全部的李敖，进而放缓其深入了解与研究李敖的步伐。殊不知纸上得来终觉浅，视频上得来的只会更浅。

除传播方式的更新之外，缺乏热情或许也是新旧读者之间有巨大差异的原因之一。翻看早期李敖读者盘踞的各种网站，不难发现，其中有许多资料及新闻新资讯的分享，在早期消息相对闭塞的时代，这无疑为推动李敖研究起到了巨大作用。而分享者也往往数篇十数篇的发布，且不计回报，单纯以热情驱动。如今那些早期读者或许

都已不复当年的热情，可即使偶为一文，也已比今日一众读者的热情要高出许多了。我想如果有热情，即使能力不足，也总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但今日肯做力所能及之事的人又有多少？今日读者中，既无能力又无热情的，恐怕不乏其人吧。作为读李敖的人，无能力不是什么罪过，但若无热情，则真可算枉读李敖。

当然，我并非是在一味厚古薄今，我也应该指出前人的一些问题。如我看高一峰兄二〇〇二年的文章中称要写《李敖年谱长编》，可



高一峰

巧的是我也计划并试着开始整理一份《李敖之先生年谱长编》，又看他说要写一本李敖传记，这也是很多人曾发过的“宏愿”，贾维斯兄前不久也曾劝我尝试，我自觉能力有限，未彻底应承下来。初看高一峰兄计划时，我甚为惊讶，二十几年前的人竟然和现在的人有一样的想法，不能不说奇妙，可转念一想，早在二十几年前便决定开始的项目，即便如胡适一

样一天写几百字，坚持到今天也应该留下几百万字的成果吧？可二十多年过去了，非但年谱和传记没有等来，连高一峰兄也不见了身影。

这就是前人的一种不足，缺乏耐力耐性，不能持之以恒。许愿是轻而易举的，真要一天一天一步一步地来实现，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坚持下来。

此外还有一些前辈，尚还未把李敖研究透，便自觉超越李敖或看透李敖，从而放弃了李敖研究的事业甚至投入批李阵营。对李敖的批评和抛弃当然不应该反对。但如果一个人觉得李敖不够看了，或是自认超过了李敖，他便应该更向前走才是，可数十年来弃李敖而去者比比皆是，却都是越活越小，越走越向后，又有几个追上了李敖这个落伍的先知呢？

最后，请原谅我今日的啰嗦与刻薄，我不过是有感于近来李敖研究所呈现出的低迷状态，而把这一段时间的想法说出来，难免东拉西扯不成篇幅，但如果这些文字中有一两句话能够入君之耳，则还望此中有志者多行实事，少做空谈。

書攤·書店·書房



李敖研究資料集刊 第七輯

- 編著者 辰之
出版者 李敖出版社·文星書店有限公司
發行人 李敖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490號12樓之8
電話7080001 FAX7023411
-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3897號
郵政劃撥 0798807-8 蘇榮泉
董事長 蘇榮泉
監管組 辰之 督印組 辰之 校訂組 海心
編輯組 辰之 資訊組 辰之 美術組 辰之
訂戶組 海心 發行組 海心
代理發行 小書書報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490號12樓之8
電話7080001 FAX7023411
- 印刷所 海王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
版權 保有一切版權
臺灣境外人 劉會雲 Martha Liu
總負責人 P.O. Box 14767 Richmond, Virginia 23221 U.S.A.
- 版次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初版
- 定價